

瑪奇mabinogi - (G1)尋找樂園的三勇士

作者: 霜月濤

Powered by [紙言](#)

G1 - 楔子

愛爾琳，我在這個世界的記憶，是從一片純白的色彩中開始的。

「哦你醒了啦，和哉。」和哉，我在『這個世界』的名字。

「我一直在這裡等著和哉的來臨呢。」

眼睛隨著漸漸恢復的意識緩緩張開，眼前是一片白色，還有.....

「這裡是靈魂之流，我是娜歐。」一個身穿黑衣的神秘少女。白皙的肌膚和玲瓏浮凸的身體線條在素黑的長裙襯托下顯得成熟優雅，在惡魔的身段上有著如天使般甜美的臉蛋，束成雙馬尾的白色長髮在風中飄逸著。標緻的臉上的那雙水色的眼睛正以溫柔的眼神看著我。

美得像畫一樣.....我有點看呆了。

「是我把像和哉這樣純潔的靈魂帶來這裡的。」

這是故事的開始，一切的最初。

「等一下我就會用把你送到愛爾琳，在這個之前可以告訴我你的夢想嗎？」娜歐溫柔的問道。

「你想成為劍士？弓箭手？法師？武鬥家？鍊金術師？還是吟遊詩人？」

「在這個之前先告訴我愛爾琳是什麼？」

「是一塊充滿夢想的幸福土地，那裡有很多像和哉一樣從別的世界來的人，我們會稱你們為米列希安，就是從星星來的人的意思。」

眼前這位美麗動人的女生很有耐心的解答我的問題。

天空的顏色好淡，就像夢境一樣是粉紅色的有好些白色貓頭鷹在盤旋著。這一切就有如魔法一樣，自從按下了那個確認鍵之後。

我笑了一笑。

「志願什麼的是一定要挑的嗎？」

「嗯，人家想送你一份禮物，希望你在這裡有一個美好的開始嘛。」

「那就.....弓箭手吧。」我想了想，最後笑著回答。

「弓箭手.....真是令人懷念呢。」「.....咦？」

雖然聲音很小，不過我肯定自己有聽到這句。那雙本來像天空一樣晴朗的藍眼睛流過一點淡淡的悲傷。

「嗯！沒什麼。」「作了個好選擇呢，那我就送你長弓吧。」

輕輕搖頭，臉上再次露出最初的溫和笑容，彷彿前一刻的悲傷從來也沒有出現過一樣。

「我現在就把你送到堤爾克那，把這封信交給鄧肯村長，代我問候一下他老人家吧~」娜歐把一封信和一個背包交給我。

「我在你的背包裡放了些有用的東西，祝你在愛爾琳幸福。」

一股溫暖的白光把我包圍，娜歐就和這個純白的空間一起漸漸消失在光芒之中。

要開始了呢，我的Fantasy Life。

TBC.

G1-P.1 <旅行者嚮導>與紙飛機

再次醒來的時候正好是晚上，我一屁股坐在廣場的中心。抬頭看向天際，天上有兩個巨大星體，其中一個就像在我們原來的世界中能看到的月亮一樣又大又圓、散發著柔和的白光；另一個比較細小的則在那輪明月旁邊發出妖異的紅色光芒。

.....好美，美得很不真實。

痴痴迷迷的看著天上的星星和那兩個月亮許久，旁邊傳來一把開朗的聲音。

「你躺在這裡超久了，有什麼能幫忙的嗎？」

我從地上撐起身坐好，一個長得挺高大的男生友善地笑著問。那頭和我那自然的黑髮不同的銀髮泛著藍光，在月光的照耀下閃閃生輝，垂下的劉海下那雙寶石一樣漂亮的藍眼睛正注視著我。

「哦，我只是一時興起想看一下星星、賞一下月而已。」

「吶，你也是米列希安嗎？」他靜靜的問著。

「嗯，初來報到、多多指教。」「別這樣啦，我也是剛剛到這裡而已。」那自信的臉上露出無奈的苦笑。

「啊？可是你給人一種很可靠的感覺.....」

「我叫灰崎，你叫什麼名字？」他向我伸出手，笑著開始自我介紹。

「和哉，我叫和哉。」握住他伸過來的手，我笑著答道。

這就是我在愛爾琳這個世界，遇上的第一個同伴的經過。

「那個，有個叫娜歐的人叫我把這封信交給村長.....」我有點困擾的拿出娜歐的介紹信出來給灰崎看。

「啊這個，我明天再帶你去找村長那老伯吧。」灰崎他站起來一邊伸懶腰一邊說「先去找個地方睡覺吧？」

於是，我跟著他走到村莊的小教堂，只見他靜悄悄的推開教堂的大門，說了聲「我又過來打擾了~~」就鬼鬼祟祟地用爬的進去了。

「喂，我說灰崎、這樣真的可以嗎？」看著正在地上爬的他，我忍不住問。

「安啦，快來吧。」灰崎他回過頭來招招手叫我進來。

我像個初次做壞事的小孩一樣怯怯的跟著他爬進去，在教堂的一去角落席地而坐。坐下來時候背後壓到一點東西，拿過來看原來是自己的弓和背包。

『...我在你的背包裡放了些有用的東西.....』想起娜歐說過的這句話，我忍不住打開包包來看。有一個香噴噴的麵包、一顆.....晶石？還有一本封面寫著<旅行者嚮導>的書。

「咦？這本不就是娜歐給的<旅行者嚮導>嗎？」躺在旁邊的灰崎懶洋洋的道。

「嗯，這是每個米列希安都會有的嗎？」我把書打開來看看，第一頁就看見娜歐很可愛的畫著自己，還有寫著『**要看到最後哦~**』的字樣。

「是她自己畫的嗎？好可愛.....」接著翻去後面全部都是些很貼心的小建議。

「老實說，這本書我一頁也沒有看過。」灰崎見我看得這樣開心就笑說「我還拿了裏面的紙來摺飛機呢。」

「你也太過分了吧？人家做得這麼用心，竟然拿來摺飛機.....」

「不止飛機，還有帽子和紙鶴呢。」他托著頭翹著二郎腿，漫不經心的道。

「你讓她知道了你這樣對待她的書她肯定會哭。」我用有點鄙視他的眼神對他說。

「比起照著別人的話去做，這種事不是**由自己親身經歷會更有趣**嗎？」灰崎他閉上他那漂亮的藍眼睛，淡淡的笑道。

明明這是自己的人生，為什麼要被別人所規範著呢？沒有那些建議，我們可能會在這個世界吃盡苦頭、撞不少的板。不過如果不是這樣我們來這裡就沒意思了。**這大概就是我們被稱為冒險家的意義了吧？**

不經意的漾起微笑，把翻到一半的書合起來。

在晴朗的天際上，帶著娜歐的心意和祝福，寫滿建議的紙飛機自由地隨風飛翔，直到世界的盡頭。雖然這個世界的盡頭到底在哪裡現在的我們還不知道，不過在那尋找的過程一定很有趣。

與同伴一起。

TBC.

=====
=====

2017.3.31

目前的部分為轉載，盡可能不作改動...也沒有這個餘力呢 ^ ^"

G1-P.2 沒有勇氣的弓箭手

第二天的早上，把信交了給村長後我跟灰崎道別。之後的幾天我都在艾菲地下城前的走廊上，拿那邊的棕狐狸來試試自己手上的弓。狐狸是非常弱小的動物，箭頭瞄得準的話一箭就能射殺牠了，不過問題是我的箭總是打不中目標。

「放鬆一點不會容易一點射中嗎？」站在旁邊看了好幾天的警備員崔弗**好管閑事**的在給意見。結果當我真的去請教他的時候他卻說：「弓箭的事你還是問村長大人吧，他可是我們村的第一射手哦。」

.....真是一點用也沒有。

「不過如果發出去的箭打不中的話會很危險的。」崔弗他一臉認真的說「想想看，面對強大的敵人，箭一直打不中.....」

「.....對耶，我怎麼沒想到這個問題？早知道就不用弓箭，當個戰...啊不、魔法使算了。」嘴裡是這樣說著，可是我自己也知道我戰士和魔法使兩邊也當不了。我體力不是很好，要我上前線近身肉搏我不行的。不過也當不了魔法使，我那過於簡單的腦袋理解不了魔導的原理。其他煉金術啊、長槍士也不要說了。弓箭這種技巧性的東西，只要勤奮一點練習應該就沒問題吧？

「所以準備好一把短劍，如果連發兩箭都不中的話，就放下弓，拔劍準備迎擊吧。」「近身體戰鬥什麼的，我不行耶。」我有點困擾的搖頭道。

「不是叫你以劍殺敵，只是在朋友能趕過來幫忙之前能撐一會兒。」崔弗無聊的揮著劍「而且多學一點技能對你而言也沒壞處，何樂而不為呢？」

「劍？我有啊。」跟灰崎說的時候他很爽快的就把自己腰間的佩劍給了我「雖然性能不強，不過先用著吧。」

「這樣可以嗎？把你自己的給了我。」我接過他的劍，不好意思的問。

「我錢包裡已經有幾千塊，夠錢去買別的劍了。」他垂下頭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劉海。

「好快！才過了幾天，你是怎樣賺的？」我以一個有點仰慕他的目光看著他「算上每餐的飲食，一天做幾份兼職也沒辦法賺到這麼多啊。」

「兼職這種事這麼麻煩，我做了兩天就沒再做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咧起那個招牌的笑容

「我們是戰士，就當然要用**戰士的方式**來賺錢啊。」「戰士的方式即是？」

「就是**戰鬥**啊！」灰崎嘴唇咧起自信的笑容「一個人的話打一場地下城就能賺到超過1000G了。」

「可是我連弓也拿不隱.....」我有點苦惱的看了看自己的弓。

「這樣啊，那.....用這個如何？」他從背包裡掏出一卷小小的卷軸。

「.....這是？」「魔族卷軸，村長那邊好像有在收集的樣子。」

他把卷軸展開，裡面有十多張不同顏色的小紙片，上面都有著一個詭異的標誌。

「同一種生物或者魔物的卷軸收集10個之後就能拿去換成錢，有的值幾百塊，有的值幾千塊。」

「哦哦，聽起來不錯耶。」

正當我還想要問什麼的時候，灰崎忽然說：「啊對了，我打算到杜巴頓一趟，和哉你來不來？」

「這麼快就離開村子好嗎？」

「又不是不會再回來，只是去逛逛而已嘛。」灰崎笑著說「你也蠻膽小的耶。」

以前就常常被人說很內向、很保守、很懦弱。嗯，我的確對於沒有規範的事情會感到不安，比如說不看那本娜歐給的<旅行者嚮導>。相對於外面廣闊的世界，這個住了不過幾天的村落就像是一個堅固的外殼一樣，讓我感到很安心。要我現在就從這外殼中鑽出來，我真的沒有這個勇氣。輕咬下唇，我垂下頭盯著自己的腳尖。

「跟我去吧，陪我去啦！」灰崎看我一直沒說話就扯著我的衣袖死皮賴臉的求著我。一個人的話就肯定沒有這個勇氣的了。那、如果是跟灰崎一起，兩個人出去呢？這樣會不會感覺沒那麼不安？

「還是不要嗎？」抬頭一看，發現灰崎像個孩子一樣露出一個失望的神情看著我扁了扁嘴唇。這傢伙，知道請求行不通就在賣萌嗎？

有點無言的看著眼前這個**一點也不萌而且還有點噁心**的傢伙，我開口輕聲的說：「.....好吧，如果是跟你一起的話。」

「糟糕。」「怎麼？」

「剛剛有一瞬間我竟然覺得和哉你很可愛！」

「**甚麼？！**」

「阿哉你其實是女的對吧？」「你去死啦，我有OO的。」

TBC.

=====

G1-P.3 兩個一起騎馬的男人

我和灰崎約好了明天早上太陽升起的時候在村口等，誰知道等了半天也不見人。
你小子竟然敢給我遲到？

「啊啊，抱歉！」正當我在想著要不要放灰崎鴿子的時候，那個遲到的主角一臉蠢樣的出現，臉上還掛著一個極為欠揍的傻笑。

「.....借這個花了點時間。」他牽來了一匹馬。

「這是.....」我一時之間不知道該說什麼，只吐出這兩個字。

「牠叫路飛，打個招呼吧。」

「不是要到杜巴頓的嗎？」我不想再跟他廢話下去「快點出發吧。」

身體比我強壯很多的灰崎利落地抓著馬鞍，一下子就爬了上去。在我以驚嘆的眼神看著他的時候，跨坐在馬背上的他向我伸出手說：「上來吧。」

「什麼？要坐你後面嗎？」大家都是男人，這樣很.....

想到這一點的我露出一個很困擾的表情，而看到我這副嫌棄的嘴臉的灰崎則沒所謂的笑一笑。

「如果你是想要走路到杜巴頓的話，我是沒關係啊。」他似笑非笑的看著我。

嗒嗒、嗒嗒嗒嗒.....在筆直的杜加德走廊上，一匹快馬正如勁風一樣疾跑，並且**正以一個瘋狂的趨勢逐漸加速中**。而我，現在正跨坐在這匹危險度破標的馬上。

「灰崎、騎太快了、慢一點！」這速度太刺激我會受不了。

「路飛！再快一點！」坐在前面的男人好像聽不到似的，拍拍馬的脖子興奮地叫道。

「哦~爽啊~~~」「不要、別.....啊！」

「**我要變成風！！**」這傢伙好像不會寫個死字一樣，單手抓著韁繩然後大叫。

「**快躲開！**」眼看不遠那群走避不及的浣熊，在不知不覺間緊抱灰崎腰間的我也不管浣熊懂不懂竭力的大叫。

不知道是聽到我的叫喊還是感覺到馬匹奔跑時的震動，前面那群浣熊開始四散。不過在牠們群起逃跑的過程中，有一隻小小的浣熊四腳一趴跌倒了，一隻大一點的浣熊在遠處緊張地鳴叫著，大概是牠的家人吧？不好了、牠會被碾成肉醬的！

眼看快要被馬踹過的小浣熊，我絕望地閉上眼睛不忍看那即將發生的慘狀，只聽到風在耳窩打轉的聲音和被環抱著的人喊出的一聲.....

「**阿哉、抱緊！**」

在黑暗之中傳來一股令人不安的離心力，上升、下降，然後一陣強大的震動為這短短兩秒的感覺劃上句號。刮臉而來的陣風剎那間止住了，熱氣從蓋著薄汗的皮膚慢慢冒出來，感覺臉頰也被烘得通紅了。

「呼~好險啊！」灰崎摸摸路飛脖子上的毛髮，稱讚道「跳得好啊，路飛。你是拯救了小浣熊的英雄啊~~！」

「.....你在發什麼神經啊？」而我則扯著那頭銀髮叫道「騎太快會出意外的，你究竟知不知道的啊！」

「阿哉別扯啦，痛、好痛痛啦！禿啦、禿啦、要禿啦啊啊啊！」

在一陣打鬧之後，我們從路飛身上爬了下來。現在安靜了下來才發現這裡到處都是木材、還有一堆像伐木斧之類的木工用具散落四周，空氣中包含著木糠淡淡的味道，好喜歡這個感覺。回頭看看剛剛那隻跌到的小浣熊，一雙烏黑的小眼睛緊緊的盯著我們，四隻短小的腳牢牢的爪著地面，被棕色絨毛覆蓋著的細小身軀在輕微的抖動。灰崎蹲下來，像是想要安撫一下小浣熊那樣伸出手，可是在他還沒有摸到那團小毛球的時候就被狠狠的咬了一口。他吃吃的笑著想要把手收回來，怎料浣熊不但沒有放口竟然還開始胡亂的揮著爪。

雖然很想說「活該！」這樣的話，不過我還是默默的走過去，把我早上收在背包裡、打算一會兒拿來當午餐的紅色果實拿出來，在小傢伙的前面晃來晃去，最後成功把牠的注意力從灰崎的手轉移到我手上的食物上。

「嗚呼...得救了。」「都把牠嚇成這樣還去惹牠，你白痴啊？」看著那隻被咬得流血不止、抓得血肉模糊(抱歉是我誇大了)的左手，我嘆了一口氣，一邊說著「為什麼我會跟這種笨蛋成為同伴的？」一邊到處看看附近有沒有可以過來幫幫忙。

既然是伐木場，那最少應該會有一個伐木工人之類.....找到了！體格跟灰崎比起上來稍為遜色一點，不、是個個子挺小的大叔，可能比我還要矮一點。

「那個、我的朋友受傷了，你有繃帶之類的急救用品嗎？」

處理了灰崎的傷口(其實只是胡亂的拿繃帶把左手包成一團)，我們再踏上往杜巴頓的路上了。可能因為剛剛受了點教訓，接下來一路上馬匹都跑得很安分，坐在前面的人也安靜下來。扯著灰崎的衣角，想起剛剛那個在我們旁邊示範著如何裝死的大叔(好像叫特蕾西)，我感到頭上佈滿著黑線。

「剛剛那個叫特蕾西的大叔.....」平時通常說到這裡對方就會搶著回應的了，現在不知怎麼安靜得有點令人驚訝。「.....灰崎，你怎麼了？」有點擔心的探出頭來看看他的臉。

「啊...嗯、對對對、那個裝死的技術好像挺好玩的樣子，等一下在杜巴頓試試看吧。」雖然這樣的回應並不是問非所答，可是感覺灰崎剛剛好像走神了。

「你沒事吧？」仍然很不放心，所以把頭再探出一點.....「啊！」

可能是因為頭探得太出，坐在馬上的身體一下了失去重心，整個人正要往左邊摔下去。

「坐好！」就在快要掉下去的時候一隻強而有力的左臂把傾斜的身體攔下來「你想我們兩個一起墮馬嗎？」

「.....抱歉。」掌心不知不覺出了一層薄汗。是錯覺嗎？彷彿全身都因為這一點點的汗液滲透著一股深深的寒意，不安卻在心裡慢慢的點燃起來。

我是不是惹灰崎生氣了？抓住衣角的手不自覺握得更緊。

「我說，阿哉你這樣子很容易摔出去的。」馬匹奔跑的速度明顯地放慢了一點，灰崎頭也不回的說著「像剛剛那樣抱著我的腰吧。」

「...什、什麼『剛剛那樣』?! 鬼才抱過你?! 突然說什麼鬼話啊? 抱著男人的腰這種事別迫我想起來啊混帳！」

「好啦好啦、你沒有抱過我啦，那可以請你現在抱著我嗎？」

「神經病！我才不要抱男人的腰！」

「啊，煩死人了！」坐在前面灰崎不耐煩的怒吼道「我可是**被抱的那個**啊、我都沒意見了你還在嫌棄什麼？」

「你不抱著我的腰，那麼**為了你的安全起見我們就以現在的速度騎著路飛慢慢走到杜巴頓。**」

都說到這個地步了，再不抱大概就要翻臉了。深深的呼了一口氣，我豁出去什麼都不想，把手環在灰崎的腰間。馬匹在灰崎的駕馭下再次緩緩的加速，隨著馬匹疾跑的動作，我單薄的身體不停搖晃著，不時碰撞灰崎的背。

.....雖然有點**噁心和不甘心**，可是我最後還是認命的用力抱緊灰崎的腰。

「喂，你不是.....」對於我這意想不到的舉動，灰崎的身體抖了一下。

「好啦，不要說啦。」我把頭靠在他的背上，閉上眼睛聆聽著那平穩的心跳聲。那厚實的背擋去了大部分因前進從正面刮過來的勁風，可是還是有小部分的微風從肩膀的兩邊漏過來。劉海上的汗氣就這樣被微風吹散。感覺很清涼、很舒服。

TBC.

=====

哈哈，這大概是我寫過最腐的一篇WW
(已廢稿的不算。

現在回頭看，G1開頭的部分真的寫得不是很好，不過這也是代表我有在成長。

愈本愈不夠時間的樣子，不想花太多時間修改。

勉強你們看這樣不成熟的文筆真是不好意思，作為補償之後的章節我會認真寫的。

G1-P.4 炎熱的夏日

中午率直的陽光在天空的最高處毫不保留的盡情發光發熱，好像是要把春天梅雨季節沒有陽光的日子討回來一樣。

「.....真是討厭呢，夏天什麼的。」

背著草藥和調製藥水的工具從杜巴頓Valdorl學院走出來，我一手抓著我那漂亮的灰色長髮，口裡低聲唸著。我是伊蕾·杜巴頓Valdorl學院2年級魔法系的學生，1年前由堤爾克那來這裡進修魔法學的米列希安。等一下還要到醫務所兼職，得提起精神才行。雖然很想這樣說.....毫無校花形象可言的打了個大大的呵欠，疲倦的感覺還是沒辦法驅走。

果然一邊兼職一邊修史帝華老師的魔法課真的有點吃不消，到現在還是理解不了魔力的融合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總覺得自己好像在浪費青春的樣子，雖然很喜歡上史帝華老師的課，對魔法也很有興趣，可是..... **我已經很久沒有好好打扮過了!!!**人家是活潑可愛、青春可人的美少女魔法使耶，整天呆在教室看書真的受不了！

「啊啊，錢不夠啊~~」繃著一張『**本小姐心情不好**』的臉，我拖著身子緩緩的往大馬路的方向走去。皮膚很久沒有好好保養過已經變差了很多了，太陽公公你就行行好不要再這樣猛烈吧。想著想著心情開始鬱悶起來，如果在這種時候誰走過來惹我的話我肯定會發脾氣的。這時候，城門那邊傳來馬匹奔跑的聲音，從遠到近漸漸接近。

=====

跟北部的太陽相比，中南部的烈日殺傷力超高，到了杜巴頓地區已經熱得叫人受不了。

「啊，熱死人了。」坐在前面的灰崎發出有氣無力的抱怨。

「如果你覺得要的話，那我不如不抱你好了。」我發自真心的建議著。

「這樣的話路飛就不能跑了。」灰崎認真地道「與其等待不知什麼時候才會吹過來的微風，倒不如自己製造很爽的颱風吧！」

「說什麼颱風.....啊、喂！」在我還在想辦法理解他說的颱風是什麼的時候，灰崎那傢伙竟然突然給我加速，嚇得我本來想要鬆開的手死死的抱緊他的腰不敢再放開。在這樣的速度下前進，撲臉而來的風把夏日的熱度都吹散了。雖然應該算不上颱風，不過.....**很~爽~啊~~~!**

我們就以這樣的去勢騎著路飛衝進杜巴頓，然後在眾目睽睽之下於廣場旁邊的路口急促剎停。心臟在急促的呼吸帶動劇烈的跳動，臉頰也跟著潮紅了吧？嘎...嘎...嘎.....坐在前面的灰崎大口大口地喘著氣，胸口因這不尋常的喘息大大的起伏著。

怎麼？發生什麼事了？

「好...好險啊、差點撞上了.....」心裡充滿疑惑，我小心翼翼地從路飛身上爬下來一看，路飛噴著溫暖空氣的鼻子前有一個灰髮的女生跌倒在地上。

原來剛剛灰崎全力的剎停路飛不是因為快要到街道的盡頭，而是因為快到撞到人啊.....

「那個，你還好吧？」我走近那女孩，伸出手打算把她扶起來「沒有受傷嗎？」

啪!的一聲，我伸出去的手被對方撥開了。

我錯愕的看著把我的手撥開的她，只見她喘著氣、眼神從驚慌慢慢轉為生氣。

「神經病啊你們！」她從地上站起來，淡紫色的眼睛瞪著我，一邊整理自己那把長髮一邊怒罵「想撞死人嗎？蠢蛋！」

看著她滿臉通紅、喘不過氣，非常狼狽的樣子，我怯怯的開口道歉。

「對不.....」「本小姐心情已經超不好的了，怎麼還要過來惹我發火！？」她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塵「今天好熱.....」

「喂你這個婊子罵夠了沒？」一直沉默的灰崎這個時候從路飛身上爬下來，大聲的罵回去「人家阿哉好心想扶起你，你怎麼可以這樣說話？」

「你說我是婊子？明明是你們差點把我撞倒還這麼大聲？！」

灰崎夠啦你這是在火上添油別衝女生發火啦！

「算啦灰崎，也許她不是故意的呢、而且我們剛剛真的騎太快了.....」我扯著灰崎想就這樣息事寧人算了，可是他卻死死的盯著面前的女生咬牙切齒，雙手不冷靜的握著拳。

「竟然敢欺負我家可愛的小哉哉，不教訓你我還是戰士來的嗎？」小哉哉.....好吧現在這個不是重點，問題是...糟糕了、這傢伙超激動！

「想打架啊？」對方也從包包裡掏出魔杖來。

感覺頭頂上的天空突然風雲變色，烏黑的雲團忽然以一個不合乎自然科學理論的速度急速聚集中，四周的空氣開始以城市中心的路口為軸心開始緩緩轉動，是因為這裡有兩個在逐漸增強的高氣壓氣旋嗎？還記得老師說過空氣會從高氣壓之處往低氣壓之處流動，然後當兩個強勁的風向相撞的時候.....看~樹葉和垃圾都在轉動呢~好有趣吧？**有趣你妹，本季最強颱風要來了！**

在風眼即將形成之處、烏雲最為密集的最高點，雷神彷彿是個等看好戲的孩子一樣在暴風無法吹襲的對流層上一邊賊笑一邊期待地放出預告大戰要開始的雷光一樣。雷神的使者在烏雲下如妖精一樣以一閃即逝的速度躍動著，腳踏之處傳來魔獸咆哮一樣的聲音，就像是要用吼叫硬生生的把我的心臟和肺部活活撕裂擊碎。

笑笑笑、還笑啊？有種就別宅在上面看直播、直接給我滾下來當現場觀眾啊！

圍觀的人愈來愈多了。在人來人往的城鎮的大馬路中央上映著一個赤手空拳的戰士挑戰美少女魔法師這種鬧劇沒人來看才怪！

救命啊！要怎樣才能終止這場鬧劇？

咕咕嚕~~~~就在這樣的骨節眼上，我的肚子發出令人感到尷尬的吼叫聲，而且聲音還大得所有人都聽到。感覺自己表情肌沒有動，可是臉上的皮膚正在扯出一個無奈的苦笑。

糗死人了。

「阿哉你.....」「.....我甚麼？我都快餓暈了啦。」

我現在真的好想挖個洞把自己埋掉。

=====

啊啊、今天真的**超·級·倒楣**啊！

魔法課業沒有進展也算了，在炎炎夏日差點被馬撞到、被麻煩的人纏上害我兼職遲到、打開背包發現用來調製藥水的試管碎了(肯定是那個時候壓碎的)、醫務所突然生意很好、忙了一整天才發現自己還沒有吃午飯(不

過本來也沒有錢吃).....簡直是瘟神！那個無腦的戰鬥狂，最好別給我再看見他，不然我一定揍死他。

傍晚來臨，橘紅色的暮光穿透了醫務所的窗戶，輕輕的落在木製的地板上休息著。在這柔和的光線照射著的地方，跟平日一樣有一隻從外面溜進來的街貓 - 羅諾躺在那裡懶洋洋的翻著身，在那溫暖的地板上半夢半醒的扭成各種可愛的睡姿。看著羅諾在翻滾感覺一天的疲累都會消失.....呵呵。

跟平日一樣，在羅諾無聲的陪伴下我坐在櫃台，一邊等著出去買晚飯的馬努斯先生回來，一邊默默的試著調製體力藥水，醫務室的木門少有的在這種時候被推開。「歡迎光臨.....咦？！！」我被眼前的客人嚇得差點把手上的藥水打翻。那頭刺眼的銀髮映照著夕日昏黃的顏色，在自以為好帥的劉海下的那雙藍色眼睛(我恨不得拿手術刀把它們挖出來啊)向我投以充滿惡作劇意味的視線，那張可惡的臉上正掛著一副非常欠打的嘴臉。

「喲，又見面了呢，婊子。」 **為什麼這個瘟神會在醫務所出現的啊？！！！！**

找碴找上門的意思？要在醫務所開打嗎？可惡、不能在這裡動手，把東西弄壞了馬努斯先生會宰了我的！

「那個、下午的事很抱歉.....」就在我抱著頭胡思亂想的時候，面前那個早上想要扶起我的黑髮男生皺著眉，溫和的笑著說。

「差點撞傷你，對不起.....」

冷靜下來回想剛剛，這個人明明是一臉擔心的走過來想要扶起我，我卻說這種過分的話把鬱悶的情緒都發在他身上。

「我也有不對的地方啦...對、對不起.....」我少有的鼓起勇氣道歉「對了，你叫阿哉？」

「我是和哉。」對方笑著說，看起來好像很高興的樣子。

「喂婊子，幫我看看這個可以嗎？」站在和哉旁邊剛剛差點跟我在路口開打的銀髮男把左手遞到我面前說。

「沒禮貌，我不是叫婊子哦。」我把臉別開，故意不理他。

「那.....公主殿下，能請你看一看我的手嗎？」他歪著頭想了想後吐出這個根本不像認真想過的稱呼。

公主殿下.....

「我的名字是伊蕾啦.....」我垂下頭不看他，把他手上那團包得很難看的繃帶拆開「這是在哪裡弄到的？」

「欸...被浣熊襲擊。」和哉像是想起什麼很好笑的樣子，搗著嘴忍笑。

清理好傷口，我輕輕的握著灰崎的手，試著在掌心凝聚魔力。

『dull down yulin sabi.....』

我想要他好起來、我想要他好起來.....唸了咒語，心裡不停的反覆這樣想著的時候，傷口以一個緩慢的速度癒合。最後傷口不見了，手上的皮膚完美的復原過來。第一次使出這麼完美的治癒術.....

「謝啦，伊蕾。」這個混蛋笑了笑，拍拍屁股就打算走了。

你這傢伙.....該不會以為這是免費的吧？

「喂。」我把他叫住，然後向他攤開手掌。

「怎麼？」「到醫務所診症要付錢很正常吧？別打算逃哦。」

「也用不著這麼兇吧.....」

就在我正在為收費的事開始吵鬧起來的時候，一直蹲在旁邊逗羅諾玩的和哉急忙的過來說：「呃...是我迫他來的.....啊、不過我身上沒錢，怎麼辦.....」

「多少？」「咦？」「我問你治療費要多少啊，護士小姐。」
一直都以輕鬆的語調在開玩笑的灰崎忽然用冷冷的口氣問著，聽了心裡有點不舒服。不過我沒做錯什麼，醫務室診症是要收錢沒錯啊。

「.....90G，這是行內的公價。」
「這我知道，我不是沒到過醫務所。」
他靜靜的在背包裡掏了90G放在櫃檯上，金幣落在木製的櫃檯上發出很清脆的聲音，感覺格外的冰冷。

「灰崎啊、別這樣啦.....」
「嘛、說起來也是，我們本來就不熟悉對方，中午的時候還差點打起上來呢。」
他緩緩的走到門口那邊，把那隻被我治癒好的左手放在和哉的頭上輕輕摸著。

「不好意思、對不起.....」無法平息這樣的氣氛，在灰崎旁邊不知所措的和哉一直向我道歉。「再見。」不帶感情的這句話振動著這個空間的空氣，然後門被冷冷的關起來。他們就這樣離開了。我現在是在兼職中，要收錢很正常吧.....是不是我剛剛口氣太兇了？下午那個炎熱燦爛的太陽，在不知不覺間靜悄悄的向西方滑落，只剩下一抹絢爛的夕影灑遍天際，令人感到莫名的空虛和寂寞。

TBC.

=====

登登登登~女主角登場！再次感謝阿哉為我們到颱風現場報告實況((嗚哇阿哉拉弓想射殺我啊!!!
那一幕不用懷疑
灰崎和伊蕾兩人就是在開PVP那個颱風和打雷的描述是我一時興起加進去搞笑的~別在意~

不合理的地方有點多，結果還是修改了一點。

G1-P 4.5 凝結的時間

今天發生了很多事。

「呼~今天終於完了~好累~」
關了燈，我倒在自己床上，呆呆的看著窗外照亮杜巴頓的街燈。
然後在不知不覺間，又變回我房間會看到的街景。我回到我原來的世界了。

『也用不著這麼兇吧.....』

當時如果我說話稍為溫柔一點，結果是不是就會變得不一樣？

“你希望有朋友嗎？”不自覺的又想起最初進來的時候娜歐問過的問題。
明明自己就是希望這樣才會來這邊的，結果還是一點長進也沒有.....

明天...要上學，還是早點睡吧.....

靜靜的閉上眼睛，我在疲累中漸漸進入夢鄉，倒在睡魔的懷裏。

=====

時鐘上的指針一格一格的跳動著，在時間中不停沒意義的徘徊著。粉筆在黑板上滑翔著，像是燃燒生命似的在黑板上留下軌跡。粉刷啾的一聲襲來，把粉筆傾盡生命全力畫上的軌跡一下子全部抹掉，嘲笑著別人的一生。最後粉筆什麼也沒有留下來，剩下的就只有飄落的粉末。握在手裡的筆正飛快地在筆記本上做著筆記。這是每天都會上演的事，算是日常吧？雖然我也知道這些都小得不值一提。

叮噠~叮噠~~~下課鐘聲響起，我默默的收拾著自己的物品，準備回家。教室的四周和走廊一路上像平日一樣充滿著各種各樣聲音。

「月月，車站那邊新開了一家麵店，我們去吃吃看吧？」
「可是我下午吃好飽，吃不完一碗耶。」
「小朋友會替你吃下去的，所以一起去吧？」
「嗯，好吧。」

「傻賢，我等一下要跟你再來一場1on1，籃球場見！」
「笨成，你還要比啊？明明一直0勝，別把自己戰敗紀錄一直提升啦，蠢斃了。」
「.....我一定會贏你的看著瞧吧你！」

「分手吧。」
「.....為什麼？」
「欸，逗你的。」
「可惡！這種東西不要拿來開玩笑啊！」
「啊好痛，痛、痛死啦！對不起我知錯了饒了我吧！」

.....煩死了。拿出耳機套到頭上，把音量調到最高，提著書包頭也不回的走出教室，在走廊上奔跑著。這空間充滿著快樂的對白，可是當中沒有一句跟我有關係，這種被有意無意忽略、排除在外的感覺令人難受得窒息一樣。

回去、我想回去那狹小的房間。這裡聲音太多，好吵。無法呼吸，好辛苦。
用全身的氣力跑到學校門外，扶著路旁的燈柱喘不過氣，今日的我也是狼狽得很。

回去、我想回去那裡。在那裡我就不是一個人了.....

啊。

『嘛、說起來也是，我們本來就不熟悉對方，中午的時候還差點打起上來呢。』

對呢，我們不是朋友啊.....因為我太遲鈍、說話又不溫柔所以.....所以現在還是一個人啊。

「嗯...我真是個笨蛋.....」眼淚沿著臉頰滑落，落在柏油路上。一滴一滴，如同鉛塊一樣充滿著重量的掉下，心就像被壓住一樣每一下跳動都隱隱作痛。就在這個時候.....

呐...呐... 本來充滿著這個空間的空氣忽然停止了流動.....不對、應該說是消失了比較貼切。

「怎、怎麼了？」本來應該傳出初音和IA那可愛的合唱聲的耳機也跟著這異常的狀況安靜起來，把連接著耳機的白色手機拿出來看看，手機就像被凍結了一樣，怎樣按也起不了任何反應。抬頭看看四周，所有事物都靜止著，非常不可思議。

呐.....聽的到嗎？

黑色的羽毛一片一片的在我身邊飄落，黑色翅膀的女神再一次出現在我面前。

啊....能夠聽的到我說的話嗎.....

聲音在耳機裡呢喃著，輕輕的、無力又脆弱。女神雙手放在胸前，懇切的發出請求。

雖然這個請求對你來說非常困難.....
.....來這邊的世界...堤爾納諾...正在毀滅....

崩塌的聲音從耳機傳出，剛剛就像瞬間凝冰一樣的景物正以一個令人措手不及的速度崩裂塌陷。女神在這一片不安定的頹垣敗瓦之中再一次消失，再也看不見。可是，在完全消失前我看到了。女神的眼睛一直合上，就像在心裡相信著我一定會赴約一樣。

TBC.

=====
=====

每一篇Paste過來紙言都要再排一次版...好累。

等等有早十，搬到這裡要暫停一下呢。也剛剛好是入主線前的部分呢
整晚沒睡...我快不行了.....(呵欠~伸懶腰

G1-P.5 受女神呼喚的人

「嗚哇厲害~是真的雪啊！」「快點過來吧，阿哉！」
看著某人像個小孩子一樣在前面的雪地上滾來滾去，我有點無言的呆住了。

隨著呼吸和說話吐著的溫暖白霧，很快就在冰冷的空氣中消失。到處都是積雪，除了路的兩旁的那些高大的杉木以外就了無生機，這個地方給人的感覺就跟溫度一樣冷冰冰。
話說回來那個黑木造的奇怪建築究竟是什麼來的？堤爾克那邊還是夏季，雖然比不上杜巴頓的高溫，可是在空氣中還是能感覺到一定的熱度。不過穿過了那個建築後.....不對，更正確的說法應該是走過了之後、從那建築下面經過後就像是眨眼的瞬間回過神來就發現自己身處於一片白濛濛的雪地中，冰冷的空氣一下子赤裸裸的包圍全身，皮膚上的毛孔想要收縮也來不及，腦袋倒像是馬上收縮了似的有點暈眩。

會這麼不明不白的來這種地方的事由是因為自己實在太窮，心地善良的村長大人就以委託的名義拜託我幫村民做各種不同的事，跑腿、放羊、(嗯，兼職好像也是做這些呢...)，這次則是來幫忙找一隻遺失了的耳環。現在穿在我身上的正是我絕無僅有的唯一一件衣服，我窮酸到連一件長袍也買不起。鬼叫我窮啊？想著頂硬上速戰速決，可是看來是我太高估自己的抵寒能力.....

「阿哉，快點過來啦！」走在前面的灰崎回過頭來向我揮揮手，看著他身上跟自己一樣的衣服，我不禁把藏在肺部的鬱悶和空氣一起呼出來，化成隨風消逝的白色暖霧。明明大家的衣服也是一樣的啊，這就是弓箭手和戰士體格上的差距嗎？總覺得很大打擊.....

「快點過來啦！」「好啦，你找到什麼？紅鼻子的馴鹿？」
「不是啦，是屁股插著長弓的梅花鹿啊。」

「.....咦？真的嗎？」聽灰崎這麼說我忍不住走快兩步上前去看看。

「嘿嘿、開玩笑的啦，我們到了囉，堆雪人的地方。」抬頭往灰崎指著的方向一看，數十...不對，這裡的雪人應該多過100個，不規則的排列在這片位於森林中央的空地，撇除它們臉上那極之詭異的笑容，其實還挺壯觀的。

「好，我們去找那個什麼戒指吧！」「那個、是耳環啊.....」
喂喂.....跟這傢伙一起找沒問題吧？

「是在弄雪人的時候不見了的？這裡雪人那麼多要怎樣找？」我眺望這個佔地廣闊的雪人部族，眉頭有點傷腦筋的皺起來。

「把這裡夷為平地不就好了嗎？」旁邊的灰崎咄了咄指骨，還是一臉自信的說。

.....這傢伙腦袋沒問題吧？

=====

越往北部進發，空氣越來越清涼，清爽的風往我的臉上輕輕的吹過來，把我那頭灰色的長髮吹得飄來拂動。

「果然堤爾克那的天氣比較舒服，最少沒有過多的紫外線。」
看著在牧場上零星散落吃草的羊群，沉重的心情放鬆了一點。笑了一笑後，我深深的呼了一口氣。

女神再一次向我顯現，而且今次竟然不是在愛爾琳，是在我本來的世界.....
這意味著時間已經不多了嗎？懷著這股不安的預感，抱著這個重要的疑問，我向學校那邊遞交休學申請.....

「誒，伊蕾要休學啦？」史帝華一臉可惜又不捨的看著我「我的魔法課不好玩嗎？」
「沒有啦，其實是有點事要處理.....」
.....如果是魔法師的話大概能理解吧？這種超現實的現象。

「昨天我回去以後第二次夢到女神了。」緩緩的開口，抱著試探的心態向史帝華老師坦白。
「女神？黑色翅膀的女神？」對方有點驚訝的睜了睜眼，有點激動的問我「你說的，是**戰爭與復仇的女神茱麗安Morrighan**嗎？」
「咦？可以說明一下嗎？」

「在戰爭的時代，有一位黑色翅膀、為了保護人類化成石頭的美麗女神，她的名字叫茱麗安。」
「嗯關於這件事，有個東西應該會對你有幫助的。」老師從抽屜裡拿了一個鍊咀出來，交到我的手裡。
「把它帶在身上就可以了，睡覺的時候放在枕頭旁邊。」

..... 看著手上的鍊咀，到現在還是不能理解老師最後那句吩咐的用意。
姆指輕輕的撫摸著鍊咀上的暗紋，忽然在光滑的金屬表面摸到一處不平坦的地方.....

這裡怎麼了？是被什麼東西刮花了嗎？
再看看與鍊咀相連的金屬鏈子，有個地方的金屬熔在一起，這是重新焊接的痕跡，應該是之前斷開過。這個鍊咀，在以前究竟經歷過怎樣的事？它的主人是個怎樣的人，現在到底在哪裡？過著怎樣的生活？把項鍊戴上，藏到衣服裡。邁出腳步，往村落的入口的木橋走去。

靜靜的走進了村莊，這裡跟一年前的分別不大，仍然是非常寧靜，風輕輕的吹，小鳥在樹梢上哼唱著愉快的叫聲，依舊到處充滿著大自然的氣息。走過麥田，經過學校；踏上魚塘旁邊的斜坡，跟教堂門外工作的修女安黛莉打招呼；在左邊是食品店、右邊是銀行的小路走過，來到了鋪上石板的細小廣場；穿過細小的廣場，踏著刻著代表堤爾克那的雙紅龍徽章旁邊的階梯，經過那見證著無數村民成長的老樹；走過最後一段階梯後，看到鄧肯村長站在自己的家門前納涼。

「鄧肯先生。」「哦，是伊蕾耶，很久沒見了。」鄧肯笑著跟我打招呼
「以前看小時候的你就知道長大後一定是個美人，出去唸了一年書果然長大了、長得更美而且還有了點氣質。」

「真的嗎？」被村長這樣直接的稱讚，我不由得有點飄飄然「啊對了，我這次是為了問一些事才回來的。」
「我第二次夢到女神了。」看著鄧肯，我無比認真的說著。

「女神？你說的是**黑色翅膀的女神茱麗安**嗎？」

「嗯，最初我也不知道她的名字叫茱麗安，是老師告訴我的。」
「.....來這邊的世界...堤爾納諾...正在毀滅.....」我默默的複述著女神對我說過的話「兩次出現都說著

相同的話。」

「原來你也是受女神呼喚之人啊？」鄧肯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摸著下巴說。

「受女神...呼召之人？」

TBC.

=====

開始進入主線 有些思維性的東西要搞清楚((可惡 我最不擅長用腦
不過我決定走與原作不一樣的路的話 這就是必須的啊
順帶一提 我的設定裡RP是不存在的所以RP的部分會用夢境來表達((這裡想得我好苦
再次感謝大家看到最後(笑

2017.4.2

篇幅的安排有點不太好.....
剪得太碎，字數太少，不過也是兩年前的東西了
真是寫太慢啦，要加速！！

G1-P.6 往希德斯特雪原

「喂，你那邊有沒有找到？」「沒有耶、只搖出一些鐵釘還有.....咦？！」
「怎麼啦？」聽到灰崎的驚叫聲我忍不住轉身看過去，只是.....

「阿哉，你看！是綠色的玻璃珠啊！」「啊，還有藍色的.....等等！竟然有紅色的？」
小孩子嗎？不過是發現了些彈珠興奮個屁？看著那個拿著彈珠活蹦亂跳、大幅度揮動雙臂的戰士，我再次為自己的未來感到憂慮。兩秒後我決定無視這傢伙，把臉別開繼續埋首於找耳環的事上。

撲！
忽然感覺到有一團冰冷的東西擊中我的左肩。

「哦啊~打中了~！」.....你個王八蛋居然拿雪扔我？

撲！撲撲！
雪球像子彈一樣不間斷的襲來。

「喝啊！！」「嗚！」
手臂架在臉前，算是保護了雙眼。可是冰冷的白色雪塊還是熱情的往我這邊飛撲而來，狠狠的親吻著我的全身，身體被它們觸摸到的地方傳來一陣又一陣冰冷的觸感，緊接而來的就是由撞擊產生的輕微痛感。而至於那個襲擊我的凶手.....那個**死傢伙**正站在我的正前方全力的扔著雪球。

不行，好痛。更不行的是我**身為男人的尊嚴**，怎麼可以繼續站在這裡當靶子不反擊？！

「啐~掉完了.....」對方的攻擊停了下來，看來經過剛剛的猛攻雪球都用完了。

嘿嘿，看我用這個空檔絕地反擊吧！身體就像兔子一樣敏捷，手腳輕巧而靈活，以最快的速度迅速躲到旁邊最近自己的雪人後面去。把頭探出去偷偷的看，嗯.....看來還在收集雪塊中呢，趁現在再把距離拉遠一點吧！我俯下身子，繼續以最乾脆利落的動作移動到其他雪人的後面。

「躲起來也沒用，我一樣能把你揪出來的！」隔着好些雪人，我可以很清楚的聽到灰崎帶着笑意和惡意的叫囂
「在雪地上移動會有腳印的啊，傻子！」

糟糕！完全忘了！

=====

『很久以前，有3位年輕的勇士。他們為了拯救黑色翅膀的女神去了那傳說的堤爾納諾，並且真的找到了那個地方。』

『去那，傳說中的樂園.....』

站在銀行，等待著自己寄存的物品從杜巴頓銀行那邊送過來。心裡默默的想著剛剛我和鄧肯村長兩人的談話。

『先不說女神為什麼在事件發生了這麼久以後女神要再一次發出呼喚。』

我知道在這個時候問這樣的問題其實意義不大，只是為了這一點點稍為安心一點的微小感覺，懦弱得無藥可救的我無助的這樣問。

『如果像傳說一樣，那受到呼召的應該**最少會有3個人**，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其餘的兩個人、我的同伴在哪裡？**』

「小姐，你的物品已經從杜巴頓那邊送了過來了，請到這邊確認一下是否有錯誤或者遺漏。」
在櫃台另一邊把我的物品端出來的粉髮服務員臉上掛著職業性的笑容，友善卻公式，不帶有任何自身感情的一笑。向她禮貌的回報了一個淡淡的淺笑和一個輕輕的點頭，我拿起我的物品--禦寒衣物還有，一把被雪白色刀鞘包裹著的日本刀，村正。

它正式的名字應該是**村正·山櫻**，刀身淨白似雪，冷徹的金屬質材反映著淡薄而樸素的光影，靜靜的閃爍著冰冷的白光，就像白色的山櫻一樣，堅強又出塵脫俗的高嶺之花。這把刀一年沒有用了，回想起來當初手上拿的不是魔杖而是這把刀，自己花了多少時間才適應了這它的重量，熟練的揮動它、使用它。總覺得有點浪費。不論是鍛鍊劍道的努力，還是放棄劍道轉而學習自己不擅長的魔法的這一整年。自從開始到杜巴頓上魔法課以來，一直都有這樣的想法。

穿上我很喜歡的淺藍色季鈴冬季天使大衣和長靴，把山櫻繫在腰間。趕在陽光最猛烈的中午來臨之前出發，免得被太陽直接曬得熱昏。

『在幾年前，有另一個人跟你一樣問過同一個問題。』 『他現在在希德斯特雪原那邊。』

TBC.

=====
=====

G1-P7. Smile:)

噠、噠、噠、噠.....

陷在雪中的腳步逐漸逼近，埋在雪中的手快要凍傷，很痛。
躲在某個雪人後面的我閉上眼睛，一邊把雪往自己右手堆壓、一邊試著用聽覺追蹤著敵人的位置。

.....3、2、「
找到你了！阿哉！」

1、就是現在！

正當灰崎以大幅度的動作想要給我擲下重重的一擊的時候，我迅速的閃過身，直接靠近灰崎的身體。
閉上眼睛，無視這近在身前的壓迫感，托穩手上的雪，像砸派一樣直接砸過去！

啪撲！

空氣忽然靜了下來，時間就像停住了一樣，我戰戰兢兢的張開眼睛.....手上的雪就像射擊正中紅心一樣重重的砸在灰崎的臉上。**砸...砸中了！**沒想到能夠這麼成功.....心裡湧出難以掩蓋的狂喜還有就是糟糕到極點的預感。

.....這樣的一擊肯定會把他惹火吧？

不出所料，在雪塊開始掉下來的兩秒後，他臉上掛著的表情超臭，就算因為他垂下頭眼睛被劉海遮蓋看不見，仍然可以在他的安靜中感到他的不爽還有怒火。「灰...灰崎？」我怯怯的叫著他的名字，他卻沒有回應我，只是靜靜的轉過身背向我。然後默默的把身旁的雪人先生**整個扛起來**.....

不...不會是要.....

他一步一步的往我這邊走過來，雙手捧著的雪人先生**愈舉愈高**.....

「.....灰崎，我是跟你玩玩而已.....你不會這樣就生氣吧？」

=====
=====

經過那個用黑木吊著的油灯，再次來到這片記憶中的雪原。還記得小時候自己好喜歡來這裡玩，去堆堆雪人、跟孩子們一起打雪戰什麼的，各種懷念啊。哈了一抹暖暖的濕氣，把掛在胸前的鍊咀收在大樓下。

那個跟我一樣受到女神呼喚的人是個怎樣的人呢？為什麼會到這種地方？他也是米列希安嗎？

一邊想東想西，我踏著地上厚厚的雪繼續前行。

「不、不要啊！！」前面傳來尖銳又有點耳熟的慘叫聲，聲音響徹整個森林。

怎麼了？難道那個人在那邊遇上什麼意外嗎？

「對不起啦、放過我吧！！」雪上的腳步不其然加快了速度，最後跑了起來。

.....雖然不知道你是誰，不過你還不可以死的！你死了我怎麼辦？給我支持一會吧！拜託！別死啊！
！

右手放在腰間的山櫻上準備隨時拔劍，雙腳也顧不得雪的阻力全力的奔跑。就在懇切地為著這個我不認識的人禱告的同時，我已經跑到森林中央那片砌滿雪人的空地並且看見一個非常無言的畫面。

「.....你們在做什麼？」嗯，你沒聽錯，我的確是說「你們」。因為這裡除了我以外還有兩個人，而這兩個人.....

「婊.....伊蕾你來這裡搞什麼？」若無其事的看著我打了個呵欠的那個人在我的瞪視下收回那個討厭的稱呼。

「.....好痛啊，快死了、幫我拿開啦喂.....」另一個人則被這裡其中一個雪人壓住，還是一如既往的...廢。

你問我究竟看到誰？事到如今還問我的你也太遲鈍了吧？

「灰崎你在玩什麼啊？還不快點把雪人搬走？」「真是的，你們究竟玩什麼可以玩到這樣了啊？和哉。」

我吃力的把壓在和哉身上的雪人推開，把手伸向在地上坐起來的和哉想把他拉起來。還想著那位肇事者為什麼光看不幫忙，一個冰冰的東西落在灰色短裙下外露的雙腿上。

「啊~好冰啊！你這傢伙給我站住啊！！」

「你叫我站住我就真的站住我不就很笨嗎哼哼哼~~~」

「還跑？站好別動！」「吃我的雪球吧婊子！」

「啊！去死吧你！！」

=====
=====
老實說，如果雪只是默默的飄落、靜靜的覆蓋大地的話，這種美麗的東西誰也不會覺得會有什麼殺傷力。不過像現在.....

「給我站住！」「婊子你接招吧！」

雪球就像導彈一樣在兩邊飛來飛去，對準對方的身體轟炸過去。

「和哉啊，你為什麼光看不幫忙？快、一起把那傢伙擊落吧！」

伊蕾邊扔雪球邊向我這邊不顧形象的吼叫著。雖然是在怒吼著，臉上卻不經意的帶著笑容。女生果然還是笑著比較好看呢。

「我叫你別發呆啊！聽不清楚嗎？」伴隨大叫的聲音正面襲來的是冰凍的雪球，有如猛烈的直球一樣高速飛至，擊中我的臉。

看著灰崎和依蕾兩人開懷的笑容，我也不自覺的跟著笑起來。這是目前我到了愛爾琳以來，笑得最開心的一次。跟第一次拉弓射中目標的成功感不一樣，是跟朋友一起因為很小的事情也可大笑一番的快樂。

「剛剛掉我的是誰？給我出來！」「我們不是同一隊的嗎？幹嗎攻擊我？」
「鬼跟你同一隊？混戰啊！混戰！」「我們一定要同心合力才有可能把灰崎那傢伙打倒的！」
「嗯，也對。先挑起戰爭的是那傢伙，我們一起制裁他吧！」

刺激的三人雪球混戰_(我&伊蕾VS灰崎)就這樣莫名其妙的展開，在這塊孤寂森林中央佈滿雪人的這片空地上，
充滿著橫飛的雪球還有我們的笑聲，在這個空間歡樂持續了一整個上午。

「給本大爺放馬過來吧你們！」
「「乖乖等著讓我們收拾吧！」」

TBC.

=====

戰士的特長是強壯的體格和驚人的力量，而弓箭手的優勢則是敏捷的身體和敏感的感官，
那魔法師.....過人的想像力吧，把心裡所想像的透過魔力具體的呈現出來。
這是概念？嘛，算是吧。

這一幕就讓他們笑著打雪仗結束吧，感覺把他們混戰的場面寫出來的話我會失去耐性
要知道page7已經卡了兩個星期也拉不出來((你是用拉的嗎##*
篇幅還是不夠長抱歉啦.....(信息量也是
P7由於劇情需要那3人還是很不正經的在玩，P8我會讓他們正經一點的了>w<”

2017.4.2

轉載的同時做了一點小小的改動。

G1-P8. 森林深處，祭壇上的熊

呼、啪啦！

「停、停啦，好啦！這場算你們贏了，啊好累。」

大魔王灰崎大字型的躺倒在雪地上，累得喊停。

累的又怎麼只有體力最好的他呢，我和伊蕾早就倒地不起了。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想著剛剛大家瘋成一團的樣子，忍不住大笑起來，漸漸大家也跟著一起瘋笑。不顧形象的笑起來.....

咦？那是？在笑相奇醜無比的灰崎身後的不遠處，某個雪人的頭上閃爍著有如十字星一樣炫目的一點星光。

會不會就是我們在找的東西？那個耳環。

忍著襲向全身的疲倦感，我站了起來。

「喂，別這樣看著我好嗎？你這樣超噁心啊，阿哉。」

「你、你想幹嘛？我不喜歡男人的哦！不要過來！」

強忍著想朝這個白痴的頭**撲下去**的衝動，越過在大呼小叫的他，直接走往那顆閃爍著的星星。

伸手一撥，雪人頭上的積雪下遮蓋的是我們一直（只是今天早上）翻覆整個雪原都想找到的句號。很細小，不過精緻的雕花暗紋在這純金制的耳環上顯得華麗，鑲嵌著在黃金上的紅寶石大搖大擺的閃爍著，像是在宣示著自己才是這件首飾上的主角一樣。

「找到了！」把今天的一切告一段落然後回去吃香噴噴烤麵包的句號，我找到了！

「不會吧？」

「找什麼.....哇好美~」

太好了！終於可以離開這個冷得要死的冰天雪地.....

「吶我說，你們會在意嗎？」灰崎突然這樣說。

「什麼？」我朝灰崎那邊看過去，在面前的是剛剛把我們從堤爾克那傳送過來，那個吊著油燈巨大黑木建築，不過不是同一棟。

「剛剛那個是從堤爾克那到這裡，那這個究竟是通到哪裡去的？」

「小時候村裡的大人都叫我們不要過去，所以我也不知道那邊有什麼。」伊蕾回答說。

應該又是另一棟空間轉移的裝置吧？

既然村裡的大人都說不要過去，那應該會有什麼危險的東西？又或者有什麼理由或原因，總之不是我們可以隨便進去的地方吧？

「不如回.....」

「我們去看看吧！」

灰崎說得很大聲，而且搶在我說『不如回去吧』這句話之前。

嘛，去看看其實也沒關係.....吧？

「哼、反正有空，陪你去看看也不是不行.....」說這句的時候，伊蕾的眼睛很明顯的往別處看，讓我

忍不住這樣問.....

「.....你其實也是很有興趣的對不對？」

「才、才不是咧！誰會對這種事有興趣？！」臉上泛著**淡淡的紅暈**。也太好猜了吧？這女生真可愛。

就在這樣的想法在腦內打轉的同時，我們再次走過那個奇怪的油燈之下，穿越到下一個我們不知道的空間。

好、好冷！

越往森林深處走進去，光線越來越昏暗。溫度再一步開始下跌，遠處傳來狼群此起彼落的叫聲。同樣是雪地，可是這裡應該是比較北部的地方，氣溫明顯的低了兩度。身上那件從來到這個世界開始就一直穿在自己身上的衣服很薄，根本無法抵禦冷得要下雪的低溫。之前還好一點，現在有點支持不住了。而且如果在這種狀態底下遇上什麼危險的話.....

「.....喂我說，還是回去吧？」有點擔心的對一意孤行走在前面的灰崎提議著，才發現自己冷得連聲音也在抖震著。

「**這麼想回去就給我一個人回去。**」本來靜靜走在我身邊的伊蕾這樣說。

「抱、抱歉.....」聽到她的話，我不敢再說太多，馬上道歉。
要我從這個陰深可怕的森林一個人回去.....倒不如跟著你們走下去吧。

兩臂環抱著的身體從剛剛開始一直在發抖，可是想到一個人走回頭路的可怕，還是決意堅持下去。
「.....如果你真的覺得冷的話，這個拿去用吧。」伊蕾把自己那條白色的圍巾摘了下來，別過臉遞了給我。

「謝、謝謝。可是圍巾給了我你不會冷嗎？」我接過圍巾輕聲的問道。

「傻的嗎？」伊蕾以一個『你在開玩笑嗎』的眼神看過來
「在我們三個人裡面大概只有**前面那個野人**不覺得冷而已。」

「**婊子**你說誰是野人了？」走在最前面的灰崎回頭氣呼呼的問道。
我笑了一笑，圍上伊蕾給我的圍巾。踏出腳步，繼續在雪原上留下前進的腳印。

=====

越往森林的深處走兩旁的樹木就越茂密、光線也越來越昏暗，漫天的雪花從天上飄落、在寒冷的風中翩翩起舞。脖子上的圍巾現在圍在別人的脖子上，是個傻子。明明沒做錯事卻一直傻傻的道歉、明明冷得要死抖著身體也要留下來陪我們瘋。不過，應該是個好人來的。

走著走著，來到雪原的盡頭，面前有一個應該是祭壇的物體，藏青色的。
重點是..... 呼呼嘎...嗚吼.....上面居然站著**一頭棕熊**。

感到有點害怕的我不其然的抓著和哉的衣袖，漸漸發現原來對方比我顫抖得還要厲害。在這樣近的距離看見熊，正常人都會害怕啦，只是我們當中有一個**腦筋不正常**的傢伙已經自己走了過去了。

「灰崎.....小心不要走太近。」

「沒問題，這傢伙應該沒有攻擊的意思。」灰崎摸了摸熊滿佈棕色粗毛的頭。

看灰崎能這麼隨便把手放上去，應該不會有什麼危險吧？.....看仔細一點，熊就像在撒嬌似的讓灰崎摸，這個模樣讓我想起在醫務所地板扭來扭去的羅諾，其實也挺.....可愛呢。當我這樣想的時候，心裡的緊張感頓時減了一半，忽然也想過去摸摸這傢伙了。

於是我放開了抓住和哉衣袖的手，走到祭壇上，這一直表現溫順的大傢伙卻忽然一頭靠到我這邊往我身上噴著鼻子嗅嗅。

「哇哇...哇啊、不要！」我嚇得蹲在地上縮成一團，抱頭發抖

「我.....我不好吃的啦。」

從棕熊鼻子噴出來的溫暖霧氣驅趕了乾燥的冷空氣，有點噁心的感覺。

「伊蕾你的包包裝了什麼？」灰崎二話不說就打開我身後的背包。

「沒有啊，不過是些藥草....**啊、藍色那個別給牠吃！**」

我記得我沒有帶肉、蜂蜜之類的食物過來才對，話說別隨便打開我的背包。

「為什麼？」

「藍色藥草是**魔力藥草**，就這樣吃的話會**有毒**的。」

食品店的格莉娜大嬸，她的丈夫就是因為這樣死的。

「.....牠自己吃了。」

「啊！？」聽到灰崎這句話我馬上把頭抬起來看過去.....

糟糟糟...糟糕啦.....真的在吃，棕熊先生啊棕熊先生、原諒我，我雖然是有點害怕，可是沒心用藥草毒殺你的...對不起啊.....

...**喀啦啦啦啦**... 就在我低下頭正為這件事內疚得要哭的時候，我們腳下踏著的祭壇傳來一些奇怪的聲音。吃過魔力藥草什麼異樣也沒有發生的熊開始用爪在地上畫著線，就像在寫著什麼的樣子。

...**特...拉.....特...拉...克**...

「特、特拉克？」

這是人的名字？地方名字？代號？

「**消失的三勇士**裡的特拉克？！」灰崎看見了後有點驚訝的叫了出來。

「灰崎，你.....」你果然是知道什麼的對吧？

就在我想開口問他什麼的時候，我感覺到有人輕輕的拉我的衣袖，一轉身就看見和哉全身抖震著快要倒下的樣子。

「阿哉？！」「和哉怎麼了？」握著他的手，很冰。

「.....抱歉，我、快不行了...」他的頭顱重重的落在我的肩頭上，當他全身乏力的靠過來的時候我才意識到事態有多嚴重，身體好冰.....

為什麼要勉強自己?明明可以自己先回去.....

「灰崎我們要馬上回去啊！」看著這個平日總是自信地大笑著的他現在不知所措的看著我的樣子，我不禁嘆了一口氣。

「你來幫我抱他回去，我抱不動啦。」

天色已經開始入黑了，氣溫會愈來愈低，不過我更擔心另一件事。

啊嗚~~~~~

從剛剛開始久不久就有聽到一點狼的叫聲，黑夜的來臨會令陰暗的森林能見度更低，反過來對狼這種夜行性動物來說狩獵的條件更有利.....

啊哈哈...終於知道為什麼村裡的大人都叫我們不要進來了。

灰崎也像聽到狼群的靠近一樣，拔出腰間的戰劍準備迎擊。

「灰崎別動手，我們要趕快離開這裡回堤爾克那。」

「可是有狼.....」

「不要可是了！如果在入黑前無法回到那個油燈的另一端、我們就會被困在漆黑的森林中無法移動！先不說狼，和哉他沒辦法在這裡挨過一晚的！」

「.....抱歉，給你們添麻煩了。」耳邊傳來和哉輕聲的道歉。

「如果在逃走的過程中有狼的話.....」

「那個交給我吧。」默默的把腰間的山櫻拔了出鞘，往旁邊一掃。

=====

好冷，全身一點力量也用不了，意識快要消失了。在矇矓之間感覺到自己被抱起，雖然覺得這樣很不好意思，不過我連站起來也做不到，更不要說在雪地上跑動了，只好麻煩灰崎了。在灰崎的懷裡感覺到因急速跑動造成的搖晃，隱約聽到伊蕾在前面與狼群搏鬥的聲音和叫囂。感覺很睜，稍微有點想睡.....

「喂別睡著啊、阿哉醒一醒！」「喂、起來！」

抱著我的灰崎見我快要閉上眼睛就一臉緊張的把我搖醒，應該是怕我睡了就再也醒不來吧？別吵我啦，讓我睡一睡就好了。

嗯.....那是幻覺嗎？剛剛看回去祭壇那邊在有一股白光，光裡彷彿站著一個人。祭壇上的不是那頭熊嗎？那個人是什麼人？從哪裡來的？愈來愈搞不懂了.....

眼皮感覺越來越重，意識越來越模糊，最後靠在灰崎的懷裡昏睡過去。

TBC.

=====

G1-P9. 鍊咀

嗒！嗒！嗒！嗒！嗒！

弓弦拉緊、彈射的聲音在艾菲地下城最深處的房間中迴盪著。

5支箭從遠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飛來，像旋風一樣劃破空氣，各自精準的落到自己的目標上。中箭的是5隻紅蜘蛛，牠們帶著痛苦的傷口和憤怒的嘶叫衝向攻擊牠們的人——一個束著馬尾的弓箭手。身材非常嬌小，從握著弓的那雙纖細的手能看出，這位弓箭手是個年輕的女孩。粉紅色的長髮整齊的束好在腦後，劉海下粉紅色的眼睛明亮的看著前方，小小的嘴唇勾起甜美的笑容，不慌不忙的為朝自己前進的蜘蛛分別補上箭。

「謝謝啦，瑪麗。」一個身穿橘色長袍的金髮少年從弓箭手身邊跑上前，頭也不回的輕聲說。把曼陀林掛在身後，少年奮勇的往前跑，趕往在在前方獨自一人身陷苦戰的紅髮劍士那裡。

要快點、趕過去！

就在離對方幾呎的地方，正當穿長袍的少年快要跑到同伴身邊支援的時候.....

「小心！」眼前手持闊劍的友人一手擋下巨大蜘蛛的攻擊對自己大叫。

一隻肥大的紅蜘蛛從右邊往少年的脖子一口咬過來，反應過來的少年一個反手把蜘蛛打到後面去。本來應該為避過危機感到慶幸，耳邊卻傳來「啪！」的一聲。

「啊.....」一直非常珍惜的項鍊就在自己眼前斷開，少年伸出手想接也接不住了，金屬製的鍊咀掉在地上，發出清脆的聲音。

「嗚.....」

就在少年想要跑過去把鍊咀撿起來的同時，紅髮的劍士發出一聲痛苦的低吟，剛剛擋下重擊的手臂正痛得發抖。就在劍士猛烈的攻擊停歇了的空檔，蜘蛛從四方八面涌至。穿長袍的少年遲疑了兩秒，不過他很快就像意識到什麼一樣笑了一笑，毅然往自己原來前進的方向邁出腳步。臉上那不易察覺的微笑輕輕的嘲諷著這兩秒的自己。

一邊是一張死人的照片，另一邊是仍然活著的同伴。**這種事.....需要考慮嗎？**

「魯艾利！」口裡叫著對方的名字，重要的伙伴的名字。魔力在少年魔法師手上凝聚出幾個靛藍色光球。

「雷矢！」帶著雷鳴的箭矢在瞬間落在紅髮劍士四周的蜘蛛身上，擊中第一個目標後擴散開去，尤如5條閃爍著絢爛光芒的蛟龍噬咬敵人的身軀。在魔法師的身後撲出兩隻還沒有被電死的蜘蛛，憤怒的氣息非常明顯的把牠們的位置暴露了出來，對此感覺得到的魔法師沒有轉過身來，只是專注的繼續凝聚魔力，準備下一波的攻擊。**啾！啾！**兩支箭飛快的殺到，插在那兩隻大仇未報的蜘蛛身上，直接把牠們送到另一個世界去。

「背後就交給我吧，特拉克。」小小的弓箭手跑了上來，微笑著的嘴唇說著可靠的話語。

「嗯。」熊熊的火光在少年的手心冒出，融化了地下城深處冰冷潮濕的空氣，釋出從心裡發出最溫暖

、最真摯的感情。

「火焰。」在少年的喝令下，火舌化成3條火蛇，就像焚燒中的火線一樣瘋狂的竄了過去「咻！」的一聲把敵人從同伴身邊撞開。

「魯艾利！準備重擊！」

稚嫩的聲音在後面尖銳的叫著，全力拉弓射出重重的一箭。帶著藍霧的箭在蜘蛛和兩人的頭頂劃過，留下藍色的軌跡，意會到對方想怎樣的劍士馬上拔腿跑起來。在地上拖行著的闊劍摩擦出刺耳的聲音，奪目的火花在劍和地面接觸之處飛濺而出。華麗又眩亂的，最後以劍士充滿魄力和蠻力的重擊結束了這場戰鬥。

「都是因為魯艾利連作戰計劃都不聽就衝了出去才會變成這樣的！」

「對、對不起啦，瑪麗.....好啦！我是傷者耶別再打我啦啊！」

聽著這習以為常得令人安心的吵鬧聲，特拉克蹲下來把折斷了的項鍊從地上撿起來。這兩個人總是這樣吵來吵去，然後之後當我說他們關係很好的時候又會異口同聲的否認.....明明就關係很好嘛，**還否認什麼的真可愛。**

真想這樣的日子可以一直維持下去，到我們都變成白髮蒼蒼的老人仍然維持著可以這樣吵吵鬧鬧的關係.....雖然一直有悲傷的事發生，不過這個名叫愛爾琳的世界卻讓我遇上了魯艾利和瑪麗，**絕對不能讓魔族把一切都毀了。**

用指頭摸了摸鍊咀被刮花了的地方，特拉克轉身跟自己這輩子最好的朋友說：「魯艾利，這裡有必需仔細的調查一下。愛爾琳沒有這樣巨大的蜘蛛，肯定是魔族搞的鬼。」

「嗯，地下城真的不會有這樣的蜘蛛啊。」瑪麗聽了後也說。

「怪物的確越來越多了，難道這也和女神有關係嗎？」平時說話不經大腦的魯艾利愣了一愣，難得的認真想了想。

「什麼女神啊？」瑪麗歪著頭問。

「昨天夢見一位美麗的女神告訴我，愛爾琳開始有些事正在發生著。」

「是不是做了古怪的夢啊？」

「魯艾利，能夠把夢境裡發生的事詳細的描述一下？」相對瑪麗的懷疑，特拉克選擇了相信這個夢的重要性。

「嗯...就是...背後長著黑色翅膀的女神站在漆黑的空間裡呼喚我過去，告訴我世界可能會有危險.....」

「長著黑色翅膀的女神？是說.....提爾納諾嗎？」

「特拉克，你是不是知道些什麼？」聽得一頭霧水的瑪麗以一臉「求解說」的表情看著特拉克。

「地下城本來是阻擋著魔族而來保護愛爾琳的裝置，受到女神的力量而形成的迷宮.....」特拉克解說到一半提出疑問「可是，為什麼會開始出現了這麼多的魔族？難道說.....是女神的力量出現了問題嗎？」

「魯艾利的夢也許就是女神的提示.....」

「那麼說~我是被女神選定的人囉！如果是這樣，那我就擁有前往提爾納諾的理由囉。」魯艾利興奮得雙手揮舞。

「也幫助瑪麗.....好嗎.....說不定女神能幫助瑪麗找回失去的記憶呢。」剛剛還充滿自信的弓箭手表情忽然暗了下來，聲音有點脆弱的說。

「我們怎麼會不幫你啊？」「就是啊，我們是朋友嘛，不是嗎？瑪麗。」
兩個大男生笑著回答，彷彿是在笑女生問了個蠢問題，也彷彿是在安慰對方一樣。

.....
到了這裡影象開始模糊，最後笑著的3人漸漸消失在黑暗中。

奇、奇怪，剛剛的是？夢？不過很真實，感覺就像在現場一樣。仿佛能嗅到戰場上的汗氣和血腥味，緊張的感覺仍然殘留在猛烈鼓動的心臟中。
陽光從窗戶透進房間，溫柔的落在床單和我身上。我揉了揉眼睛，傻傻的笑了一笑。

「.....果然是夢呢。」
瑪麗、魯艾利、特拉克.....這三個人就是傳說中的三勇士了嗎？

我看著放在枕頭旁邊的項鍊，跟夢裡的那條是一樣的。老師給了我這個項鍊，當天晚上就夢到了，這應該不是巧合吧？不過也有可能是因為我整天也很在意，所以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不過我覺得老師一定知道一點事。

簡單的梳洗過，換好衣服，我走出暫時寄住的旅館，去找在教會留宿的灰崎。一定要找老師問清楚這個問題，不過在這之前要先去找灰崎問話。

咯咯、咯咯！

「等等，我只是想拿你們一顆蛋而已、別跑啦！」剛剛走到教會附近，就看見某個野人慌亂的追著公雞跑。
「灰崎你在幹嘛？」「採雞蛋。」

「你怎麼會追著公雞要雞蛋？公雞不會生蛋的。」我沒好氣的說「還有，你不會溫柔一點嗎？雞都被你嚇跑了。」
「這是沒辦法的吧.....」「你究竟有沒有做過兼職啊？連採個雞蛋也不會.....」

「兼職這種麻煩的事我做了兩天就沒做了。」
「.....算了，讓我來吧。」

今天的早上很平靜，我和灰崎坐在廣場的老樹下吃著雞蛋和麵包的早餐。第二次夢到女神、老師給的項鍊、熊吃了藥草後寫“特拉克”、三勇士的特拉克，還有昨晚的夢.....一時間獲得太多資訊和情報，大腦有點混亂，沒什麼胃口。咬了一小口麵包，我靜靜的看著大口大口的灰崎。

『三勇士的特拉克?!』 『在幾年前，有另一個人跟你一樣問過同一個問題。』
『他現在在希德斯特雪原那邊。』

鄧肯先生說的那個人，跟我一樣受到女神呼召的人，應該是灰崎吧？

「幹嘛一直盯著我看？沒看過帥哥吃麵包嗎？」對方勾起一個壞壞的笑容。我的同伴是這個人。。。

為什麼？之前還在想如果是和哉的話我會好過一點。繼那個**難以忘懷又最糟糕的初次見面**之後感覺一直都很尷尬的說..... 我納悶的看著灰崎。

「該不會連你也生病吧？喂、沒事吧？」說著，他把手按在我的額頭上。

「關於女神和三勇士的情報，你知道多少？」沒有理會他的動作，我認真的直視著那雙藍色的眼睛。很深邃的海藍，就像是知道很多祕密、深藏不露的樣子。

「你也是夢到女神的人嗎？」「嗯。」

灰崎心平氣和的呼了一口氣，緩緩開始說來話長：

「很久以前的某一天，我做了一個夢，有一個黑色翅膀的女神站在破落的神殿中向我發出請求，到傳說中的樂園·堤爾納諾。」

「之後為了真正理解女神口中所說的堤爾納諾是什麼，我到了杜巴頓書店那裡找一下有沒有相關的書，結果找到這一本。」他從背包中掏出了一本書，書名是《**永恆之地.堤爾納諾**》。

「根據書裡所說的，**堤爾納諾是個沒有眼淚、沒有痛苦、沒有死亡的地方**，這樣的一個**樂園**。」遠眺著晴朗的天際，灰崎接著又說

「不過同時，書的後半部也指出“沒有合理的證據指出堤爾納諾是真正存在的”，之後發生了一些事，我也沒有餘力再認真的深究這個問題，漸漸就淡忘了。」

究竟發生什麼事了？是在原來的世界的事？還是在愛爾琳發生的？

「三年前我又再夢到那位黑色翅膀的女神跟我說話，事情只發生一次是巧合，第二次就不是偶然了，有種不是很好的預感，再不做些甚麼就來不及的感覺。」他若有所思的看著前方。

「所以還是把手上的事情放下再展開調查，直到最近才有點進展。」故事說到這裡停了下來，灰崎看著我。

「換你.....」

「等一下。」我打斷了他的話，再問「**那消失的三勇士和特拉克**這兩個關鍵字你是從那裡得知的？」

「剛來愛爾琳的時候，在營火旁邊聽過村長他老人家說過有關三勇士的故事。」

「原來如此，」我把藏在口袋裡的項鍊拿了出來「這個項鍊是我老師給我的，他什麼都沒說，只叫我一直帶在身邊。」

「只帶了一天，昨天晚上就做了個很真實的夢了.....」

之後我把夢的內容全都說了出來，灰崎歪著頭想了想後就說：「這項鍊說不定有什麼祕密，能借我看一下嗎？」

我把項鍊給他，他東瞄瞄、西看看，最後竟然**把鍊咀從.旁邊.一分.二的.兩邊.打開.了。**

「喂，你看看就好了，用不著弄壞吧？」我氣得伸手想把項鍊搶回來，灰崎卻一手按著我的頭一手把項鍊拿得高高的讓我拿不到。被分割的鍊咀中間有一張小小的肖像。是一個年輕的女人抱著一個金髮小男孩的肖像。

「**這位小姐長得挺美的耶~**」灰崎很不正經的吹了一下口哨。對於他這種輕浮的行為我選擇無視，反正是對著肖像不是對著真人就隨他的便吧。我的焦點一直放在女人懷著的那個小男孩身上。**有點像**

呢.....夢裡的特拉克，這是他的孩子還是小時候的他？

「灰崎，我等一下要到杜巴找我老師，你要不要也.....一起來？」「嗯，等等我去叫路飛。」

TBC.

=====

三勇士太帥了!!!明明只是NPC，搶戲啊.....(嘛算了 一個人默默努力的感覺真不好受好想有人留言啊.....

G1-P10. 戰爭女神的故事

醒來的時候已經是中午，身體也能活動了，只是有點累。把衣服穿好（究竟是誰脫的？），帶上自己的弓箭和隨身背包，離開了一個人也沒有的醫務所。

整個人搖搖晃晃的，大腦無法停止的不停重覆著醒來之前的夢。一般來這說，人對自己的夢境的記憶和印象都是很模糊的，就算是剛剛做完的夢，到早上醒來的時候也是沒辦法把整個夢境的具體內容給完整的描述出來。不過這個夢不一樣，我竟然可以把它的内容記得一清二楚。

“.....來這邊的世界...堤爾納諾...正在毀滅...”

那位站在破落的神殿中央、長著黑色翅膀的女性。與翅膀一樣漆黑的長髮柔順的落在纖細的腰間，肌膚白裡透著半點微紅、還有那雙一直緊閉著的眼睛和微微張開請求著的薄唇.....

同樣的好身材、同樣的氣質，很自然地與娜歐的身影重疊了。不，兩者之間還是有點不一樣。穿著一身端莊黑色修腰禮裙出現的娜歐，總是溫柔的泛著腼腆的笑容，和藹可親又非常溫暖，親和度很高，在高貴的氣質中又帶點鄉村的純樸。至於在夢裡遇見的那位女性，漆黑的秀髮和翅膀一樣泛著光澤，眼睛一直緊閉著，散發出來的氣質更純潔、更高貴，用聖潔來形容也不過分。如果說娜歐是個懂得人情世故的溫和女性，那麼在夢裡遇見、那個穿著一身純白長裙的她就是個不吃人間煙火，尤如女神一樣的存在。沒看過的不會知道，那是何等美麗的存在，簡直美得難以用這個世界上的任何言語形容她的美。

想要知道更多、有關她的事。她應該是一位充滿慈愛的女神吧？究竟有什麼事令這張美得傾國傾城的臉容充滿悲傷？她所說的**堤爾納諾**又是什麼？

想著這些有的沒的，不知不覺走到小教堂的門前。

「既然是與神有關的問題，不如直接一點走到教堂問吧？」

平時站在門外的修女小姐今日不在，大概是在工作吧？我靜靜的推開教堂的大門，米恩神父正坐最前排的位置上動也不動.....我自認自己走路的声音不是很小，而且教會厚重的大門有點歷史，門樞有點生鏽開起來會有聲音，正常應該會聽到才對。放輕一點腳步往前走過去，發現神父先生正在點著頭打盹。不好意思把他叫醒，本來打算坐在旁邊等他醒過來，不過在坐下來的瞬間卻把他吵醒了。

「.....哦，原來是和哉你啊。」「不好意思，明明你在休息，卻把你吵醒了。」「不要緊，你應該是有什麼疑問才會來到這個地方的吧，年輕的米列希安。」看著神父，我決定直接把問題問出來。「嗯，我想問一下在這個世界，有沒有一位長著黑色翅膀的女神？」「黑色翅膀的女神，哦、你在說戰爭與復仇的女神茉莉安嗎？」神父走到講壇旁邊，在抽屜裡抽出一本書，書名是**《成為石頭的女神的故事》**「這本書對你來這可能會有幫助的。」「哎，不要有壓力。這是送你的...」

=====

從路飛的背上爬了下來，腳踏在用象牙白色的石磚整齊覆蓋的街道上，現在是下午一點。沒想到才剛離開了一天就回來了，我生活了一整年的杜巴頓。下午時段的廣場空地上跟平時一樣聚集了一群商人和冒險家熱鬧的進行著買賣、運送著各種貴重貨物的貿易商隊在大街上忙碌的奔波、食品店那邊有幾個人拿著樂器合奏著，圍觀的路人都拍著手跟著唱好不熱鬧。

「好啦，我們不是來杜巴頓看武器的。」沒有想別的，我拉著流連在武器店不願離開的灰崎走進學校。

推開學校的大門，踏上大廳右邊的階梯，到了二樓的魔法教室。正在啃麵包的史帝華老師一臉驚喜的看過來。

「伊蕾，你怎麼回來了？」老師握著我的手很興奮的說「你要回來上課了嗎？」

「不是啦老師，我是回來問你項鍊的事的。」努力迴避著老師熱情到要把我燒了的眼神，我低著頭從口袋中掏出項鍊。

要先說夢的事？還是怎樣.....

「那個，你是史帝華老師對吧？」就在我猶豫的時候，身旁的灰崎代替我開口問道：

「有關消失的三勇士和堤爾納諾的傳聞，你可以說一下你的看法嗎？」「我想了解一下學者們的意見。」

他那異常地一本正經的語氣把我和老師嚇到了，靜了兩秒後老師竟然很不正經的問。

「吶伊蕾，這個**一表人才、眼光獨到的男人是你男朋友嗎？**」

「誒？！」「很好耶，好一個大好青年.....」「不是啦、老師別再開玩笑啦！」

開完玩笑以後，老師開始進入正題。

「的確是如此，記得對於那個傳說的真假當時有許多的學者還不停地爭論著。」

「結果堤爾納諾真的存在的說法，因為**沒有任何對於提爾納諾的紀錄或是前往的通路或方法**的關係，最後的得到的結論是**提爾納諾的存在只是謠言而已。**」

「既然堤爾納諾只是一個傳說，那為了**追尋堤爾納諾最後消失的三勇士，特拉克、魯艾利和瑪麗**這3個人，也因為這樣被視為文學創作的產物，吟遊詩人之間非常流行的歌謠，只是個**虛構的故事**而已。」

「那麼，老師你自己的看法呢？」灰崎直直的看着老師「我想知道。」

「.....我偏向哪一方？」史帝華老師笑了一笑「我是偏向三勇士存在的那一方.....不對，如果是我的回答的話應該是.....」

「**這並不是相信與不相信的問題，三勇士是真實存在的。**」鏡片下眼神非常認真，就像是在說著一個事實一樣。

「啊哈哈，但是我不想被人看成瘋子哦~！」不過兩秒後他又回到那個人畜無害的傻瓜模式。

「伊蕾，我昨天交給你的這個項鍊.....」老師把手按在項鍊上靜靜的說著「這，就是我的**證據。**」

「這個鍊咀事實上是傳說中的三勇士之中**最出色的魔法師**，也是**我最自豪的朋友**，**特拉克**的物品。」史帝華的笑容還是非常自豪的樣子，細說著項鍊的來歷和他朋友的事蹟。

「咦？那就是說項鍊中的就是.....」「嗯嗯，項鍊中的少年就小時候的特拉克，旁邊那位美麗的小姐大概是他姐姐吧？」

「哦哦原來是姐姐~~」談到照片中的女性灰崎又開始起哄了。

「特拉克是一個以拯救人們並掌握女神降臨、堤爾納諾秘密的勇者，**以女神為一生目標的人.....**」

「他強烈的願望都留在這個鍊咀裡，所以伊蕾你才能在夢裡看到那時的記憶。」

說到這裡，老師的表情暗了下來，沉默了一會。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繼續說下去：「這是他到堤爾

納諾前，臨別的時候交給我的。」

「他說在一切都結束以後就會回來取回，叫我好好保管.....可是到了現在也仍然沒有半點他的消息...」

那雙淡紫色的眼睛有點濕潤，鏡片悲傷的泛起濃濃的霧氣。

「既然你也是受到女神呼喚的人，那麼在不久的將來也會踏上跟他一樣的路吧？」

從鼻音開始重起來的聲音可以聽得出，老師正忍著快要崩潰的悲慟，想要把這重要的話說完。

「如果你能遇上他，替我把這項鍊還給他.....」

=====

進入地下城的人們應該都曾看過，一個身上有著巨大翅膀、手裡舉著一把劍，以一種既溫和又有些悲傷的表情俯瞰著冒險者的女石像。這座石像是為了紀念在戰爭中為了保護我們人類而變成石頭的女神—茱麗安而製作的。

.....很久以前，魔族中的弗魔族繼續侵略人類世界，並殘殺無辜的人們.....雖然有些人因為受不了而與弗魔族誓死抗戰，但由於弗魔族的力量與智慧遠遠超過人所以人類一直慘遭挫敗.....茱麗安女神是在愛爾琳三位女神之下掌管戰爭與復仇的女神.....

因為她是為出征戰場的勇士與冒險者賜予祝福與庇佑，為他們所受的傷與戰敗提供復仇機會的女神。她深愛著人類，一旦弗魔族使人類身處危機狀態，她就會挺身而出，將人類從魔族的魔爪中救出.....

那件事情發生在莫伊芳芳圖拉平原上展開的第一次戰爭快要結束時，莫伊芳芳圖拉戰爭是代表人類的圖德爾一族與魔族的弗魔族對抗所展開的最初戰役。當時，教化的弗魔族將同樣為人類的皮爾波族派在前頭，向圖德爾族宣戰。

多虧在女神的庇佑下，由英勇且出色的戰士又身為國王的—諾亞的領導，圖德爾族將魔族教唆的皮爾波族擊退。可是在即將迎來勝利的最後一次戰役中，皮爾波族的戰士史萊使諾亞國王的肩上造成重傷，後來他被送往人類建構的要塞拉赫。拉赫是與弗魔族戰爭中建構的要塞；現代，已不復使用的要塞，我們稱之為地下城的空間。

雖然佔據對圖德爾一方較為有利，在圖德爾當中也沒有人質疑即將得到勝利，但由於偉大的戰士受到重傷，拉赫的氣氛還是很凝重。

魔族一直在等待圖德爾的領導者被送往人類的避難所拉赫，弗魔族從拉赫內部製造的魔族通道進行大舉的反攻。在主力軍士與領導者集中的要塞正中間有一個魔族製造出來...連接魔族地域的通道，從那裡不斷湧出的魔族，肆意地對要塞的人類進行大規模的屠殺。

人類的要塞變成了慘絕人寰之地，圖德爾族將面臨著失去主力兵力而戰敗的局面。諾亞國王雖然帶著負傷的身體對抗弗魔族，但由於傷勢太重，結果還是不支倒下。

就在那時，揮舞著黑色翅膀的茱麗安女神出現了。她用女神的力量阻止侵入拉赫內部的魔族，多虧她爭取了人類躲避的時間，使得許多人能撿回一條命。可是魔族也不是那麼簡單。雖然被稱為戰爭女神，但要僅憑一個人的力量抵抗那麼多魔族，從一開始就是不可能的，女神也漸漸感到力量開始透支了。最終女神利用僅存的力量，使用了被禁止的魔法，以自己的身體為擔保，將整個魔族的空間進行封印。

魔族被茱麗安女神的力量創造的封印永遠的封住，剩下的一些魔族也被勇敢的人類戰士所打敗。可是人們忘記了，女神使用被禁止的魔法需要極大的犧牲...女神在痛苦中化為石頭。即使知道自己會變成石頭的危險，女神還是要守護著人類。

後來,人類為了紀念與魔族的戰爭中取得的勝利,將女神的石像放置在地下城各處,以此來悼念她的犧牲.樹立在地下城中的女神像,就是那個時候的女神的模樣. **傳說在愛爾琳失去肉身後,她的靈魂去了神的領土堤爾納諾,並在那裡守護著堤爾納諾.**

.....就這樣,茱麗安女神幫助以圖德爾為代表的人類能在愛爾琳繼續生活後,就消失了.現在女神的容貌也只能在地下城才能見到.可是...從那以後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在茱麗安女神的祭壇前獻上祭品後,可將人移動到地下城中的某一個部分.

雖然女神變成了石像,但人們相信,即使她離開愛爾琳而去了堤爾納諾,也一直在守護著人類...所以人們一直尊稱她為人類的保護者,以及戰士們的守護者.女神一直在守護著我們,直到永遠.....
.....

我坐在教堂的長椅上,一邊讀著神父先生給我的書,一邊找著線索,看了一個下午眼睛都快要閉上來了。

.....字很多,果然要我這種頭腦簡單的人看書找資料很痛苦呢.....不過多虧這個過程,我總算對這個題目有點概念了。

夢中遇見的美麗女性就是書中所說的茱麗安女神吧?

目光停留在右下角的插圖上,女神正閉上眼睛一臉悲傷的抱著長劍,張開翅膀伸出手施展著禁忌魔法.....那個表情跟夢中看見的她一模一樣。

「女神為了拯救人類而耗盡力量,正在樂園沉睡著,所以現在請求我去堤爾納諾.....令她再次蘇醒過來?」我想著想著,不自覺的自言自語起來。

「怎麼可能?這不科學.....」就算這是真的,why me?我只是個連弓也拿不穩的菜鳥.....女神沒理由會選我去做這種大事啊。

相反,如果是灰崎的話.....

思緒朝著這個方向發展下去,內心又再一次失去自信.好想變得像灰崎那樣強,一點弱點也沒有,充滿自信直視前方.我真的很沒用,只會給灰崎帶麻煩.在希德斯特那次也是、如果不是我身體太弱倒下的話...

女神的請求對這樣怯懦又軟弱的我來說.....

「.....怎樣也辦不到。」「什麼辦不到?」

那從嘴唇漏出來的心聲被路過的修女安黛莉小姐聽到了,我正被她以一個好奇又灼熱的視線緊緊的關注著。

「嚇呢...」被她這種可愛的女生靠那麼近看著,我口吃的毛病又不爭氣的冒出來了。

「放鬆一點,等你整理好以後再慢慢說,我會坐在這裡聽你說的。」安黛莉坐下來溫和的笑著。於是我吞了吞口水,靜靜的問她。

「如果、我說是如果,神要你去做某件很大的事,你會怎樣回應?」

「嗯,我會感到很榮幸,然後**盡力去做自己能做到的,以行動回應祂的呼召。**」她露出最甜美最幸福的笑容回答著我的問題。

「可是你不會問為什麼嗎?」實在無法直視她身上散發出的光芒,我把頭垂下來

「.....像我這樣弱小的人配得被神差遣嗎?像我這種毫無用處的人有能力勝任嗎?」我沒自信能辦得

到，真的。

「配不配得這件事是由神來決定的，神選擇召喚你出去為他完成這件事，一定有祂的理由，不過最少能確定祂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

「我的心也曾被神大大激動，我以行動來回應，所以如你所見，今日的我成了個修女，終生在教會服事神。」

從她的笑容能看出難以形容的滿足，**回應神的呼召應該是一件幸福的事吧？**

既然差遣我的那位都認為我有能力做到，那麼我也放心的試試看吧。像是想要為自己打氣一樣笑了一笑，深深的把勇氣吸入肺部。而至於我目前能做的事.....是把覺得可疑的地方都調查一下，比如說**昨天入夜的時候發光的祭壇和光芒中的人影。**

「請問有沒有用舊了的長袍可以借我？」

TBC.

=====

“究竟有什麼事令這張美得傾國傾城的臉容充滿悲傷？”話說寫到這裡我其實是想把“美得傾國傾城”寫成“美得世界毀滅”那個是女神級別的美麗 國破家亡已不足以形容了

應該直逼世界級不過感覺太中二了所以沒有這樣寫XD

我知道這樣copy&paste

任務書的內容不是很好可是我實在想不了要怎樣解釋表達那個部分想過要節錄

可是書裡的內容都是重點的樣子所以不節了嗚.....

資料來源--http://mabinogi.fws.tw/how_library.php?bid=001051

2015.11.13 結構性改動

G1- P11. 三勇士，結義。

夕陽美麗的橘紅色落在大地上的萬物上，為生計勞苦工作的人開始陸陸續續踏上回家的腳步，我和灰崎也騎著路飛踏上歸途，回堤爾克那。

「灰崎。」馬匹以比慢步稍為快一點的腳步前進著，聲音不會很大，我在確定灰崎能聽到的情況下開口叫他。

「怎麼了？」「你有什麼想法？」
摸了摸掛在胸前的那個鍊咀，心裡想著老師剛剛說的話。

「嗯.....你問對晚餐有什麼想法？啊、好想吃咖哩啊。」「別鬧了，你知道我在問什麼的！」

被我吼過以後，他開始收起開玩笑的語氣，認真的回應我的問題。

「據老師的說法，三勇士的3個人都是真實存在的，而且應該是真的，因為其中一個人是老師的朋友，連當事人的物品也拿出來了.....」

「當年的三勇士，3個人都一去不回，從此消失在正式的歷史中，變成故事人物.....」

「真是可怕的單程車票，**如果我們跟隨他們的步伐的話，是不是也會消失？**」

「怎麼？！」從他的話裡我好像聽到一些不得了的字眼。

「感覺當年的那件事並沒有結束，**我想承繼三勇士的意志，替他們完成這個夙願。**」

坐在後面的我看不見他的表情，不知道這個時候的他究竟是像平時一樣自信的笑著還是認真的直看前方？不過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兩人的目標已經一致地指向同一個方向。

「你會來的吧？」「廢話，沒有這個想法的話就不會開始調查啦。」

「好！這下子就兩個人了，得把第3個人找出來！」

「對了，和哉.....不知道現在好點沒有？」調查的事忙了一整天，差點把生病的和哉忘了。

「應該還在睡吧？」「都快晚上了，怎麼可能？」

「反正等一下都要回去了，回去以後再去看看他吧。」馬蹄聲在杜加德走廊上咚咚咚的響個不停，歸心似箭的人在馬上搖晃著。

=====

雙腳陷到厚厚的積雪中，我以極其狼狽的動作抬起雙腳向前踏出每一步，再次來到這荒涼的北方雪原，希德斯特。

很冷，即使比昨天多穿了一件長袍，仍然無法抵擋這樣絕對嚴寒的氣溫。身體正不停的發抖著，想藉著震動自行發熱。有沒有暖一點我不知道，只知道現在的自己抖到連說話的能力也沒有。握著短劍的右手，過分緊張的用力死握著劍柄，讓那個地方的溫度比我的體溫還要高。

緊張是正常而且應該的，因為入夜之後隨時會有狼出沒，這次灰崎和伊蕾都不在，出現什麼狀況我也要自己處理，保護自身安全。身為一個弓箭手，其實我本來應該拿著背在後面的長弓準備才對，可是以我那命中率低的射術對著迎面衝過來的郊狼應該會慌張得手忙腳亂起來，我實在沒有信心在那種情況下命中目標.....拿著劍亂砍一統搞不好有機會能砍中要害把對方殺掉。

寒冷的溫度就像刀子一樣直接的穿過身體外的衣服和長袍，向著心臟不停進出抽插；與此同時，被寒氣虐待著的心臟正為著自身安全感到憂慮而劇烈的鼓動著。

好難受，好想回去.....這樣子的想法一直在腦子裡衝擊著我每一條神經，意志正在死命的與這些怯懦的想法交戰對抗著。

不行，不可以回去。如果現在回去的話不就跟昨天的自己沒分別了嗎？不是說要試著努力看看的嗎？給我振作一點吧。

對著雙手哈了一抹白霧，雙手才剛剛像破冰一樣回暖，皮膚重新有知覺，一下子又因為寒冷的氣溫變得冰冷起來。已經走到森林的深處，天空都被高大的樹冠遮蓋，沒辦法完整的看見。

『比起照著別人的話去做，這種事不是由自己親身經歷會更有趣嗎？』
腦海浮現出那個總是朝氣蓬勃的笑著的銀髮戰士.....

『竟然敢欺負我家可愛的小哉哉，不教訓你我還是戰士來的嗎？』
那個總是會擋在我前面為我出頭的人。

左手環抱著右手手臂，在沒有在意的時候長袍的衣袖就被抓得皺巴巴了。

『快點過來吧，阿哉！』『阿哉！』
每天瘋瘋癲癲的叫自己的聲音，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習以為常的呢？從什麼時候變得每天都很期望聽到的呢？

『消失的三勇士裡的特拉克？！』
我其實有察覺到的，雖然我們相遇到現在不是過了很久，灰崎偶爾會看著很遠的地方發呆。微微的感覺得出，灰崎跟我這個剛起步的新手不一樣，即使戰士的體格比較強健，身上的單薄衣服也無法把那經年累月的歷練完全遮蓋過來。他會來到這個小村落應該是因為完成某些事，出現在我面前是巧合，出手幫助我是出於好心。對他來說留在這裡陪我成長是一件浪費時間的事，他隨時也會快步的繼續往前走，然後把我留在後面。

把帽子拉下，輕咬下唇，踏出去的脚步重了一點。

.....我不要，不想一個人被留在後面。
雖然不知道路是通往哪個方向，不過如果灰崎他是要往那個方向前進的話，那就由我來全力的追上去吧！為了要站在他身邊並肩而行。到那個時候，這個怯懦的自己也會消失不見吧？好想變得更強，不止是身體，還有我的心。

身後傳來異樣的腳步聲，我轉身一看.....

=====

「灰崎，怎麼辦、啊！」少女緊張的從遠處跑過來，差點在廣場的石板階梯上絆倒，我連忙一個箭步上前把她接住。

「伊蕾，先冷靜下來。」
「可是和哉不見了、到處也找不到他！」我從她的眼裡看到一點內疚「果然不應該把一個病人就這樣留下來。」

我是灰崎，現在人在堤爾克那，正面對著一個很大又很麻煩的問題.....事情是這樣的，為了調查有關頂鍊的線索，我和伊蕾一起到了杜巴頓找伊蕾的魔法老師史帝華，詢問更多線索。我們把倒下了的阿哉留在堤爾克那休息，可是回來的時候不論到那裡也找不著他。

「怎麼辦.....」伊蕾已經急得快要哭出來，**慘啦、我最不擅長應付女人的眼淚的了。**

「.....別哭啦，這樣解決不了問題的。」
「**他是你朋友來的、你不會擔心嗎？**」豆大的眼淚從她淡紫色的眼睛湧出來，擔憂和內疚讓她整個人抖震著。

就在我正為一個女人的眼淚感到手足無措的時候.....

「咦，怎麼啦你們？」一把神煩的聲音從天而降，回頭一看正是戴著頭盔的警備員崔弗
「有感情問題嗎？**好好的談一談，珍惜感情，別輕易分手哦。**」

「**誰說我們是情人啦？怎麼每個人都說我們有一腿？**」我聽了後氣到咆哮，史帝華就算啦連崔弗也是這樣！

「.....崔弗，你有看見和哉嗎？」伊蕾拭著眼淚、吸著鼻子問崔弗。

「呃，我當值的時候看見和哉一個人往希德斯特的方向走了過去.....」

=====

吼嗚.....

我架起手臂，擋開迎面撲過來的郊狼，厚厚的長袍雖然擋不住寒氣，卻成功的從狼長滿尖銳利齒的口中保護了我的手臂。

用力把咬著手臂不住的狼往外甩出去，我揮著短劍上前想要乘勝追擊，狼卻聰明的伏下身子讓我的劍砍個空，我馬上反手握劍準備重重的插下去。

「嗚啊！」就在這個時候狼往上奮力一跳，把我撞倒在地上。

吼吼.....

還沒有來得及站起來，狼就整隻撲了上來欺在我的身上，頭探過來靠近我的臉想直接咬下來，我用剛剛被牠咬住的左手手臂架住牠的脖子阻礙牠，可是那噁心到極的口水卻源源不絕的落在我的臉上.....

感覺快要找到什麼線索、我不能在這裡死去的！

可是再這樣下去也沒辦法撐多久，我快不行了，左手在抖.....我咬緊牙關，右手緊緊的握著劍，直接往狼的心臟用力捅插過去。

撲滋！嗚嗚.....

狼發出痛苦的哀鳴，響徹整個森林。腥濃而溫熱的液體飛濺而出，噴得我滿臉也是。

「嘎.....嘎.....」殷紅色的血漿哇啦哇啦的掉落在我的長袍上，壓在我身上的軀體動也不動，完全變成一具屍體。

是我殺的.....第一次近距離用劍、這樣插進去.....好想讓灰崎看到呢。

狼的屍體有點重，以這個躺著的姿勢很難把它推開，我試著轉身側躺，讓屍體滾到一旁。不知道是因為驚嚇還是過度的緊張，站起來的時候手腳有點抖。就在我撐著杉樹，準備繼續往前走的時候身後傳來一聲高聲的喊叫。

「.....和、和哉！」

聽到聲音回頭一看，一個意料之外的人從遠方匆忙的跑過來。長袍的帽子被撲面而來的寒風吹到後面，灰銀色的長髮隨風往後散開，紫眸在淚水的滋潤下變得水亮，白皙的雙頰因劇烈奔跑染上紅暈。

是伊蕾.....果然長得很美，很好看.....等等，為什麼伊蕾她會在這裡？

正在我大腦混亂的時候，伊蕾已經一整個撲了過來抱住我大哭。

「.....擔心死人了，你沒事吧？」

「沒、沒事.....啊，現在還是不要抱我好了，衣服、會弄髒哦。」

聽見我的話，伊蕾把我抱得更緊。

「傻瓜，現在不是說這種話的時候吧？」「我們真的很擔心你啊.....」

耳邊傳來她沙啞的聲音，這一刻我就像當了石化了一樣呆呆的讓她抱住，雙腳失去力量的跪倒在地上。她的身體緊貼著我，很溫暖，很溫暖。

「.....你這個死傢伙，把我嚇死了你知不知道？」

腳步聲從不遠處傳過來，我抬頭過去發現灰崎也來了。他低著頭，眼睛裡閃爍著怒火。灰崎本來就很高大，現在看起來更雄偉更有壓迫感更恐怖.....他跟我之間的距離愈靠愈近，我害怕得閉上眼睛。結果他在我頭上給了一記手刀，然後跟伊蕾一樣狠狠的抱著我。

「明明剛剛才倒下，別做這種事嚇大家好不好？」

「.....對不起。」「沒有想到你們會擔心，對不起、對不起.....」

鼻子一酸，顎骨不受控制的顫動著，聲帶也跟著內心一起震動著。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淚水像熱泉一樣從眼眶湧流而出，沿著雙頰淌下來，落在他們的長袍上。喉嚨彷彿無法自由的發出聲音，只能一直一直含糊的發出「對不起」這3個字的讀音。他們來找我啊...是幻覺嗎？好開心、好感動、怎麼辦？眼淚停不了下來。

=====

=====

「阿哉你怎麼一個人跑到這種鳥不拉屎的地方啦？」拭去了阿哉臉上的淚，追問這個我很在意的問題。

「我、我夢見了黑色翅膀的女神，很在意所以開始調查起來。」卻沒想到他的答案竟然出乎我意料之外。

「是戰爭與復仇的茱麗安女神嗎？」伊蕾聽了以後也很興奮的樣子。

「我到教會問了，也看了書，應該沒錯了。」

阿哉也夢到了女神，那就是說他也是受到呼召的人，他就是第3個人了。

「怎麼嘛，原來第3個人就是你啊！」「第3個人是和哉真的太好了呢。」

面對我們兩人的反應，阿哉露出一個可愛又無辜的表情一頭霧水的看著我們。

伊蕾按著阿哉的雙手，就像是要讓他明白一樣慢慢的說：「其實是這樣的，我和灰崎跟你一樣，我們都夢到女神，她向我們發出呼召請求我們到堤爾納諾去，雖然不知道是要去做什麼啦.....」

「把她拯救出來，她失去了力量，現在變成了石頭，正處於沉睡狀態。」阿哉把伊蕾的話接下去補充著。

「哦？很厲害嘛，調查到我們不知道的情報呢。」

明明之前也只是躲在我後面畏畏縮縮的，現在竟然敢一個人到晚上雪原調查。是什麼可以讓你產生這樣的變化？倒躺在地上的屍體胸口湧著血，野蠻又豔麗的把地上純白的雪染血一片腥紅。是阿哉殺的吧？

之前只是對著狐狸而已也是慌慌張張、笨手笨腳的拉弓，箭總是射不中、老是被一群狐狸追打，現在竟然親手用劍殺狼.....一不留神就成長了那麼多，真的不能輕看你呢，阿哉。

我用衣袖抹了抹他臉上的血，臉上忍不住泛著笑意。阿哉先是看著我愣了愣，之後像是想起什麼似的肩頭一抖。

「對了，我們要快點到祭壇那邊才行。」「嗯？」

「怎麼啦？」「昨天晚上灰崎抱我離開的時候，我看到背後的祭壇發光，光芒中間好像有一個人.....」

「那我們快點出發吧，快入夜了。」我和伊蕾伸出手，把有點腿軟的阿哉拉起來，然後3個人一起往森林最深處的祭壇前進。

相傳關羽、張飛、劉備有桃園三結義，今日我們在雪原上也成為了彼此無可取替的同伴，是一起拯救女神的三勇士。沒有滴血為盟，只有彼此信賴的笑容和最溫暖的擁抱。看起來很弱但一點也不可以輕看的和哉，還有本來以為是個不可一世的婁子後來卻發現原來挺有情有義的伊蕾，我們這個隊伍感覺還挺有意思的呢。這個時候應該只有我一個人心裡獨自想著這中二到極同時又熱血到燃的感想吧？

寒冷的北風吹刮著我的臉，與記憶中那帶著海水氣味，卡普的海風重疊了。

那間在崖坡上的屋子.....那個孩子大概會氣我吧？就這樣把他放下不管讓他自生自滅，雖然有鄰居交代過，可是還是有點對不起他的感覺，明明還是個小孩就吃那麼多苦，當初答應會好好照顧他的，可是現在我卻拋下他一個人，自己出來了.....

無視我心中的多愁善感，荒涼的北方雪原仍舊飄著雪，純白色、不帶任何情感的雪，純粹又美麗的雪。

既然是我自己選擇的，這條路我就一定會走到最後。即使這將會成為我的結局，我也心甘情願。雪地上留下了3隻前進的足印，目標是樂園堤爾納諾，3個人一起去，結束了以後3個人一起凱旋而歸。這次我也，不會再逃避的了。

TBC.

=====

2017.4.3

大型改動。以前的我常常會寫一些莫明奇妙的東西，對白怪怪的、用字也怪怪的，看到也會忍不住動手修改。

HAPPY BIRTHDAY TO ME ~！又老一歲了，唉。。

陽明山的4月還是好冷，坐了一晚現在手冰腳冰的.....沒辦法啦，作息亂掉了，反正這幾天連假。

你問我晚上都做甚麼？先是在FGO**集火種，再回瑪奇**練魔法((這個遊戲廚...

然後繼續編輯小說.....快點搬完就可以開始寫新的進度了，雖然還有期中期末。。。。

今天先到這裡吧^^

好歹也是生日，想落山食好西XD

G1-P12. 特拉克

白雪就像長著薄翅的天使在冷空氣中降下，落在我的毛領外衣上，就像甜品上粉末般的糖霜一樣好看。往森林的盡頭進發，到了昨天看到會寫字的熊的祭壇，只是.....

「呼呼呼.....」看見的卻不是昨天的熊。

「咳、咳....是闖過了這冰原中的一個結界啊。」

沒有屍體，沒有血跡，也沒有打鬥的痕跡，祭壇的中央站著一個穿著橘色長袍的金髮男子。他緊閉著嘴唇，看著這邊。金色的捲髮、淨白無瑕的皮膚和完美的下巴給人一種和善的印象，祖母綠色的眼睛彷彿散發出一股暖流。

在那個夢裡見過，這個人是.....

「特...特拉克？怎麼會？」我雙眼直視著眼前的人，沒想到能在這種地方看到**傳說中消失的三勇士的其中一個人**.....

「甚麼特拉克？」穿著長袍冷得微微發抖的和哉有點困惑的看著我，我才想起我還沒有跟他說過有關消失的三勇士的事呢。

「伊蕾你怎麼了？」灰崎則是察覺到我的異狀過來拍拍我的肩頭

「話說昨天的熊呢？」

「.....抱歉讓你受到驚嚇。」眼前這個曾經在我夢境中的男人看見我極為震驚的表現，臉上帶著有點不好意思又充滿善意的笑容向我道歉。嗓子很溫和，就像是在冰天雪地上的一杯溫水一樣。

待我們3個人都看過去以後，他又再對我們說：「我就是你們昨天在這裡遇到的熊.....那是我另一個樣貌。」

「.....啊、對了，我忘了為你們之前帶給我魔力藥草的事說聲謝謝，謝謝你們。」

「雖然我白天需要吃魔力藥草來減輕我身體的痛苦，但是在夜晚我變回人型的時候又會對藥草的魔力產生抗藥性反應，到了早上我又變回熊的模樣.....」

接觸到新的知識，身為魔法科的學生同時也是藥劑師見習生的我興奮得想馬上拿手記把聽到的抄下來。

「因為一些原因，我成了這種必須要攝取大量魔力才能活著的體質.....」

日間的我也只是外形變得像熊而不是實質變成熊，不然昨天我說不定會動手襲擊你們呢。」

「哦哦，原來是這樣的.....」我已經忍不住拿著手記抄起上來了。

「嗯.....」特拉克看見我在抄筆記就笑了一笑繼續說下去「魔力藥草含高純度的魔力，在正常情況下，沒有任何一種生物能一次攝取這麼大量的魔力。」

「藥水中毒的原理某程度上跟這個相同.....」

就在我正抄得起勁的時候，特拉克忽然把魔力藥草的話題停下來，有點擔心的看向我身後。

「那個，你還好吧？」「...還，還可以的.....」身後傳來和哉顫抖著的聲音，我轉身看過去，跟他的聲音一樣，和哉整個人抖得很厲害。在旁邊的灰崎伸手把和哉拉到懷裡，想借自己的體溫讓他暖一點。

「.....灰、灰崎啊，你住手別抱我。」

「年輕的米列希安啊，特地在晚上前來這片荒無之地，應該是有什麼原因的吧？」
「是不是想問我些什麼.....難道你們也夢到.....女神了嗎？女神提示您們要到提爾納諾救她嗎？」
面對特拉克的提問，和哉跟灰崎默默的點了點頭。

「這麼說你們是來詢問我前往提爾納諾的方法吧？」
「其實是因為沒什麼頭緒，所以想著能調查的都調查一下.....」

「**放棄吧。**」這三個字，硬生生的把和哉的話打斷，就像是一盆冰水直接淋在我們正火熱起來的決志上。

「那裡不是活著的生物能去的地方。」
「.....請你們放棄吧。」

這個人真的是特拉克嗎？那個特拉克，那個為了女神和提爾納諾跟同伴一起往前衝的魔法師嗎？實在難以想像這樣的話出自三勇士的口中，這個人真的跟昨晚夢中看到的那位特拉克是同一個人嗎？我抬頭看過去，想要看清楚眼前這個人。

.....那頭微捲的柔軟金髮在冷空氣中輕輕飄逸，下巴依舊完美得無可挑剔，這個人的確是特拉克。在晚上的雪影比對之下，本來淨白無瑕的臉變得像喪禮上的白蠟燭那樣蒼白。祖母綠色的眼睛，失去了在夢中看到的那希望的火焰和憧憬的光芒，只剩下一抹濁不透光的墨綠。

為什麼.....「**為什麼？**」
在我心裡冒起為什麼的同時，灰崎以極度冰冷的聲低聲喝道。

「這個不是一個很認真的決定嗎？」
「為什麼放棄了？」「灰崎啊.....」

這個時候的特拉克垂下頭，**好像低聲說了什麼，我聽不清楚他說了什麼。**
然後他隨即抬起頭又說：「看樣子您們不太清楚那裡是什麼地方.....若執意要去的話希望您們能先去看一本書，<<永恆之地. 提爾納諾>>.....您們去杜巴頓的書店找找看.....」

「那本書我早就看過了，也知道學者和書所提及到沒有**合理證據指出提爾納諾是真正存在的觀點**，」
灰崎把背包裡的書拿出來憤憤的摔到地上，很激動的吼「問題是你.....不對，你們不是相信樂園是存在的嗎？為什麼動搖了？為什麼放棄啊？」

和哉把地上的書撿了起來讀，我若有所思的看著這個突然莫名開始起火爆發的人。
灰崎、太激動了，激動得太不合理了。也許他以為把自己收藏得很好，可是我可以看出來。
你是放下了什麼來踏上這條三勇士之路的吧？灰崎。

=====

晚上的雪原失去了日光的照耀，氣溫真的很低，不過我一定要撐住，因為事態的發展真的出乎意料之外。

「放棄吧。」「.....請你們放棄吧」

祭壇上的熊原來就是當年三勇士之一的特拉克，然後這位曾經拼命尋找樂園的勇者居然叫我們放棄...

...

「這個不是一個很認真的決定來的嗎？」「為什麼放棄了？」

「灰崎啊.....」見灰崎又開始激動起來，我連忙把他拉住。

特拉克聽見灰崎的問題後垂首，以小得幾乎沒有人聽得到的聲音說了一句話。可是我肯定我有聽到。

「看來你還不知道那位女神的真臉目呢.....」

不過他馬上又抬頭，以很凝重語氣告誡著我們：「看樣子您們不太清楚那裡是什麼地方.....若執意要去的話希望您能先去看一本書，<<永恆之地. 堤爾納諾>>.....您們去杜巴頓的書店找找看.....」

女神、真臉目.....聽到這兩個關鍵字，我腦海冒出一些很不好的猜想。

不會吧？我想太多了，不過我肯定特拉克有這樣說的，雖然我很希望是我聽錯.....

實在無法狠下心懷疑這樣軟弱地向我們求助的女神，即使以貌取人是不對的，可是我比較願意相信之前讀到的那本書所說的話。

.....我始終覺得女神是無辜的。

「那本書我早就看過了，也知道學者和書所提及到「沒有合理證據指出堤爾納諾是真正存在」的觀點，」灰崎一邊激動的說著一邊從背包裡掏出一本書，氣憤地掉在地上，就是他所說的那本<<永恆之地. 堤爾納諾>>

「問題是你.....不對，你們不是相信樂園是存在的嗎？為什麼動搖了？為什麼放棄啊？」

我把書從地上撿起來，快快的看了一看。雖然決定要一起去堤爾納諾，不過我有太多事還沒有搞清楚.....在這條路上走著的有三個人，只有我一個人是還沒有搞清楚狀況，真慚愧。

「想我們放棄，最少也要告訴我們為什麼要放棄吧.....」伊蕾走上前向特拉克追問。我用手指夾住書頁，注意力從書的內容回到特拉克身上。如果他是三勇士的話，那就是說他當年也許有到過樂園.....

『看來你還不知道那位女神的真臉目呢.....』『看樣子您們不太清楚那裡是什麼地方.....』

連三勇士都要放棄的理由，究竟是什麼.....難道真的跟女神有關？

白晝的日光在遠方的天際蠢蠢欲動，急不及待的想要光照大地。

「真想跟你們再聊多一點，可惜已經沒時間了。」特拉克看著漸漸轉亮的天際，笑著終結對話。快要天亮了。

「我還會再來的，特拉克。」灰崎竭力的抑壓著快要爆發的情緒，對特拉克預告著

「希望你下次不要迴避我的問題，直接告訴我真相。」

「請你不要再來，把今天的事和我的存在一起忘掉吧。」特拉克平和有禮的點頭道「就算還記得也請不要告訴別人，拜託你了.....」

艾維卡消失，白晝來臨。祭壇被白光包圍，光芒漸漸增強，無可奈何的閉上眼簾阻擋刺眼的強光射進視網膜，到眼睛再次張開的時候，特拉克的身影已經消失了，只剩下昨天看到的熊。

雖然知道牠就是特拉克，可是身體變成熊失去了說話的能力，再問下去也得不到什麼答案.....

「今天先回村子去吧.....」伊蕾代替我提議著，旁邊的灰崎卻一屁股坐到祭壇上，一副賴死也不要走的樣子。

「灰崎，要走啦.....我們回去吧？」「阿哉你們先回去吧，我要留在這裡等日落。」

「你瘋了啊？！」伊蕾聽了後露出初次見面時的暴怒樣子

「要再問也等下一次再問，現在先回去，你不餓啊？」「不餓。」

吼 - - - !! 砰 !!

就在灰崎還坐著鬧彗扭的時候，面前的巨熊忽然發出一聲響徹森林的怒吼，熊掌直直的往灰崎的頭上重重的擱了下去。這一下來得太突然了，即使灰崎能反應過來也很勉強才能避開這一擊，動作連爬帶滾，狼狽得很。

『.....日間的我也只是外形變得像熊而不是實質變成熊.....』

奇怪？如果是特拉克的話為什麼他要攻擊我們？我看向從地上站起來的灰崎，他也是驚訝得睜大眼睛。

「和哉，我們走啦！」伊蕾則是二話不說，一手拉著我一手扯著灰崎就往村子的方向跑了起來。可能因為特拉克現在看起來真的太凶暴了，剛剛還在鬧扭的灰崎也沒有再說什麼，乖乖的任由伊蕾牽著就跑。我們就在吼叫聲之中離開了北方的雪原，一直往昨晚走的路的返方向跑去，經過雪人一族的部落，穿過黑木吊著油灯，回到堤爾克那。後來才發現熊並沒有追上來。

今天的希德斯特依舊下著雪，雪地上多了三組折返的足印，充滿著不甘心。

巨熊在獨自留在祭壇上嘆息。森林一片寂靜，知道真相的人沒有說話，把答案以沉默和絕望封印在這千年的積雪之下。

TBC.

=====

「看來你還不知道那位女神的真臉目呢.....」這一句設定上只有和哉聽到，畢竟是感知比較強的弓箭手嘛^^

特拉熊最後沒有任何異常，只是想把3人趕走而已XDD

2017.4.16

考試週偷偷上來更新，沒能力修正太多^^"

.....我可能會不夠分轉系，好驚...好不安、好大壓力.....

G1-P13. 現在該做的事

『放棄吧。』

『那裡不是活著的生物能去的地方。』

『.....請你們放棄吧。』

『看來你還不知道那位女神的真面目呢.....』

女神是正還是邪還是先不要懷疑，我想知道結局，我想解開這些話背後的真相。
不過啊.....

.....不放棄的話，接下來應該做什麼？

咕咕噠、咯咯噠、咕咕咕、在銀行旁邊的空地有很多雞，公雞、母雞、小雞，千辛萬苦的把這些雞趕到旁邊的雞舍去，再把一隻企圖越過去混進雞舍的紅狐狸嚇跑，終於把這個空間騰空了。插好用來當靶子的木樁，拉開一點距離，握著長弓，靜靜的拉弦上箭.....聽著弓弦被拉緊聲音，我盯著箭頭指著的目的地。

昨晚在雪原一下子經歷了很多事，大概是來了這邊以來發生得最多事的一夜，鼓起勇氣踏出開始的一步，本來只是想著冒著危險也要自己試試看，沒想到竟然能殺到一頭狼，找到變成了熊的三勇士，他叫我們不要去樂園.....

真的要說的話，比起之前我更加想去堤爾納諾了，不再是因為想跟著灰崎他們，而是自己對事件背後的真相冒出了好奇心。

沙沙...沙.....樹葉被夏風吹得沙沙作響。釋釋.....釋釋...釋釋.....蟬聲在夏風之伴奏中奏起仲夏的奏鳴曲，心跳和思緒也莫名跟著鼓動起來。

灰色的長髮在記憶中隨風拂動，那水靈靈的淡紅色眼眸在腦內揮之不去。被自己逐漸增強的心跳聲擾亂，好不容易凝聚起來的專注力一下子被打亂了，握弓的手開始發抖，箭矢也跟著左手搖搖晃晃，慢慢偏離原來瞄準的目標。最後，還來不及把心情調來，拉著弦的手就不小心鬆開，箭就這樣朝著錯誤的目標飛去。

以前看過很多小說，角色戀愛中的心理描寫也看過不少，不過感覺這種東西好空泛，我實在無法在實際經歷過之前理解這個感覺。這種在心裡一直想著某個人，心裡不止息的鼓噪著的感覺**是不是就是書裡常說的戀愛？** 嗯...再試試看，想一想那時候.....

「.....擔心死人了，你沒事吧？」

「沒、沒事.....啊，現在還是不要抱我好了，衣服、會弄髒哦。」

聽見我的話，她把我抱得更緊。**心跳愈跳愈快，血液在我的體內流通、運行著，體溫開始升高。**

「傻瓜，現在不是說這種話的時候吧？」「我們真的很擔心你啊.....」

耳邊傳來她沙啞的聲音，這一刻我就像當了機一樣呆呆的讓她抱住，雙腳失去力量的跪倒在地上。**她的身體緊貼著我，很溫暖，很溫暖。**

嗯，女生的身體好柔軟.....等等，我、那時我被女生抱了？！！！！

感到自己臉上的溫度正在飆升，我拍拍自己的臉，吞了一下口水。所以這就是喜歡？還是單純的害羞而已？想了一下，臉上又一陣熱.....好啦！夠啦！冷靜一點，目前最重要的是好好練習啊。深呼吸，我再次默默的拉弦.....

=====
=====

目前調查正處於膠著狀態，我們可以做什麼？回去以後反覆想了一晚，對於我來說我最應該做的也許不是調查，而是.....

「啊啊，真是沒志氣啊我.....」久違的穿著校服，站在學校門外，糾結著究竟要不要進去。躊躇滿志提交了休學申請，想著要轟轟烈烈的大幹一場的，這麼快就回來，我甚麼面子也沒有了.....

「啊咧？這不是我們的校花？」不懷好意的聲音從身後傳來，一聽就知道是熟人（而且還是仇人），真是冤家路窄。

我擺出很久沒有在自己臉上出現過的表情，轉身冰冷的視線看回去。

「我們這麼久沒見，一回來就這樣瞪人？」「啊不對啦，應該是問為什麼這麼快就回來才對，那時候不是說要幹什麼大事的嗎？」

言語裡赤裸裸的帶著刺，那種來看你「**要死了沒**」的嘴臉真的很噁心。

「說完了？」

就在我正打算說什麼回應的時候，有一人拍了拍我的肩頭用比平日的我更冷漠的聲音說著。

「是、是萊德？！」「那個近戰系第一名的萊德？他不是到了塔拉參加騎士大賽的嗎？」

「我昨天回來的。」長年冰封的撲克臉上露出一抹春回大地一樣溫暖的笑容，尤如冰川融化，不過大家都開始戒備著，因為同校的人都知道，這是一個準備爆發的腹黑笑容。在那個笑容出現以後這個灰黑色頭髮的魔王單人匹馬幹掉一個盜賊團.....這不是傳聞，我和很多同學都有看到，連武器也不用徒手就滅了對方的團，對方把贓物留下逃跑還笑著追殺.....單是那雙霸氣的金色眸子就足以把人嚇得閃退，更何況他跟我一樣是擁有不死身的米列希安，真的打起上來贏得了嗎？

像平日一樣，大家都嚇得直接閃了。

「很久沒見了呢，萊德。」我平淡的向身後魔王打了一聲招呼。

我在學校是出了名冷漠的冰山女王，像個大魔王一樣的萊德會出手幫我這種人解圍並不是大家想的那樣，那種學霸愛校花的偶像劇情節才不會發生在我這種個性不可愛的女孩身上呢.....

「啊，伊蕾你回來了！？我好想你啊！」一個穿著校服的女生從校門出來看見我就過來一把抱著我，她是我的好姊妹尤菲。

「尤菲，你下課了？我們去吃點心吧？」剛剛還站在我旁邊的萊德飛也似的往尤菲撲過去。

灰粉紅色的長髮整齊的梳成公主頭，成熟的臉上那可可色的眼睛閃爍著一點星光，臉上總是掛著暖暖的笑意。這樣的尤菲真的好可愛，她才是真正的校花，萊德會喜歡她也是正常的。

「**離我姊姊遠一點！**」一個個子長得比尤菲小的金髮男孩突然跳出來擋在尤菲前面，跟尤菲一樣的可可色眼睛充滿敵意的瞪著萊德。

那孩子叫尤紀，今日也是一樣以自己小小的身體保護著姐姐，真是護姐心切，戀姊情結啊。

我們幾個都是米列希安，因為各種原因來到這所學校唸書，萊德是我們學校近戰系成績第一名的大變態，尤菲和我都是魔法系的學生，尤紀比高等部二年級的我們小兩年，目前的班級是初等部組弓術系

三年級。他們算是我為數不多的朋友，我很喜歡他們。

「對了，伊蕾姐你不是說休學了嗎？怎麼又回來？」尤紀看著我問道。

「稍微遇上了一點問題，說來話長.....嗯，我決定做我目前能做的。」

不要怕、不要怕，這一點也不羞愧，這是我自己深思熟慮以後再想出來的做法，挺起胸膛吧。

「尤菲，魔力融合的部分我還是不太明白，可以再教我一下嗎？」「嗯，沒問題，隨時都可以哦。」

我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了。灰崎、和哉，現在的他們在哪裡？大概也是在努力著吧？特拉克的話讓我很在意，我想知道當年的真相，我想盡量讓他息懷，把當年他們沒能完成的某件事完成、在一切都告一段落後才把那個項鍊還給他。我沒打算要放棄啊，只是要花一點時間才可以回到你們當中了。等我一下吧，我會盡快回來的。

我回頭看了一眼北方的天空。

=====

啾！嗒！

啾-----嗒！

上箭，拉弦，瞄準，放箭。

這樣的動作我重複的做了一個早上，不遠處用來當靶子的木樁還是跟最初一樣，連一發也沒中過，光滑的表面就像是在嘲笑我的努力一樣。

下定決心要努力練習，可是越射越提不起勁。一直都射失，真的射到不想再射了。即使是這樣，我還是再次從身後的箭筒拿了一枝箭，一邊試著鼓勵自己一邊默默的拉下弓弦.....

啾----嗒！

意料之內，這一箭再次落空，在不遠處的草地上著陸。

沒精打采的把手放到身後想要再摸一枝箭卻摸不到，把箭袋抽過來看才發現自己又射完了100枝箭...
...如果有**百發皆失**這種稱號的話我肯定不用半天就能拿得到.....是說，這距離太遠了，以前打狐狸哪有這麼遠？箭不是衝力不足在中途落下就是在用力拉弦的時候發射的方向歪掉了。不過作為弓箭手這樣的距離應該很簡單就做到吧？

頹然的跌坐在草地上，手上的弓隨意的擱在旁邊，撫摸著空虛的肚子，我靜靜地看著今日也放晴的天空。

特拉克的話沒有把我的決心動搖，真正打擊士氣的是**整整一個上午都沒有射中過一次**的這個失敗到極的練習成果.....咯咯噠、咕咕咕、聽見母雞們的驚叫，我回頭看過去，那隻被我趕走的紅狐狸又想過馬路去雞舍玩了.....

「你這傢伙.....」 啾-----！

就在我打算起來去把牠趕走的時候，箭矢衝撞空氣發出的嗚叫在耳畔疾飛過去，一根赤紅色的箭在我眼前擊中了那一隻一直想闖過去雞舍的紅狐狸，箭頭貫穿牠的身體，直接落在我射了一個早上都零命

中的靶子上。

眼睜睜的盯落中靶的箭，還有釘在靶上的狐狸。剛剛擦耳而過的箭鳴，那聲音充滿著力量，威力大得能讓人感覺到死亡。

靶子上的狐狸，死了。剛剛還在跑的狐狸，現在成了一具沒生命的屍體。

對著在雞舍搗亂的小偷我也許真的太多愁善感了，可是想仔細的想一下狐狸是在跑著的，是個移動的靶啊...

這一箭是誰射的？好強.....我完全感覺不到身後有人，想著想著呆呆的轉過身看看後面，發現後面根本一個人也沒有...咦？不、等等.....我在銀行旁邊的空地練習，後面的廣場平時就沒什麼人，今天也一樣一個人也沒有。只是再遠一點，在廣場後的土坡上，那棵大樹下，站著一名手持長弓的女子。

紅。對於這個人，第一個感覺是很紅.....

從老遠就可以看到頭上那鮮明的紅，一頭像烈焰一樣火紅紅的頭髮束成短馬尾垂在腦後，手上拿著弓跟我用的長得不一樣不過也是一抹艷紅，霸道的用鮮明的色彩宣告著自己的存在，在一身性感的黑色騎士服造型中尤其突出，眼睛倒是有別於這激烈的色系，是有如金屬一樣冰冷的銀灰，像劍一樣銳利，又像沉默的湖水一樣平靜。

這名女子向著我直直的走過來，瞟了一眼靶子附近插滿箭的空地，拍了一下我的肩頭，冷冷的掉下了一句：「加油。」

夏蟬仍然在叫著，令人煩燥的聲音在耳邊死纏爛打，像個不見停息的輪迴一樣。樹上的葉片因著風的流動沙沙作響，清涼的夏風落在我的身上，把上午辛苦流下的熱汗吹成冷汗。即使對方看來並沒有帶有什麼戲謔的意思，不過這種實力上的差距還是讓我難堪到想哭出來。努力的安撫自己的情緒，卻無法為這個時候的自己說什麼反駁的話，因為自己的確弱得不像樣。

我還要這樣到什麼時候？會追不上灰崎他們的。

再快一點，我想進步，愈快愈好.....如果我可以再強一點就好了。怎樣可以變強？我還欠缺了什麼？.....想變得強一點。

「請收我作徒弟吧。」

心裡充滿著想要進步的想法，我鼓起勇氣上前抓著這個陌生人的衣袖。

「請你教我射箭，求求你。」

TBC.

=====
=====

2017.4.29

三勇士這3個人物的原型，在不斷摸索、設計的過程中，

也許是無心、或許是有意，我把自己其中一部分的特質分別映射在這3個人身上，

伊蕾和灰崎先不說，和哉這個角色正好體現我的努力和失敗，那種不見成果、沒有突破的挫敗。

一次又一次，在和哉不停努力拉著弓的同時，我也開始卡稿寫不出，從1個月固定會更新一篇，到3個月，然後是半年。

在紙言這裡可能看不出，巴哈現在更到P20的進度究竟實際經過了多少時間，在每一天應付著自己不想讀的科目，空餘時間打開文件和筆記，半個字都寫不出來。

到後來作息也亂了，睡到天黑起來出門一個人去麥當勞吃點東西，抬頭看著頭上的星，想起自己現在是一個人在外地，開了MP3，正想找夕日坂來聽才想起明明離開的人是自己，有甚麼資格聽那首歌自憐.....

明明是為夢想，離開自己很喜歡的朋友，明明連對出國本身也充滿恐懼也鼓起勇氣出來，現在這個樣子算怎樣？

點解我可以咁冇用，乜都做唔到.....

『努力的安撫自己的情緒，卻無法為這個時候的自己說什麼反駁的話，因為自己的確弱得不像樣。』

不停的失敗，一次又一次讓身邊的人失望，我自己也不知道該怎樣努力下去了？

找個人來告訴我吧？我不懂為甚麼...我總是寫不出(射不中)、寫不好(射不遠)？誰可以來指導我？

和哉算是找到老師了，那我.....

啊啊，我懂了，直接去中文系不就好了？不過我這成績要轉系轉得了嗎？

愈寫愈激動，抱歉讓你看到這種廢話^^"

P14應該會在短期內搬過來的了，祝好夢，晚安。(拭笑

G1-P14. 巴里地下城

蠟光照亮著空洞洞的走道，礦物和砂岩特有的銹紅色在此處無限迴盪映。
這裡今天也是一樣安靜...無聊死了.....誰也好，趕快帶我離開這裡吧。

嗒嗒、嗒嗒、走道上鋪列著礦車專用的鐵軌，在鐵軌上寂寞的走著一個人。
吶吶，這位先生，你會帶我離開這裡嗎？

.....聽不到呢。

×月×日

很久沒有寫過日誌了，翻過去看上一次的紀錄已經是離開卡普之前的事了.....不知道岬現在怎樣呢？

.....入正題！入正題！目前正展開有關黑色翅膀的女神和樂園的調查，目前的目標為找到堤爾納諾。
特拉克那個混帳。不說就不說嘛，還一掌攔下來，幸好我躲開了，不然真的攔中了怎麼辦？會死人的！
我不會就這樣罷休的！絕對會煩到特拉克把真相說出來為止！

×月×日

昨天晚上也去找過特拉克，還是什麼也不說，今晚再找他。

×月×日

還是什麼都沒有說。

×月×日

沒有什麼值得記錄，完。

.

.

.×月×日

天氣開始轉涼了，已經開始沒那熱。

提爾克那的麥田也到了收成的季節，村民都忙著下田收割，看來今年收成不錯的樣子。

.

.

.×月×日

煩了特拉克一陣子以後，他終於受不了，給了我一張地下城的通行證，是班克爾的巴里地下城，有進展了。

×月×日

找不到阿哉，伊蕾也不見了。

可能大家都有事要忙呢？都是米列希安，在本來的世界裡也有生活嘛.....

.....本來的世界啊，我還剩下多少天？這個世界又剩下多少天？得快一點了。

×月×日

對巴里地下城的印象嗎.....

以出產鐵礦聞名，是目前歐拉大陸上唯一一個被有系統地經營開採著的地下城。只知道這些而已。很久沒有一個人行動了，自從遇上阿哉以後每一天都很熱鬧，突然發現一個人起來的早上，出門沒看到某個努力的傢伙原來還會寂寞的啊。

也許他們是在我不知道的地方默默努力吧？好，那麼調查的工作就先交給我吧。

路飛還在，物資也準備好了，我現在就出發過去班克爾。

×月×日

有別於一般潮濕陰冷的地下城，這裡非常乾燥。走道上有鐵軌呢，我下到巴里了。

×月×日

.....還以為是個很難的地下城，沒想到都是一些兩三下功夫就能搞定的怪物，難不成特拉克在打發我嗎？

還是不要大意好了，畢竟還沒有打到最後，通常守在最後的首領都很強大。

題外話，撿到一隻有趣又厲害的伙伴，它叫小舜，是一隻會用瞬間移動魔法的妖魔，一上來就討吃的，馬上就當朋友了。

×月×日

找到最後的房間了，就差鑰匙。

PS.小舜溜走了，嘛算了。

嗒嗒、嗒嗒嗒.....又是他，今日也是一個人在鐵軌上走著。

.....我能抱有一點小小的希望嗎？

血一樣鮮紅的鑰匙，像劍一樣往鎖頭的匙孔狠狠的插入，沉重的大門被解開，白髮的戰士終於來到最後的房間。

無數虛幻的白色微光一閃一閃，很夢幻，很美麗，可是戰士並沒有陶醉在這風景之中，架著手上的劍警戒起來。

小精靈，沒有像魅魔一樣直接又致命的把目光攝住的吸引力，可是平靜地在半空飄晃動著的這群純白的螢之光卻美麗得讓人心動。一閃一閃像螢火蟲一樣動人的靜靜飛舞著，卻不難發現這些"螢火蟲"正往站立在門口附近的戰士飄過去。在這些白光之中傳來魔力凝聚的聲音，戰士想也不想就兩個箭步上前，反手揮劍一個上旋斬，快、狠、準的一劍，在無數的微光中擊中正確的目標。可是這一連串往前移動的攻擊架式卻讓他直接的踏進到這團可疑的微光之中。

『...人類啊...這裡是不允許你們進入的地方...你們已經妨礙了魔族項鍊守護者的休息！』

有聲音在這個空間迴盪，卻看不到說話的人。

『.....你們這些抗拒女神的命令的人類...』

明明是守護魔族項鍊的守護者，為什麼會跟女神有關係？

「給我出來啊.....」戰士氣得咬牙切齒，含怒吼叫著。

『抗拒神旨意的人... 你們是沒有生存的權利了！』

「你這樣說是甚麼意思？」

喝罵聲剛落，腹部傳來一陣刺痛，一抹虛幻的黑影在戰士面前出現，匕首的刀刃用力的沒入他的身體，滲出來的血色在長袍上沾染著、擴散著。

戰士忍著疼痛，眼明手快的把腹部上那握著匕首的左手以一個重重的手刀打掉。匕首飛脫，掉到地上。戰士那一記手刀的力度好像直接把對方的手骨打斷了，那個身穿黑袍的行刺者按著手腕跳開。行刺者抬頭一看，戰士已經在他跳開的同時揮著劍前進，保持著雙方之間的距離。

而在他抬頭的瞬間，揮舞戰劍的戰士也看到他的對手長什麼樣子的了.....啊，抱歉，還是看不到，因為對方的在長袍帽子下本來應該外露的臉部被一張紙遮蓋著，而紙上印著的鮮紅色標誌正好就是一點加上一個勾，那個所有冒險家都知道、愛爾琳人都深深的痛恨著、魔族的旗幟。

「果然是闇黑巫師。」一身漆黑的闇黑巫師站在滿室紛飛的雪白螢火之中，守護著最後的房間的去路。擒賊先擒王，先把巫師打倒吧。

轟隆！

巫師向戰士放了個小小的雷矢魔法，雷屬性魔法就像煙火一樣在戰士的身上炸開，閃爍著靛藍色的雷光，電擊的麻痺感讓戰士的動作出現了僵直的停頓，巫師又再乘機後退把距離拉開，手上開始凝聚著火焰魔法，戰士見狀不慌不亂，把掛在身後的異型卡特盾牌拿到手上、俯下身，完全不讓巫師有機會把魔法凝聚好，頂著盾牌就衝上去。

衝力之大，瞬間就來到好不容易把距離又再拉開的巫師面前，以自身把他擊倒。可能因為巫師的身體比較虛弱，這樣簡單的一撞已經足以讓他趴倒在地上，幾乎再也爬不起來了。

就像電影裡的壞蛋一樣，被打倒的時候都會說一句「我要走了，你等著瞧！」這種意味的對白。

『要讓...所有人都記不得你.....讓你永遠消失...』

吃力的站起來把話說完，黑色的巫師就在白色的螢火中消失不見了。

戰士把武器拿好，正準備把面前那些安靜得詭異的螢火擊倒的時候，忽然又從天外之處飛來一句.....

『我在這裡守護著這片地是神的旨意！我以茱麗安女神的名義詛咒你這個人類！』

究竟是甚麼意思？為甚麼一個魔族的闇黑巫師會開口閉口都說著茱麗安女神？

在這句咒罵在空曠的房間內響起之際，一直沒什麼動靜的小精靈一同狂暴的抖動，白色的微光在一瞬間增強為強光，是超越人類肉眼能承受的強光，眼皮條件反射的閉上，保護眼睛，這卻讓戰士失去在戰場上一個很重要的感官，視覺。形勢逆轉，為了護著雙眼而沒辦法看清楚敵人在那個方向攻擊的戰士狼狽的揮著劍，每一擊都被這些飄浮在半空中的敵人輕易的全部躲開。

小精靈的攻擊如果缺少了魔法其實就只剩下簡單的撞擊而已。不過小精靈飛行沒有聲音，戰士沒辦法憑聽覺掌握牠們的正確位置，所以處於無法攻擊也無法防守躲避的。被不停撞擊著的戰士，沉著氣，

一個旋身捲起旋風擊飛在自己身邊的不停攻擊的著的白色光火。

戰士張開眼睛，那湛藍的寶石閃耀著勇氣與果斷。揮動手上的戰劍，像平時一樣毫無畏懼的展開攻擊。

=====

「啊...啊.....」

感覺到血沿著臉頰的輪廓滑落，眼睛脆弱得再也睜不開.....

好痛...而且一直在出血.....看情況大概已經失明了吧？還好看見，因為我也不敢去想像那個傷口。

張開眼睛的時候已經有會失明的心理準備.....可是最後竟然不是強光而是用冰矛魔法直接攻擊眼睛，失策了、失策了。太久沒戰鬥，反應都變遲鈍了嗎？還是手比較快、而且運氣不錯，在失明了後的瞬間憑直覺一刀揮下，砍中了。我有點無助的搗著流血不止的雙眼，跪倒在原地.....

得快點處理一下才行...雖說我是擁有不死身的米列希安，不過我倒不想在這裡把血流光光再直接回到城裡去.....我還得找一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線索.....

「.....那個，你還好吧？」一把像夜風一樣輕薄涼快的男性嗓音在耳畔輕輕落下。

「你是誰？」我再度握著劍，再次警戒著。

雖然這一刻情感上非常渴望會有好心的路人在我身邊出現，不過這個期待理論上是沒可能的。因為只有我一個人下來這個地下城，理論上來說這裡只有我一個不會有其他人，如果有例外的話那大概就是本來就住在這個地下城的住民吧？

「我...我.....」說話的人似乎有點猶疑，然而最後竟然直接坦白「我、我是魔族。」

「我並沒有要攻擊的意思，可以.....請你把劍收起來嗎？」

「呵，竟然不打算隱瞞，真是個有趣的傢伙。」居然那麼直接，我忍不住笑了一笑。欣賞這傢伙的率直，我把劍收起來了。

「手拿開一下，流了很多血...要趕快出去治療才行.....」

他把拿繃帶幫我簡單的把眼睛蒙起來，血算是止住了，再用治癒術治療了巫師在我腹部留下的刀傷。

「眼睛太複雜了，這個我不會治.....」

「沒關係，謝謝你。」我向這個好心的魔族道謝，然後想到自己還沒有問對方叫什麼名字

「對了，我是灰崎，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塞特，是魅魔。」他試著把我扶起來「能起來嗎？現在就帶你出去。」

「等等，我其實是進來找東西的，雖然不好意思又要麻煩你，不過能幫我開一下最後那個寶箱嗎？」如果找不到有用的線索，那這一場戰鬥的努力就白費了。

「嗯，可以哦。」他扶著我往最後的房間走去。

「這是.....神職人員的項鍊？」打開最後的箱子，無法看見的我聽到塞特這樣說。

「上面好像...寫著什麼.....」

「哦？能看見嗎？」

「.....杜、布拉烏、達伊蘭、瑟嫩。」

「.....是魔族的語言吧？什麼意思？」

「對不起.....」塞特靜了下來

「就算不打算攻擊也好我始終都是魔族，我需要一點時間考慮一下要不要跟你說。」

「.....我不能隨便背叛我的兄弟啊。」

也是呢，我現在做的事搞不好是在毀滅他們，這要他直接回答也太殘忍了。

「.....我先帶你出去吧。」

「等你雙眼能看見的時候，到**龍之遺蹟**找我吧。」

「請在**晚上無人的時候**來，我不希望我們之間的事被我的兄弟知道。」

把神職人員所戴、那個以冰冷金屬鑄造的項鍊交到我的手上，他平靜的留下最後的話，皮膚感受到陽光的溫度，我回到了地平線之上。

蠟光照亮著空洞洞的走道，礦物和砂岩特有的銹紅色在此處無限迴盪映。

這裡今天也是一樣安靜...無聊死了.....

那位先生被魅魔帶走了，害人家夢想幻滅，真可惡！.....

等我有了身體我一定不會放過你的！

啊啊，很想拿到一個身體，閃爍著金屬的光芒、修長美麗的身體。

我想要的東西不在這個乾燥的地方，這裡只有乾巴巴的砂土和礦石。

我想要的是那帶有溫度和腥甜氣味的汁液..... 嗯嗯，就是那位先生眼睛流下的、鮮紅色液體。

你問我是誰？嘻嘻，我不告訴你。猜猜看吧~~

TBC.

=====
=====

試試看這樣的寫法^^

這篇的結構就是>>迷之音(首)>灰崎的日記>迷之音(串場)>第三人稱>灰崎>迷之音(尾)

**很久沒玩過首尾呼應了((被中學老師巴頭

2017.5.4

終於算是出現戰鬥畫面了，有沒有很興奮？我不是很擅長寫戰鬥畫面，
接下來該打的地方還是會打的，不會因為我寫不到就避開，我會自己想辦法解決XD

接下來到進度為止還有6篇，算是想留些時間緩衝，紙言這邊我會週更，一個星期出一篇，
這樣距離現在我就有6個星期大約個半月，可以留點時間好好想一下要怎樣寫P21和P22。
絕、絕對不是為了偷懶才要求緩衝的，我最近也有開始找G2的資料啦>口<！
而且P21、P22會很好看的~(想起就忍不住甜笑////

順帶一提，週更的前題是課業優先，怎麼說我也是在拚轉系，雖然勝算不高就是了。

G1-P15. 成長與重生

「.....塞特？你還在吧？」「塞特！」
悄悄的塞特來了、悄悄的他又走了。

雖然一直以來都不會把健全的身體視為理所當然，可是變成一個盲子.....這還是第一次，沒盲過也不會想像到這是多麼的無助。
什麼都看不見，身邊那個說會幫自己的人安靜的消失，很不安很可怕。

誰、誰也好，快來幫幫忙.....

啪。
忽然啪的一聲在背上落下，把我嚇得一個大抖。

「這位大哥，你沒事吧？」一把年輕的聲音響起，把我從黑暗中拉了出來「.....眼睛受傷了？」=15px大約是個十多歲的少年。

「很多血.....你等我一下，我去找我老師來幫忙！」
不要、不要又把我一個人留下來，好可怕。
第一次發現自己原來也會這麼怕，這個時候的我伸手拉住那個人的衣袖不讓他走。

「我一定會回來的，你放心。」
當他走開的瞬間，我真的很擔心他也會像塞特那樣一走了之，再也不回來。

=====
=====

沒想到再次看到灰崎竟然會是在自己打工的地方，杜巴頓的醫務所.....聽說是在班克爾那邊出事故了，連夜送過來的。把他帶過來的是一對師徒，兩人都是米列希安。老師穿著馬掛，兩手空空什麼都沒有帶，徒弟是個年紀不大、穿著長袍的孩子。

在那自以為很帥的側劉海之下看不見以往那雙自信的藍眼睛，那裏只有染上血跡的繃帶，萬幸的是身體上的其他傷勢不是很重.....
可能是累了吧？他一直倒在床上動也不動，似是睡了。

如果我實力足夠的話，是不是就能跟著他去調查？
在他出事的時候就能在他身邊.....如果我在的話，結果會不會跟現在不一樣？他就不至於失去雙眼了吧.....

「.....伊蕾、伊蕾！」「...啊。」
回過神來，發現坐在對面的尤菲正直直的看着我。桌子上是一堆魔法和藥物的參考書，我們正在圖書館開讀書會。

「又走神了，狀態不是很好.....伊蕾你要不要先去休息幾天？」
「抱歉，難得你抽時間幫我補課.....」
對，高等部的課程為魔力融合、魔法附予、防護魔法概論還有治癒與基礎藥學，初級的箭系魔法以上

的中高級魔法，都是要自行學習、不懂再問老師。魔法科高二以後採取自主興趣學習，老師不會干涉學生的學習和研修內容。

暑假結束了，只有我選擇了休學，尤菲已經成為了魔法科的三年級生了。

「我知道我有點不在狀態，可是我大概沒時間以休息調整了。」

「量力而為啊.....」想不到該說什麼的尤菲皺著眉頭苦笑道。

「伊蕾姐，不要勉強，該休息就要去休息。」坐在尤菲旁邊的尤紀抬頭看著我掉下一句，視線又回到桌面上的漫畫裡去。

「是說.....這不是我和尤菲的讀書會嗎？為什麼不是魔法科的你們也會在這裡？」看著坐在我身邊的尤紀和萊德忍不住吐槽。

「你們來幹嘛？都不用上課嗎？！」

「你管我，總之我的尤菲去哪裡我就在哪裡~」某人臉不紅氣不喘的回嗆著，轉頭看見尤菲有點害羞的低著頭沒有說話，瞬間就明白過來.....

萊德，你終於成功把到尤菲了嗎？！！

「保護姐姐免受大叔騷擾。」至於由紀則是有點鬧扭似的低頭盯漫畫，幽幽的飄來一句。

「死小子，要叫姐夫啦。」「萊德、我們還沒有結婚的.....」

「大叔準備被甩吧~」

「小孩去上課吧，小心重讀。」

「弓術組之後的課只剩下木工和實戰訓練而已，我今天沒課閑得很。」

看著身邊的人得到幸福，我打從心底裡感到高興，心情好像比之前愉快了一點。

「沒問題的伊蕾，戀愛會使一個人成長的！」「蛤？！」

萊德沒頭沒腦的天外飛來一炮把我嚇到了，什麼戀愛啊？明明是你們在放閃...為什麼會閃到我的頭上去？！

「躺在醫務室的那個家伙，你喜歡他吧？」「才不是！」

那時很快就一口否定的我還不知道，幾天後灰崎會悄悄的消失不見。

夕陽靜靜的落在空空如也的床鋪上，上面的人早已不在了。

.....眼睛，已經好了？明明說了要三個人一起找堤爾納諾的，我知道我的實力不夠，可是我們是伙伴吧？就不能稍為依賴一下我們嗎？

我們還是伙伴吧？還會一起完成三勇士的夙願吧？以自己的方式努力著，不知不覺你們也不在我身邊了，只剩下安靜和迷罔。

未來還會再見的吧？還會再一起到堤爾納諾對吧？

.....和哉啊，你在哪裡？

=====

=====

「那邊的，給我跑起來！」「是的！」

我是和哉，現在正在杜加德走廊，旋渦山對面的空地上繞圈跑著。

跟我一起跑著的還有兩個女生，跑最快的那位是木木，皮膚好黑，剛剛開始跑之前我看到她有腹肌...

...

跑在後面的叫小巴，她皮膚不太黑不過曬得有點紅，肌肉不算很結實，不過身體很纖細。

.....啊等等，我沒有偷瞄啊，是她們都穿很少.....

「沒吃飯嗎！？連女生都跑得比你快！」「是的！」

然後站在一路之隔的樹下嚴厲地喝罵著的，就是我們的老師--火焰弓箭手，夕日紅。

都等幾個圈了？

跟我一起跑的兩個女生跑在我追逐不到的前方，體力完全追不上.....

心臟跳得很快，每一下跳動都像想要從胸口跳出來一樣狠狠撞擊著胸骨、肺部在抽動著，不顧一切的把維持生命需要的氧氣吸入體內。

「已經夠了，可以回來啦。」就在我正在考慮要不要放慢腳步的時候，老師以響亮而比之前溫和的聲音大喊。漸漸地，我們放慢腳步，回到老師身旁。

「木木和小巴都很不錯，體力最少要維持在這個水平哦。」老師簡單的表揚了一下兩位跑很快的女同學，然後轉過來不帶感情的看著我。

「至於你，我想也不需要我多說了吧？」對她的問題，我不好意思回答甚至沒力氣回答，只能喘著氣靜靜的聽著她說下去。

「弓箭手也需要有很好的體能，我不知道是甚麼原因令你會有弓箭手站在後面射箭比較輕鬆這種想法，不過我可以很明確的告訴你不是這樣的。」

嗯。的確是這樣，我真的以為只要只要反覆練習就能把箭射好。

「給你一個建議，早上起來慢跑一下，下午到伐木場打工，練體力同時順便賺點錢。」

「請等一下！」我是希望她能直接教我，而不是只給意見啊。

「你還只是剛剛起步而已，需要多一點時間好好鍛鍊身體。這樣吧，一個月後我再來找你。」一個月？！太久了！我等不了那麼久.....

「等等！」「現在的你連弓也拉不了，還說想學射箭，太早了。」

「.....可是我能把弓弦拉下來，沒全沒問題耶，只是射不中而已...」我認為我可以試一試的。

「那麼，你平時用的弓，給我看一下。」沒想太多，我把我平時練習用的弓遞了給她。

「哦，沒猜錯，你果然是米列希安。」「新手用的練習長弓啊.....」她摸了一摸，竟然很乾脆地啪的一聲把我的弓掰斷.....

「.....喂！」怎麼可以這樣...她怎麼可以隨便把我的弓掰斷！！衝上前，把她手上斷成兩半的弓搶回來。

太過分了，怎麼可以這樣.....我都氣到叫了出來，眼前這個人卻一點情緒也沒有的樣子把她那把紅色的弓拿了給我。

「你來試一試拉一下我的弓。」我放下手上自己的弓，接過她的弓，像平時一樣站好，拉動弓弦。

.....*咦*，拉不動。怎麼會？我吸了一口氣，用更大的力量，再試一次。還是拉不動。

「怎樣？拉不動對吧？」不帶任何看不起人的意思，夕日紅平靜地說著。

「這把弓名叫飛翼弓，是把很強力的弓，弓把很厚，弓弦也很緊，射出去的箭威力更強大，能造成重大的創傷，射得中的話骨骼都可以打碎。」

「你那一把練習弓，是一把弱化版的弓，弓把和弓片的部分採用比較軟的木材打造，這也是我可以輕易地一掰就斷的原因。」

「弓弦也比較鬆，所以你可以勉強拉得動。」她說完一段很長的解說，呼了一口氣「現在明白我為什麼叫你鍛練身體了吧？」

嗯，我無言以對。

「我希望你可以先把基本的準備好再來上課，鍛練身體這件事一個人也可以吧？」

「今天我掰斷了你的練習弓，一個月後我會給你一把更好的。」

「讓我看，你決定變強的決心。」

=====

在黑暗之中過了很久，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過了幾天。有點不知道要怎麼辦，我還是無法張開眼睛，甚麼都看不見。

清醒和睡著都沒有畫面，所以我乾脆多睡一下。奇妙的是，當我睡著的時候我似乎又能看到更多清醒時看不到的，雖然都是一些現在已經不復存在的事，也就是人們常常說的回憶和走馬燈之類的。看到很多很多，以前的事，還有認識的人。愛爾琳的、本來的世界的.....

大家都怎麼了？為什麼都那麼悲傷？為什麼都這樣看著我？

他們為我讓出一條路，然後我看見了。

一張病床，躺在床上的一個人，臉部被潔白的被子覆蓋，死了。

我走上前把被子翻開。 **這個人是，我自己。**

擘-----

不對，我還沒有死啊，我的心臟還在這裡跳動著啊。

我把手按在自己的胸前，卻感覺不到心跳。病床旁邊的心電圖機也停止了跳動，心電圖呈現出一道不再起伏的水平線，拖長的鳴響就像是為床上的我悲鳴一樣，愈來愈大聲，宣告著我的死去。

「不對，我還活著、我還活著.....」「我還活著，我在這裡。」

我反駁的聲音被漸大的鳴響遮蓋過，漸漸地我再也說不出話來，雙手摀著耳朵跪下來，哭了起來。

為我的死亡悲傷的人逐一消失，躺在床上的我也消失了，只剩下我一個人。

灰暗的空間漸漸亮了起來，有一雙纖細的手撫摸我的臉，為我拭去那止不住的淚水。抬頭看看，淚水從視線中散去，我看見娜歐溫柔的看著我。

「娜歐.....」在空無一人的靈魂之流，我微小的呼喚變得很清晰。

「灰崎，不要哭，你的旅程還沒有結束的。」

「不需要擔心，你的眼睛一定能再看見的，我從你的眼睛裡看見很明亮通透的顏色。」

「不過...我可能已經死了.....」

「怎麼可能？如果你已經死了的話，那現在在我面前的又是誰？」

「是你哦，灰崎。」她露出溫暖的笑容，這樣對我說。

「你在這裡，就在我面前。」溫柔的白光包圍著靈魂之流，跟小精靈的光不一樣，一點也不刺眼。漸漸地，我看不見娜歐了。

然後身體有了知覺，感覺到溫度，我慢慢的張開眼睛，看見醫務室的屋樑，轉個頭看向窗邊。還沒有止住的淚水，滑過我的臉，落在白色的枕頭上。第一次，看到光會如此感動。這個世界是多麼的明亮、多麼的美麗啊。

用力捏了一捏自己的臉，有點痛，這不是夢。我真的能看見了。

TBC.

=====
=====

今次早一點更新。

**結果無意間發現，其實大家都害怕著同一件事，就是只剩下自己一人的孤單。

G1-P16. 路徑

立夏過去，秋收來臨。陽光開始收斂了一點，風也清爽了起來。飄著幾朵雲的天空是晴朗的顏色，是個讓人舒暢的好天氣，可是你的樣子看起來一有點奇怪，安靜到有點異常。

「等你雙眼能看見的時候，到龍之遺蹟找我吧。」

想起那位在地下城向自己伸出援手的魔族男子，剛剛重拾光明的你在沒有人注意下悄悄的離開了杜巴頓，往約定的地方走去。從南門出來一路走遠，在田裡作工的農民開始減少。秋風輕輕吹拂，路旁的田裡大片金黃色的小麥像海洋中的波浪一樣在風中起伏著，等待著被收割接去。

「要收的小麥很多，收小麥的人卻不夠，杜巴頓真的很富裕呢。」你停下來站在麥田旁靜靜的看了一會，路上一個人也沒有，很安靜，看起來有點孤單。

「可以做這件事的人明明就不止自己一個，有必要如此執著嗎？」

靜靜的垂首的你這樣問著，心裡似乎有某種東西開始動搖。然而你仍然是默不作聲的收起自己的情緒，繼續往前走。午後的陽光落在你雪白的頭髮上，泛著帶紫的光澤，跟以前一樣的美麗。碧色的眼眸通透明亮，失去了從前那抹深邃的藍，卻像在安靜之中看清了一點事，頭腦從一股灼熱中冷靜下來。

這樣的你在路上走著走著，面前出現了一棵蘋果樹，正值收成的季節，樹上的果實都紅潤得特別悅人眼目，愈是看著愈能感覺到胃部的空虛，你的手撫上了自己的腹。幾天沒有得到任何滋潤的胃傳來一聲失控的怒吼，就像一頭餓瘋了的巨獸在體內到處亂衝。回應這頭名叫飢餓感的怪物，你一拳落在纖幼的樹幹上，好幾個蘋果咚咚咚的掉到地上，其中一個打中你的腦袋。就像敲中了你那個名為「生氣」的開關一樣，你摸了一摸果實被打中的腦瓜，憤憤的盯著這棵不太粗壯的樹，向無辜的它揮動了怒氣沖天的拳。像是想把心裡的鬱悶都發泄出來一樣，你的拳頭沒有就這樣停下來，一拳、兩拳重重的打下去。蘋果樹因你的擊打恍動搖擺，到回過神的時候，你站著的地方滿滿一地都是一個又一個蘋果。鬆開有點痛的拳頭，你惘然的抓了抓自己用頭髮。

「啊啊我到底怎麼了？」這樣想著，你揉了一下自己的臉，呆呆的撿起地上的蘋果都放進自己的包包裡。

日光穿過不同高度的雲層落到大地上，落到隨風搖擺的麥田上，也落在自己和掉到地面的蘋果上。這樣的日光將會逐漸往西移、漸弱，最後在歐拉的西部、我們所看不到的地方隕落。到它再次從海平面升起來的時候，那時就是一天的結束與另一天的開始。就這樣，一天又過去了。還有多少個一天？再不做什麼的話，這個世界快到盡頭了，而自己.....每一天睜開眼睛，仍然能看到天空、仍然能起來就已經要感恩了。

時間是公平的，從來不會為任何一人停留。每一天都在倒數著，在所剩無幾的時間之中個人的感覺感情又能算是什麼？

如果這個世界不再存在的話，這裡的一切也會跟著消失，包括自己的情緒。

所以還在糾結什麼？算了吧？

把自己的情緒放下，一心想為著某個人去完成某件事。這樣的你很溫柔，溫柔得有點悲傷。

我倒是希望你可以偶爾、稍為自己設想一下。再任性一點也沒關係.....現在的你看起來有點搖搖欲墜，隨時都會倒下似的。

面前的路繼續伸延，來到了萊爾特。路穿過丘陵之間，猶如山谷之中一道孤獨的小河。一個人走著的你身體搖搖晃晃的，這樣的你讓人放心不下，不過我連幫你拿那袋沉甸甸的蘋果也做不到，只能跟在你身後眼睜睜的看著你而已。這一個地區昨晚下了一場大雨，空氣中還留著雨後的潮濕，風靜止著，天上的雲不散去，山丘間的霧氣也不散去，日光不能進到這裡來，天色昏暗。照亮這空間的，是路旁寥寥可數路燈和精靈身上的白光。對，就是在不久之前害你雙目失明的小精靈。看著看著，你好像很害怕的樣子，全身繃緊的戒備著這一點小小的白光。即使精靈根本沒察覺到你在這裡。

「放、放鬆一點，沒事、沒事。」

像是在自我安慰一樣，你低聲對自己說著沒事，環抱著自己的雙臂，安靜往前走。走著走著，終於來到路的盡頭。路燈之下是一個插著一堆指示牌的路口，兩條路的新開始。你呆呆的站在路牌前，像是猶疑了。

站在路中心，你仰首觀看著路旁那一棵很有名的樹，馬夏木。枝葉的顏色一年四季都是艷麗的火紅色，就像三女神的傳說中，馬夏女神那把長長的頭髮一樣紅艷，走遍整個歐拉只有一棵。從學者的研究中得出，馬夏木的紅色是源自火之自然力的魔力，所以後來有專門研修魔力原理和植物學的研究生試著用其他品種的植物種籽加入自然力，成功用蘋果的種籽培育出人工的馬夏木和一個新品種，藍色的艾維木，目前在杜巴頓Valdorl學院的禮堂悉心的照料著。這棵萬中無一的野生馬夏木，在濃霧中仍然自豪地保持著自己美麗的火紅色，挺拔地在霧中佇立。就像一位威武的勇士。

在很多故事和傳說裡，勇士拿著劍，與伙伴踏上冒險的旅途，勇敢的冒死挑戰惡龍和法力無邊的魔王。我啊，跟你一樣，最喜歡這樣的冒險故事了。

這些在結局贏盡掌聲的英雄，很多在拿起寶劍之前都是一些在鄉間耕作放羊的少年少女，跟我們一樣是一些極其普通的人。對魔王來說稱不上威脅，也沒有半的勝算，不過總是像奇蹟一樣，邪不能勝正，勇者打敗了龍，拯救了世界，從此以後大家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珍惜著某個人、不希望別人像自己一樣經歷相同的悲劇。這種因著愛為著某一個人而戰的心情，神喜悅。就像眾多故事裡所寫的一樣，祂一定會祝福你，成為你對抗敵人的力量。就算現在看不到前路，或者也有充滿疑惑的時候，請放心的繼續前進吧。不論是那位拜托你幫忙的女神，還是創造並愛著這個世界的那位溫柔又慈祥的神，必定會與你同在。

不久，跟我想的一樣，你很快地就振作起來，繼續往前走。向左邊的小路走去，為著你託付一切的那孩子繼續向前走。

從頭到尾，沒要求過那孩子叫自己父親或者哥哥。只是因為看不過眼，向毫無關係的人伸出援手，不求名份、不求回報，把自己剩下的全部都用來守護他。也許有點笨拙，不過卻是出於真心的為對方的未來擔憂。

看著這樣溫柔的你，我默默的在心裡禱告著。
就算結果無法改變地、還是跟你覺悟好的一樣無法見證未來。

『一點點也好，
讓這個人得到救贖，笑著、迎來結局。
不要把這個溫柔的人忘掉.....』

創造這個世界的神、實現願望的大釜啊，能聽我這個微不足道的祈求嗎？

=====
=====

開始跑步的第三天，發現在杜加德的路上我一點也不孤單。纖細修長的雙腿以穩定的節奏往前跑動著，就像鹿和羚羊的腿一樣優美；乾草一樣暗啞無光的長髮隨著風向後散開飄逸；茶色的眼睛安靜的...
...看著我！！

我偷偷的瞄了這個女生一眼.....嗚哇...真的在看著、而且是直直的盯著我看。我究竟做了什麼？我記得這女孩，她是夕日紅的學生，小巴。

還是別管了，專心跑步吧。跑步的路徑是連接著堤爾克那和杜巴頓的杜加德走廊，離開村子以後跑到伐木場，再直線南下，跑過了往下的斜坡。那裡左邊有一塊空曠的平地，就是上一次跟小巴還有木木一起練習的地方；右邊有一座漩渦山，山下的路旁有一棵大樹。再往前跑一小段路就進入杜巴頓地區了。

「那個，你叫小巴對不對？」被看得頭皮發麻的我最後還是主動跟她搭起話來「.....請問怎麼了？」
「要不要帶上貨物一起跑？邊做貿易邊鍛練能省一點時間呢。」她給了這樣的提議。

「這也.....太重了吧？！」背著滿滿的減肥藥水，我忍不住抗議。
「會嗎？才20瓶而已。」
我錯了，對著一個天天鍛練的人說太重根本是沒意義的.....

「還好是往下的斜坡.....」「回程的時候就有你好受~」
我們背著貨物，彼此說著自己的目標，互相勉勵。談天說地之中得知原來她是愛爾林人，將來想當個有錢的流浪商人，拿著一大筆錢環遊世界。我沒有對她說女神的事，只是表示想要努力變強，追上灰崎他們。

「我喜歡努力的人，我會幫助你的。」在陽光下，她的笑容非常燦爛。原來她也會露出這樣的笑容啊。邊走邊吟著歌謠，開著玩笑，從那天開始，修練的路上不再只有我一個人努力，而且也開始跑貿易，有同伴真好。漸漸我也離開了堤爾克那，搬到杜巴頓去。會見到灰崎嗎？有好有陣子沒見過他了。

伊蕾，如果遇上她的話，我想跟她說，我也在努力著，等我。

=====
=====

愈往高處走，空氣中濕重的霧氣也漸漸被在空曠空間中流動的風稀釋，視野開始清晰起來。走在與剛剛不同的砂土上，耳畔盡是風的聲音和自己的腳步聲，還有噹噹的挖土聲，面前有好些礦車，粗大的樑木散落一地，不斷有工人進出木橋的大型深坑和那在深坑之中壯觀地從地平線外露出來的巨龍石像，看來我已經到了約定的地點，龍之遺蹟。

「請在晚上無人的時候來，我不希望我們之間的對話被別人知道。」
塞特會戒備得那麼謹慎，肯定也有他為難的地方吧？深坑中出土的石刻巨龍背上充滿著棘刺，驕傲的扭著脖子，即使飽受歲月的洗禮和砂土的染污也不減它的高貴和自傲。我走到木橋上，看向在坑中工作的工人們.....

一個米列希安和一個魔族之間的對話.....說什麼也好，也的確不適合在無關人士在場下當眾討論。而且即使我希望和平地進行，也必須作好可能要幹架的心理準備。

我瞄了一瞄自己腰間的戰劍。雙方交手，必定流血收場，被看見就不得了.....真希望可以好好的談一談。

工人的挖土聲和礦車進出的聲音些起彼落，天空一片灰白，就我的情緒一樣，既不是開心，又沒有不快，我和天空只是靜靜的互相對視著。從背包裡掏出剛剛從樹上搖下來的蘋果，咻滋咻滋的咬著，香甜的果汁沿著我的手臂淌下，落在木橋的隙縫之中，就像淚水。

TBC.

=====

=====

等等要考最後一科，我上來偷更，真是作死。(扶額累
不過說好的週更也停了兩次，其實是因為這篇有個bug想修不過修到一半卡了.....

試著用第二人稱去寫灰崎，一直很努力的想著他的故事，
那我自己是怎樣看這個角色的呢？我很認真的思考著這個問題，試著用沒用過的第二人稱，站在灰崎身旁看著他，
這篇開始的地方就是基於這種想法而來的了。

灰崎這個角色都寫了一段時間，可以說很有感情，不過...
依照我的原則，我不會刻意打破常理，製造不可能的奇蹟(我一向最討厭不合理的外掛。)
所以那個祈禱也可以說是我的一個小小的私心吧？

※馬夏木那裡是胡扯的，原作沒有提及。

G1-P17. 弓弦的輕聲細語

漸漸到了入秋的季节了，天氣也跟著轉涼，有點冷。杜巴頓的城外已經沒有人再收割了，大清早的田地只有我一個人起來晨練，顯得冷清。挺起腰板，我照著夕日紅教我的姿態謹慎的拉弓。弦在耳邊被拉得卡卡作響，就像是一個瀕臨崩潰的絕望之人一樣，沙啞的、細小的泣不成聲。嘗試把注意力放回前方的目標，那個歪歪的插了九枝箭的稻草人上。在我跟它之間的距離，十幾步之隔，插著無數射失的箭。

「弓箭是不斷自我檢討的武器，每射失一次，在再次拉弓的那幾秒一定要快速的理解自己的失敗，下一發一定要調整回來。」

這樣說著的夕日紅射出一發重重的穿心箭，箭直直的擊中作為目標的箭靶，狠狠的一箭擊飛。

「我們是戰場上的關鍵，是敵方前線戰士的威脅。這也同時代表一但開始戰鬥就會被鎖定，是優先滅殺的目標。」

「敵人一定會衝著你們過來，兩、三箭之內無法把衝過來的敵人殺掉的話.....死的就是你們。」這樣說的她，鐵色的眸中閃過一陣微微的波動，話裡有種說不出的沉重。

「冷靜，保持心中的平穩，狠狠的從後方攻擊你的敵人、守護你的隊友。」

回想著老師的話，手上握著的是箭筒裡的最後一枝箭。因為疲累和壓力開始抖震的手，在日光之下反光的金屬箭頭輕微的飄浮著。一邊抱著『最少這一箭要打中』的想法，連呼吸都開始混亂起來，心跳聲大得仿佛能用耳朵聽見，每一下都像在捶打著胸口一樣沉重。

放棄吧，你其實不適合當弓箭手，對吧？

看，結果都已經這麼明確地擺在你面前了，放棄的理由相當的充分不是嗎？

從以前開始就是這樣，通常這個時候都會有一把聲音說著這樣的話。

肯定著我至今所付出的努力，同時直言不諱的指著現實論證我的失敗。一直以來都是這樣，不甘心不服氣當然會有，而我卻沒能力反駁，因為我這是一個如此無能的人。運動也好、成績也好、喜歡的興趣也好，無論我付出多少時間和努力，總是沒一件事做得好。

並不是沒有努力，地上插著的滿滿都是努力，卻沒有一個能稱得上為成果。

不過這一次，我已經決定了要做好這件事。

啾—————！

第一次想要反駁這把聲音，我放開了繃緊的弦，讓箭去代替我宣告。

如同流星般耀眼的箭矢，帶著我的期許起飛。然而，最終還是往一個讓我再次失望的坐標墜落，插在土裡。

果然不會像漫畫那樣下定決心就一定能帥氣的正中紅心呢，啊哈哈.....

僵硬的表情肌把乾澀的笑容凝固在臉上，拿著覆皮弓的左手乏力的垂下。早上練習的成績是百分之九，我盡了全力命中率也只有百分之九。又是這樣...看不見成果，無止盡的努力著。

拖著從心而發的疲累，默默的從背包中取出第二筒箭，正當我想像剛剛那樣拉弓的時候，兩頰傳來一股異常的冰冷，正當我嚇到要叫出來的那一秒，耳邊傳來一記帶著笑意的輕聲低語。

「你太緊張了。」

臉頰被這雙陌生的手隨意揉捏，某一種顫慄從被耳畔吹過的氣息冒起，化成皮膚上的雞皮疙瘩。我驚恐地從這個人懷中爭脫。

「呵呵，被嚇到了。」眼前這個人露出一個很好看的微笑，看著看著我開始感到疑惑。這個人究竟是男還是女？雖然說話的聲音偏低音，不過外表看起來實在很美麗。

秀氣又白皙的臉上漾著淺淺的笑意，艾維卡藍色的秀髮長及背後，兩鬢的髮絲精心的在尖細的耳朵上編好，水色的眸子直直的正視著我。

彷彿感覺到我的疑問，眼前的精靈拉下了脖子上的圍巾，指著自己的喉結笑著說：「不用懷疑，我是男的。」

「.....哦，哦。」我看了他一眼，又再次拿起弓練習。我要練習，沒空理他.....

「不要再這樣拉你的弓了，它在哭，它會痛的。」

「咦？」

當我正打算像剛剛那樣拉弓的時候，精靈溫柔的按著我架弓的手和肩膀要我放下弓來。不過他說的話實在太妙了.....

精靈邊說邊從背後抽出他的弓「弓是會呼吸的武器，它會感受主人的心情，你愈是浮躁不安，箭的軌跡愈容易出現偏差。」

從容不迫的抽出身後的箭，像伸展身體一樣隨意，架起弓、向前方射了一箭，箭的軌跡筆直有力，純粹又堅定的前進，最終落在稻草人的頭上。

很流暢的感覺，實際上他從取箭到射擊完全沒有一刻停住動作，舉弓就射。

「你的弓，不是工具，而是你的友人。朋友之間相處不是應該很放鬆、很隨意的嗎？」

他邊笑邊擦著他的弓，是一把手把上有著很漂亮的金屬裝飾的藍色長弓。

「真厲害，我現在還是做不到...明明已經很努力練習了，果然有些事光靠努力還是沒辦法成功的嗎？」是的，那些對他而言有如呼吸一樣的事，我到現在還是沒辦法覺得簡單。

「弓術和劍術不一樣，射箭是一個不停重覆的機械性動作，是一項技術。」精靈聽了我的話又再舉起弓、拉動弓弦，不過這一次他沒有上箭「任何技術，都是熟能生巧的。」

「這是身體記憶，透過不斷重複同一個動作，讓身體、肌肉還有你的手指記得。」他鬆開了勾著弦的手指，弓弦又再彈回去，發出很大聲的震鳴。

「要熟習到睡夢中也能拉弓！撲哈哈，開玩笑的~」

弦的震鳴在耳腔徘徊了幾秒，那個單一的音節在空氣中低聲和唱，超越言語，某一個的鼓舞在意識中共鳴。

『練習的努力是不會白費的，不要放棄。』

那把弓，金屬手把上的反光有點藍，那不像是金屬反射的高光，是錯覺嗎？

「嗯，我會再努力看看的了。」似是回應那一句可能只是錯覺的鼓勵，又像是在對精靈說一樣，我點頭笑道。

「最後再給你一個小小的建議吧。」精靈把弓箭收好，豎起手指笑著說「射箭的人是你自己，比起照著別人教的方法一板一眼、小心翼翼的拉弓，還不如自己親身經歷和感受，自由自在、無拘無束，放膽自然的舉弓就射吧。」

「比起照著別人的話去做，這種事不是由自己親身經歷會更有趣嗎？」

由自己來親身經歷和感受...我想起有個人也跟我說過類似的話。

「嗯，謝謝指教！」我向面前這位留下不少建議的精靈鞠躬道謝。

「哦啊，原來真的有人會在說謝謝的時候90°鞠躬的啊～」他有點可惡的拿我來開玩笑「有緣再見的話，我們再一起去玩吧？去地下城。」

「好啊，啊對了.....」我抬起頭來正想問他叫什麼名字，卻發現人早就不見了。

=====

「也走得太快了吧？」

在少年弓箭手一臉茫然的到處張望，他看不見那位笑咪咪的精靈，以為他已經走遠了。不過他並不知道他正在找的人目前正帶著笑意在他可見範圍的正前方從容不迫的靜靜離去。

精靈(ELF)本來就能以魔法隱藏自己的身體和氣息，這位精靈族的米列希安剛剛趁對方90°鞠躬的時候靜靜的把自己隱藏起來了，就像變魔術一樣，不留痕跡。

走了一段距離，精靈在城門旁邊回頭看看那個少年.....

「完全沒發現～呵哈哈～」

仍然處於隱身狀態的精靈自毀形象的彎著腰偷笑。

「幼稚。」空氣中傳來一把溫潤的嗓音，一名金髮的少女憑空出現在精靈身邊，褐色的眸子裡充滿著各種瞧不起

「又在惡作劇，你都幾歲了？」

背後長著形狀像刀劍一樣的羽翼，穿著簡單的白色裙子，少女身體呈半透明狀態，更正確來說目前只有精靈能看見這名少女，至於為什麼我現在能看得見.....因為是作者視角，所以看得見。((欠揍#

「要保持孩子的童真，不然會老得很快～哈哈～」精靈笑著回答說，接著隨即向對方翻舊帳「小旋，你剛剛為什麼又擅自說話了？」

「已經不多人會選擇修練弓術了，難得他那麼認真，很想為他打氣。」名為小旋的少女雙手合十於胸前，靜靜的說著。

「弓術是個不停重複的技術，不像劍術一樣能讓人熱血沸騰、也沒有魔法那樣絢麗奪目。練習過程苦悶不說，失敗往往比成功多。」精靈笑著對少女說「不過如果堅持練下去，必定能了解到弓術的有趣之處。」

「弓已經拿在手上了，方法也告訴你了。」薄薄的唇上勾起一抹深不可測的微笑「接下來，你看清楚你的目標在哪裏了嗎？少年。」

「阿海。」金髮的少女靜靜的喚著精靈的名字「一直以來都很想問你，你究竟在盤算著什麼？」

「好過分啊小旋，你把我當成什麼大魔王了？」精靈露出一個有點無奈的苦笑。

「我也不過是一個渴望看到故事繼續往前發展的旅人罷了。」

TBC.

=====

阿海也是米列希安，小旋是女弓精武，精靈武器。

奇幻世界的設定裡，體型跟人差不多又有著尖耳朵(最近常常纏著獸人希望被強X)的精靈叫妖精，ELF (廣義上來說也包括小矮人)

而那種小小、像螢火蟲一樣會飛會發光、跟在彼得潘身邊的精靈，就是FAIRY。(元素精靈也屬於這一類)

在瑪奇的設定裡，中文同樣叫精靈，阿海是ELF，而小旋則是跟阿海簽下"契約"，依附在武器上的FAIRY。

愛爾琳裡，有人類、有妖精、有巨人、有弗魔族、有不同的動物，也有著自然精靈和神族，雖然神族只有幾位。

隨著故事發展，會慢慢說更多有關他們的事，敬請期待XD

抱歉，回香港前後各種事，更新一直放著沒動，這篇不是寫得很好...

能改的地方也不多的樣子^^"

因為兩星期以上沒更新，所以下一次我會連更兩篇。

G1-P18. 蘋果&橘子

涼快的夜風撥弄著我的銀髮，明亮潔白的艾維卡在深藍的晚空中照耀著大地。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記得以前還有上學的時候，讀過李白的詩。

真的如詩中所說，落在巨龍石像上的月光就像是一層薄薄的霜一樣，凝結在巨龍的背上，這風景看著看著讓人感到很平靜。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那首詩下一句是這樣寫的.....我是個米列希安，只是個外來的客旅，在這裡本無鄉。「故鄉」在另一個世界，說真的我那裡一點留戀也沒有，可以的話甚至不想回去，因為我已經時日無多了，回去了也是一副甚麼也不能做的狀態。

.....那麼，那個地方，卡普崖上的那間小屋，能算是我的鄉，我的歸宿嗎？

倚著木橋上以繩結造成的圍欄，我嘗試著想起在那裏生活過的痕跡，想念那些可愛的時光。

「誒，又是吃蘋果？說好的橘子呢？」

客廳裡，某個銀髮的小屁孩擺著一號表情靜靜的抗議著。

「誰跟你說好？吃你的蘋果。」

「我要吃橘子。」海藍色的眼眸堅定不移的直視著我，從他的眼神裡我看見了執念，一個10歲小孩想吃橘子的執念。

「沒有，今天沒橘子。」死心吧，小鬼。這個世界不是所有事都會順你意的，是時候該認清事實了。

有點舊的房門從房間裡被推開，一個年紀大一點孩子笑瞇瞇的向我們走過來。

「小岬，等我傷好了出去找工作，然後我們再去買橘子吃吧？」黑色的劉海下那雙藍灰的眸子溫柔的看著面前的小孩，蹲下來全力的嘗試安撫小孩難得的任性。

「阿夜，身體還好吧？傷好了？還會痛嗎？」明明還包著繃帶還說去工作，有點自知之明好嗎？

「我只是受傷而已身體沒那麼弱吧？」少年回過頭看著我露出一個沒好氣的苦笑，然後繼續安撫某個沒橘子吃在鬧扭的屁孩。

「吶，今天就先忍耐一下吧，好嗎？」

「啐...你喜歡吃蘋果當然沒所謂啊.....」

「我出門一下，很快回來。」阿夜露出一抹暖暖的微笑，起身往玄關走去。

再也看不下去，我伸手過去把這個愛勉強的傢伙拉住。

「.....怎麼了？」「還說怎麼了...你想到哪裡去？」

「出去找工作啊。」他臉上還是那始終如一的笑容

「一直以來都是大哥負擔我們的生活費，我也想幫忙啊。」

「給我有一點作為傷者的自知之名，當我求你了、別要我擔心.....」

噠噠噠.....嘎嚟...嘎嚟.....

就在我們兩個在門口拉扯的時候，餐桌那邊傳來嘎嚟嘎嚟的聲音，回頭看過去，剛剛吵著要吃橘子的那小孩已經乖乖的坐在餐桌旁，嘎嚟嘎嚟的啃著蘋果。

「.....看什麼看？過來開吃啊。」仍然是那死板又有點呆滯的一號表情，咬著蘋果直直的看着過來「是說正餐只有蘋果根本不會飽...不要說肉了，沒有橘子最少也給個麵包吧。」

你個死小孩，早餐吃水果多健康，吃你的蘋果吧。
我扭頭看向身邊的小夜，只見他調皮的對我眨了眨眼睛，彷彿在說『我剛剛在演戲～』
這個鬼靈精怪的孩子，真的讓我哭笑不得。
「我說想幫忙是真的啦，大哥。」

爽脆的蘋果在咬開的同時散發著充滿水分的甜香，3個人一起吃的蘋果味道格外的甜。不過，那時候的我還沒有發現，任何甜味在與唾液混在一起以後，最終都會發酵變質。再甜的味道也經不起時間的發酵，最後也只會成為一股令人難忍的酸味；再幸福的日常最終也會迎來分離和終結。

=====

「尤菲，等等我們要不要一起去逛地攤？」
脫下盔甲換上輕裝的萊德一臉痴呆看著我.....旁邊的尤菲，就像是香甜美味的草莓蛋糕上揮之不去的蒼蠅一樣煩人。告白成功以後都只顧放閃了啊，雖然我不討厭看到別人幸福，不過閃光爆得這麼頻密的有點.....終於明白為什麼每年到聖誕節、情人節都一堆FFF說要燒情侶了。
「抱歉～我要跟伊蕾約會～」我身旁的好姊妹像平日一樣露出一個比蜂蜜還要甜美的笑容若無其事的劈了她男朋友的腿，牽著我的手「走吧，伊蕾。我們去逛地攤看看有沒有便宜貨～」

呵。

「為什麼？！明明我才是她男朋友.....」萊德哀怨又嫉妒的盯著我，簡直就像被拋棄的怨婦一樣，只差沒咬手帕。

「好啦，大叔你快閃開啦！」比萊德矮一個頭的尤紀一邊推著萊德離場一邊笑著對我們說
「抱歉啊，伊蕾姐，我現在就幫你處理這件大型垃圾啊，你們去玩吧！」

尤紀從以前就很照顧我，因為那小子是個徹頭徹尾的姐控，我整天跟尤菲黏在一起正好幫他隔開了萊德，**他把我當天然屏障了**。回頭看看尤菲，今天好像特別有幹勁的樣子，化了淡淡的自然妝，換上了粉色的花邊長裙，不過.....

「還要補課吧？」
灰崎一個人在前面逞強著，實力不強的和哉也很努力，每天都晨練，我也沒時間去玩了。
「補課都結束啦！去玩！去玩！」尤菲像個孩子一樣氣鼓鼓的抗議著。
「反對超時工作！我要有薪假期！」「不過.....」

「我是不知道你最近在急甚麼，實作以外課業的部分真的確實都補完了。稍作休息，今天就久違的陪我去玩一下吧？」尤菲的臉上掛著暖暖的微笑，像是被她的笑容感染一樣，我也跟著她臉露微笑，兩個人手牽手的往地攤走去。

雖說去玩，不過兩個女生在杜巴真的沒什麼好做，結果逛了一下地攤我們找不到什麼好東西，最後還是到了食品店後面的水井旁邊的灶頭默默的燒起菜來。自古以來，謠言和八卦都是從水井旁邊傳開的，這次也不例外.....

「所以真的是你先告白的哦？！」

「對啊，他那個感動到哭出來的臉真想擷圖拍下來～」

「我還以為是萊德一個人單戀而已。」

天下間最幸福的事莫過於喜歡的人也同時喜歡自己，也難怪萊德會感動到哭啊。

「一直都說我的，你那邊又怎樣？」尤菲露出一個有點曖昧的賊笑

「明明就喜歡人家還不承認～」

「怎麼啦？你說什麼？」

「上次被送到醫務室的銀髮帥哥啊～」

一邊攪拌著牛奶和麵糰，尤菲繼續把她知道的誇大失實的亂說著「聽說你上次帶了一個一表人才的帥哥去教室找老師，還帶著**定情信物**，是同一個人嗎？呵呵呵～」

「不是，你別聽老師亂說.....」因為的確是同一個人所以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解釋了。

「你就承認吧～那帥哥躺醫院的那幾天你都心不在焉，明明就很緊張人家～」

喜歡？別開玩笑了，第一次見面就叫人婊子的男人誰會喜歡？

為了**澄清事實**，我不得不正視自己對那傢伙的想法。

「.....我是很在意那傢伙，不過這不是愛情。」我靜靜的嘆了一口氣，試著剖析自己的心情。

「我和另一個人跟他有一個共同的目標，然而他正嘗試一個人把所有事情扛起來。甚麼也沒有跟我們說。」

「我們不是同伴嗎？就不能讓我們分擔一下嗎？有點擔心他。」

這樣說著的我，沒想到尤菲會對我說同一句話。

「伊蕾，我也擔心你啊。」收起玩鬧的語氣，她默默的看著我「我們不是好姐妹嗎？」

「誼.....」

「連發生甚麼事都不跟我們說，突然就休學，一個人離開杜巴頓，真過分。」

聽到尤菲這樣說我才想起我從開始行動以來，我還真的什麼都沒跟尤菲她們說過。

「尤菲.....」

「我、尤紀、萊德，只要你願意說，無論有多荒唐，我們一定會聽。」尤菲露出一個最溫暖的微笑「**因為我們是朋友啊。**」

.....朋友？啊。

為了找到交朋友的方法、變得討人喜愛、變得能交到朋友，我來到愛爾琳這個世界，沒想到原來在不知不覺間原來我已經交到了很好的朋友了.....

「喂，等等，你在哭什麼？淚水都滴到粉糰裡去了，布朗尼會變咸的啦！」

「...吵死了，把我弄哭你要負責任啦...嗚嗚.....」

我把所有的事都坦白的跟尤菲說了，包括女神的請求、樂園和三勇士，還有那兩個人。一個冒失又很努力的弓箭手和一個故作輕鬆、把所有重擔都自己扛起來的劍士.....不對，比起逍遙自在的劍士，那個人更像那種捨己為人的騎士。

=====
=====

回味著口腔內漸漸開始發酸的蘋果甜，粗暴的剝著手上的橘子，柑橘獨有的清新香氣撲鼻而來，就像是魅魔一樣挑引著我的味蕾和食慾。

說起魅魔，我身旁就剛好有一隻。

果然魅魔這種生物真的都是靠臉吃飯的，月色把那張臉俊美的輪廓勾畫出來，有一種彷彿會把人的靈魂直接勾走、妖邪的美，藍黑色的秀髮在夜風中飄逸，眼睫毛很長.....角和翅膀等特徵都看不見，是收起來了吧？各種犯規的帥...**如果我是女的我大概也會心動吧？太危險了.....**

「水果真好吃，不過我果然想吃肉。」

.....**那為什麼要拿橘子過來，肉呢？肉啊！我也很想吃的說。**

「.....真是的，怎麼會那麼巧？偏偏就是蘋果和橘子.....」

這兩種水果放在一起會讓我想起他們.....

「怎麼了？」「不，沒什麼.....」

「才不是，你說謊。」舔舐著自己修長的手指，魅魔把我剛剛的自言自語重覆了一次「**真是的，怎麼會那麼巧？偏偏就是蘋果和橘子。**」

「你...怎麼會聽到？」

「魔族的知覺本來就在人類之上，你們以為很小聲的竊竊私語，在我們的耳中都聽得一清二楚。」塞特看著天上的月亮，一臉沒所謂的說著。

「不過我們沒辦法讀心就是了。所以今天才約出來聊聊啊。」

「**杜、布拉烏、達伊蘭、瑟嫩**的意思是什麼？」我開門見山直接就問。

「果然是衝著這個情報而來的呢。」

帶著笑意說完這句他轉身與我四目交頭「**那麼，你能解釋一下你為什麼想要知道？**」

「你要用來做什麼？你在尋找什麼？為了什麼而行動的？」

「**人類和魔族，我們是對立的**，即使是這樣我仍然想跟你好好的對話，請不要說謊。」他向我表露一個友善的笑容。

「**讓我在聽了真相以後再自己決定應該把你當朋友，還是當敵人吧。**」

看來對方的想法也跟我一樣呢.....我想告訴他應該沒關係吧？

把最後一瓣橘子吃掉，似是想憑味道追溯腦袋裡的回憶，蘋果和橘子的回憶。

來到愛爾琳生活，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時候常常跟一群損友混在一起到處冒險。天下無不散之宴席，在跟他們分別以後，我一個人留在了我們的基地，以前一起集資買下來的，位於卡普崖上的一

間房子。我在那裡過著平靜又無聊的生活，直到某一天，在杜巴頓的田裡挖馬鈴薯的時候.....

撲啪！撲啪！

聞聲抬頭，不遠處有一個小孩正對一個稻草人拳打腳踢。衣服和鞋子都有點破舊，而且很髒，唯一比較新一點的東西就是頭上那過大的星星法師帽，那可能不是他的東西，至於如何得來的我就不猜想太多了。右手握著一根木棒，正對田裡一個稻草人拳打腳踢。

「哎啊，又是那個孩子.....」 「他都踢了好幾天了耶。」

「他腦子沒事吧？」

「都不知道在打什麼主意，常常都在破壞公物.....」

「所以說街童和流浪貓狗一樣都很可惡。」

過路的商人、在田間工作的婦女和工人，一個又一個交頭接耳，一句比一句難聽的閑言閑語從這群自認高人一等的大人口中而出，卻沒有一個大人願意主動與這個孩子對話。像是想裝作不在意的樣子，小孩把帽子拉下，垂下頭默默的踢著稻草人。實在讓人看不下去.....

「好啦，別踢啦，稻草人是無辜的。」走過去蹲在這孩子身旁，帽子下的小臉都是汗，已經開始喘氣「都踢了那麼多天你不累哦？」

「.....把這個稻草人踢爛再拿去賣的話，能賣100塊。」

「誼？」

「我肚子餓.....」伴隨著這一句的是一聲來自胃部的低吟。

因為有點問非所答，我花了幾秒整理一下他的意思，哦！是肚子餓，100塊是飯錢.....

原來是沒錢吃飯啊。在愛爾琳100塊能吃什麼？**為什麼像這樣的小孩要為兩餐擔憂？他的家人呢？這個年紀的小孩不是應該在家裡或者去上學嗎？**

「.....小鬼，你的家人呢？」 「**我沒有家人的。**」

說的是沒有，而不是已經不在.....應該不是指去世，難道是被拋棄？這個孩子沒有說下去。無論是那一種都叫人很悲傷，我不忍心問下去。中午的天氣有點燥熱，話題在那裡止住了，在我們之間彷彿有無盡的沉默滋生起來。這安靜就像在默認一樣，讓人心疼。

「.....那，從今天開始我們當家人吧。」不自覺地，我過去拉起了他的手。

來跟我一起住吧，我會盡力讓你像一個普通的孩子一樣長大的。快樂地、平安地長大。

「為甚麼？我可以說不要嗎？」這孩很乾脆的甩開了我的手，現在的小鬼都是這樣的嗎？

「我偏不要~你能拿我甚麼辦法？」

這個小...**屁孩！**

我從包包裡掏出一個橘子，向小孩炫耀著：「你知道這是甚麼嗎？」

「甚麼？」

「是橘子哦，吃了會變超強的哦！」我把我對橘子這種水果所知道的誇大失實的向小孩說明著「能成為強大的戰士，敵人來襲擊都不怕哦！」

但我沒騙人，成為抵抗力強大的戰士，病菌來襲擊都不會生病感冒的笨蛋，

這是充滿豐富維他命C的橘子。

「哦哦哦.....」這個小鬼頭雙眼發亮的看著我手上的橘子。
穿著帥氣的盔甲、拿著寶劍，帥氣地擊倒敵人，每一個男孩都有成為戰士、騎士、勇者的夢想。
嗯，這一點我很懂。

「嘿嘿，好想吃對吧？當家人我就請你吃。」
雖然到了最後像是用橘子誘拐回家的，不過那天我還是牽起他的手，把他帶了回家。他沒有名字，得幫他起個名字。因為他好像好喜歡在我們家門外的崖上遠眺大海和進出卡普的船，用一個跟海洋有關的字.....海崖、海岸、海角、岬角.....好，就叫岬吧。

=====

「那蘋果的故事呢？」
「恩，那是關於一個喜歡蘋果的孩子的故事呢.....」

因為有一些煉金術的問題想要請教一下到了塔爾汀的友人，開始跟小孩一起住的我久違的出遠門，騎著借來的馬出了門，往塔爾汀去。
穿過萊伊德森林的時候剛好是晚上，機會難得，我決定停下來採一下栗茸再出發。栗茸可是上品的食材，可以賣到不少錢的，這樣就能讓家裡那個屁孩吃點好料了。本來想研究煉金術也是為了錢。

現在想起來，那時停下來採栗茸，剛好讓我能救回一個人。

「嗚...嗚嗚嗚.....」
「誰？是誰在那邊？」林間傳來像是亡靈一樣的低泣，我嚇得停下手上的工作，手放在劍柄上準備拔劍。
然後，像是回應我的問話一樣，一個人影依著樹幹走出來。

「...拜托...救我.....」
右肩從背後中了一箭，血從箭插住的地方不斷滲出來，把他身上的長袍染成殷紅色，身上那件長袍下擺的部分已經被撕掉，露出一雙白皙的小腿，雙腳因為沒有穿上鞋子，估計跑了一段路程，赤裸的足踝上佈滿各種大大小小的傷口。因箭傷正在發抖的右手正痛苦的按著腰間正在出血的刀傷。

被他這個模樣嚇得愣住了，我過去扶住他、血很多...我要怎樣做？每次看到有傷者我都會很慌張，就在慌張之際肩感到有一點鈍痛，然後傳來一聲非常清脆的『叮！』

.....這、這不是PD的聲音嗎？！！我轉身看看身側，地上一根硬生生掉落的箭，我馬上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身處的樹林中。剛剛那個的是遠距離物理PD(Passive Defense)，也就是說有人用箭射我。PD在某些魔族身上很常見，不過在米列希安身上發生的機率並不高，這麼的剛剛好就救了我一命.....

不行，要快點離開這裡，再留在這裡會被瞄準。小心翼翼的把傷者抱了上馬，在沒有想太多的情況下正打算往原來的目的地，西方的塔爾汀前進之際.....

「不...不要.....」懷中的人拉住我的衣袖，發出微小的聲音。
「不要去.....塔...爾.....」

.....塔爾？塔爾汀？不要去.....
那就去堤爾克那吧...哎！這不是很正常嗎？！傷得那麼重還要帶著他空過萊伊德森林、橫跨索利亞庫

林.....去塔汀的路很遠，會死人的。

一邊提防著背後，一邊騎著馬往距離比較近、位於北方的堤爾克那退去，我好不容易算是離開了那片危險的森林，這才發現趴在自己懷裏的人早就動也不動，失去知覺。

「喂，醒醒啊！」騎在奔跑的馬上，此刻我只能對這個人大叫

「快到村子了，你支持住、不要、在這裡死掉啊！」

身上的長袍沾滿這個人的血，血淡淡的腥味染滿我全身，
這氣味很沉重，因為是一個人的生命。

加油，別死掉啊！死了就什麼都沒有了！

.....我也是。

把這個傷者順利送到堤爾克那已經是深夜了，我匆匆忙忙的入村聲音有點大，把所有人都弄醒了。

「迪莉絲！求求你！幫幫忙！這裡有個傷者啊！」

猛烈的拍動醫療室的門，我懇求著這位很久沒見的醫生.....大部分被吵醒的村民看到混身都是血的我和我抱著的傷者都很驚慌，只有迪莉絲和崔弗能保持冷靜的進行急救。崔弗先把小心的把插在肩上的箭拔出來，迪莉絲則先處理腰間的刀傷。我找來一盆熱水和抹布，幫忙把陷在他腳下的碎砂石清理掉。

當我拿著熱水和抹布回來的時候，在門外聽到崔弗很難過的說：「.....還是救不回來嗎？」

「我們已經盡力了，這孩子被送過來的時候已經沒意識了。」

我靜靜的走進醫務室，把水盆和抹布放下，低頭不語。

率先打破沉默的是迪莉絲的道歉，我抑壓著瀕臨崩潰的悲傷勉強的對他們說

「嗯、沒關係...辛苦你們了.....」

看看那躺在病床上的軀體，破爛的長袍被撕掉，一直藏在長袍帽子下的臉終於露出來，原來只是個十二、三歲的黑髮少年。

為甚麼會傷得那麼重？那在我肩上PD了的箭.....本來是要射殺這個人的嗎？為甚麼.....

『不要去.....塔...爾.....』

不要去塔爾汀，他是從那邊一路逃過來的嗎？事到如今這些都沒所謂了.....

跟不老不死的米列希安不一樣，圖德南，這個世界的人類，生命是很脆弱的.....

不對，本來人的生命就很脆弱，這、我不是比任何人都清楚嗎.....

當醫診室內的人都被悲傷和遺憾壓得無法作聲，當我也終於忍不住垂下頭靜靜的哭起來的時候，有一個穿長袍的人進來了，走到床前檢查少年的屍體。

「出血性休克.....」這個人脫下了自己身上的長袍蓋在少年的身上，認真的向所有人喊道「**快點、現在搶救也許還來及的！**」

那個人有一頭像大海一樣藍的長髮，耳朵又尖又長。如果不是那聲有點低音的喝令，說他是女的絕對

不會有人會懷疑。大家都開始對這個人議論紛紛，以為他是傻的。

「你在說什麼？這孩子已經.....」崔弗起來想把這的人趕走，手卻被他撥開了。
「去拿生命藥水來。」沒有為自己的行為解釋，直接抽起衣袖開始救援的動作「確認一下，傷口剛剛有清理過嗎？」

「是的，除了腳上的傷口以外，都已經清洗過了。」回答的人是迪莉絲。
「那麼，腳上的傷就交給你們了。」那精靈拆開少年身上的繃帶，頭也不回的問。

省下回應他的兩秒，我直接去拿水盆。迪利絲去拿藥水，崔弗在那人身旁幫忙拆繃帶。我們什麼也沒問、什麼也沒說，因為我們都很想盡力把這個孩子救回來。隨著我們開始動作，人們也回來動手幫忙。把插在腳踝上的碎石拔掉，我仔細的用水為少年洗腳。

『dull down yulin sabi.....』
那個人則把繃帶逐一拆開，直接用治癒術使傷口復元。像是在突破極限一樣，魔力在同一時間凝聚、集中起來，上昇的光塵仿如晚間在湖面飛舞的熒之光，照亮著醫務室的四周。這位施術者正突破著自己的極限，與死神搏鬥，把人的生命從死的邊緣拉回來。

「沒問題，能復元，身體機能有反應。」治癒術的原理是加快、激活身體的新陳代替，進而使傷口快速復原。**已經死掉的人是沒辦法對他用治癒術救回來的，所以這孩子還能救！**

「腳，好了沒？」「好了。」
「那包紮交給迪莉絲，你去再燒一盆熱水來。」

=====

「忙了一整晚，我們把那個孩子救回來了。」抬頭看著那皎潔的明月，我笑著說「現在想起來那真的是奇蹟。」

「.....太好了。」魅魔露出一抹欣慰的笑容，在月色的照耀下是一個很溫柔、帶點純真的微笑，是個發自真心的笑容。

「你幾歲了？」我對這隻笑得像孩子一樣純真的魅魔問。
「40歲，還很年輕呢。」
「以魅魔的標準來說還滿年輕的.....」40歲的大叔露出那種笑容...「以我原來的世界計算的話，我現在大約25歲。」

「塞特，你覺得是因為甚麼原因，一個才13歲的孩子會被人射箭追殺，會露出那種對一切都疲累的眼神？」我問那坐在我身旁的魅魔，他沉默不語。

那個中箭後被奇蹟地救回來的少年，在第二天的下午清醒過來，雖然因為貧血的緣故，臉色有點蒼白，明明剛剛踏了半隻腳進鬼門關，反應過於平靜。無意識的到處張望的是一雙寧靜的墨藍色眸子，有點放空。臉上看不見差點死掉的驚慌、也看不見慶幸自己仍然生還的欣喜，只有疲累，身體上的疲累之外，彷彿還有一種對現況甚至是人生的疲倦。

看著這個表情，我無法放著這個孩子置之不理。

讓這張臉再次笑出來，像個普通的少年那樣，無憂無慮的笑著。
那時的我，是這樣想的。

T B C .

=====
=====

說好的更新，如果沒被我媽抓到我半夜偷文的話，應該還能看到P19的WW

(好~我加油吧~~

找到我人生第一份(暑期)工，去食肆當侍應，希望一切順利，明天就上班了，中午做到11點，我怕沒時間更文，所以今晚來趕進度^^”

啊啊~~轉學考的東西一隻字都沒寫過啊!!!

啲啲再說一個好消息~我G2解完了，照片資料都到手了，也想到一些內定和設定，等G1完結了應該很快就可以動筆了^^

G1-P19. what can i do ?

濁黑的顏料污染著夜色的畫布，濃煙直衝天際，像螢火蟲一樣的火花在火海之上飛舞。熊熊的烈火焚燒著一切。坐落在深山之中的大宅一夜間沉沒在火光和灼熱之中，家主和僕人的屍體與房子一起被火舌吞噬，化成灰燼。

少年目睹這一切，卻無能為力。

拖著比自己年幼的弟弟從塔拉郊區逃到市中心，身邊那位盡責的騎士為了爭取時間讓自己逃跑，半路主動留了下來迎擊殺手。

原因大概猜到，身為官員的父親告訴過他有關官場的事，他們家做的工作容易惹到人，也有意無意的叫自己小心、照顧弟弟，出事的話要逃去哪裏。

『出了事要逃到艾明馬夏。』

聰穎的少年都記得爸爸教過的所有事、甚至明白為甚麼，不過除了逃跑以外他做不了甚麼。

因為他還是個小孩子。

就如騎士對他說的一樣，**做可以做的事**，騎士根據判斷決定留下來為他們爭取時間，這是他可以做的。而自己則是個無力反抗的小孩，還是個哥哥。可以做的事只有拖著弟弟死命的逃，盡快離開塔拉，去艾明馬夏。

半夜要離開王都，只能拜托不眠不休地來往貿易所的米列希安們偷偷掩護。可是，如果行蹤暴露了仍然難逃一死。意識到這一點，少年下定了決心。

送上最後的祝禱和擁抱，臨別前留給弟弟最後一句話是：

「艾克，要堅強。哥哥等等就跟上，我們在艾明馬夏再見。」

一個虛假的諾言。

不安、恐懼、不捨.....目送商隊的馬車遠去，勇敢的少年騎上用手上全部財產買回來的馬匹，隻身從北門離開塔拉，踏入克里布山谷，前往塔爾汀。

除此以外，他無能為力。

=====
=====

「我家是代代服侍王室的貴族，家父、家母.....死了，被殺的。」

說這話的小夜，環抱著雙臂的手在抖震著、連聲音也悲慟得發抖，句子也變得不完整。

「一地都是.....他們的血，家裡著火.....」

「我拜託米列希安把我弟弟送到艾明馬夏，然後反方向逃跑引開他們注意.....」

貴族和貴族之間的相爭有多激烈、多黑暗，以前讀歷史的時候有看過不少，不難想象。滅門這種事，如果當成一個事件來看也許就只是一個事件，不過當當事人就坐在自己身邊序述的時候，整件事就會鮮明起來了。

骨肉相連的家人，慘死在某人的刀下。**憤怒？相比憤怒，更多的應該是悲傷。**

「感謝你救了我，讓我活過來。」試著平伏自己的情緒，小夜向我道謝。

「坦白說，連我自己也不相信我能活過來，從我決定逃往塔爾汀那一刻開始，我已經做好死的覺悟。

」

「但是到最後我還活著.....」

有人說一家人全部被殺很令人悲痛，不過在這災禍之下奇跡地生還的人，被遺留下來的人，這大概才是更悲痛的事吧？

「我弟弟呢？」他一臉擔擾的看著窗外的夜空，輕聲的問。

「他在艾明馬夏嗎？當我住在這間房子裡在床上休息的時候，他是不是在大街上的某處露宿？」

「晚上會冷嗎？」

「.....還是說，他已經.....死...了？」

「.....我果然保護不了他嗎？」

「才沒有那回事。」我扶著他的肩頭，以堅定的語氣否定他的假設。

塔拉位於歐拉西方的盡頭，是歐萊克王國的王都，經北門穿過克里布山谷可到達軍隊所在的塔爾汀，而南門方向通過布拉格平原則進入艾明馬夏，領主和聖騎士團的管轄範圍。

自從塔爾汀開始出現影子世界以後就開始有軍隊駐紮，歐萊克王國的正規軍隊。由於影子世界跟煉金術有著莫大的關係，所以當地也漸漸聚集起各路的知識分子、煉金術師等相關的學術研究者。而能接觸到煉金術這個範疇的，就正正是塔拉的貴族子弟們。事實上最初開始研究煉金術的也是塔拉的貴族、王族們。

大陸西南方的艾明馬夏則是交由領主管理的地方，主要軍力是聖騎士團。據說領主是戰爭中的英雄，因為功績而獲得封地和爵位的。聖騎士跟正規軍隊的不同之處是原則性和紀律性。他們不止是軍人更是騎士，騎士道精神、規條都比軍人要求更高，服從的不是絕對的命令而是公義、公理，保護人民、保護國家。對王族來說也許是有不能控制的部分、不過同時也是一把公正嚴明的劍、位於政局之外、客觀、理性的劍。多年來，他們以自身的好行為建立出公信力，深得王室和人民的信任。艾明馬夏就是一個在歐萊克王國管治之下，以宗教和騎士道自成一角的「半自治區」，治安由聖騎士團來負責，外人不得插手干涉。

這孩子是貴族，如果事因是其他貴族為了鏟除異己買凶殺人的話，在誰也不能相信的狀況下，貴族聚集的塔爾汀和有聖騎士在管的艾明馬夏，當然是後者比較安全啊。

暗中讓自己弟弟逃往艾明馬夏，再顯眼地往相反方向逃引開對方注意。這個當哥哥的考慮得挺周詳。不過從一開始就已經把自己當成棄子，這讓人有點心疼。

「明知道逃往塔爾汀會被追殺，還自己當誘餌往塔爾汀方向逃。」

摸摸阿夜那頭黑髮「真是個聰明又勇敢的哥哥。」

「你以性命保護了你弟弟，他一定仍然平安活著。」

「真的嗎？」他看向我，像是尋求答案一樣追問著「現在都不知道他人在哪裏.....」

「給你說一個故事吧。從前有一對兄弟，他們感情很好。」我想了一想，把以前在國文課讀過的蘇軾拿出來說。

「啊，就像我跟艾克那樣？」哦，弟弟叫艾克哦。

「...對，他們一直在一起(大概吧？誰知道?)，有一天當官的哥哥要去很遠的地方就任，那年他已經40歲啦，大概去了就不會回來了。」

「不能再見面了.....」

「哥哥很想念弟弟，看著月亮...也就是艾維卡，寫了這樣的詩。」好吧我知道那是詞不是詩，不過不想花時間解釋。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前面的還算能理解，最後那一句是甚麼意思？我不懂.....」哦哦哦，不錯嘛，果然是個聰穎的孩子。

「嬋娟有美好的意思，美好的月色。」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意思就是，

希望我和他能長久健康的活著，相隔千里也能一起看著同一個月亮。」

晚空上結集著的雲層散開，愛爾琳特有的兩個天體，白色的拉狄卡和紅色艾維卡。拉狄卡皎潔明亮的銀光從床邊的玻璃窗透入屋內，窗上那個十字架的影子落在小夜覆蓋著被子的身上。

「真好呢，每一晚都能看到艾維卡。」我露出一個淺淺的微笑「想想看，你弟弟現在可能也正在艾明馬夏跟你看著同一個艾維卡呢。」

「可是也有可能已經.....」小夜又開始悲觀思考了。

「我問你哦，你有看到他的屍體嗎？」我直視他的眼睛認真的問道。

「.....沒有。」

「那你為甚麼就這麼肯定他死了？」

「呃.....」

「他有已經死了的可能，也有仍然活著的可能。對吧？」

今夜的拉狄卡和艾維卡，依舊並列在大空的布幕上，就像一對兄弟一樣。

=====

睡了個回籠覺，拿著要用的裝備從閣樓下來，走出客廳時看見岬拿著牛奶瓶鬼鬼祟祟的走近流理台想要倒掉，剛好就被我抓個正。

「岬，牛奶要喝哦，**不要倒掉。**」

「切...」

死小鬼，那是我今早特地早起去杜巴頓擠的牛奶，給我一滴不剩的喝光，**不然你天天早睡也不會長高的。**

努力忍住不把話罵出口，摸摸那頭跟我一樣的銀髮，忽然想起自己跟這孩子髮色眸色都是一樣的，這樣相似的外形就算被說成是父子也沒有違和感呢.....

無意之中帶著刻意，保持著距離。面前彷彿有一扇門，一直都上鎖不讓我進入。不止一次，覺得小孩們不親我，不知道在他們眼中的我是一個怎樣的人？是他們的誰？其實我沒有很在意他們怎樣看我，

只是想看到他們多一點笑容。

「幹...」

「不要說髒話。」

在我想些有的沒的的時候，岬則是繃著臉在我的視線下把他最討厭的牛奶喝完。

「我要出門，會有一陣子不在家，已經跟康娜小姐說好了，可以到她家吃飯。」吃早餐的時候，我跟孩子們交代自己要出門的事。

雖然盡可能常常陪在他們身邊，不過只靠兼職維生實在不太夠，想給他們更好的。如果夠錢的話，就能吃得有營養一點、穿得暖一點、還能讓他們有學習的機會，歷史、草藥、魔法，不好好學一下太可惜了。所以果然偶爾還是要出去狠狠的賺一筆。

「阿夜是哥哥，家裡的事就拜托你了。」當我這樣說的時候，小夜有點錯愕的看過來。

「就不能拜托我嗎？」岬則是直接開口的問，彷彿是我把他少看了，很不爽的樣子。

「好好好，你也要幫我照顧阿夜。」拍拍他的肩頭，長大了，交給你囉。

「.....嗯？所以是誰照顧誰？」

兩個小鬼傻傻的歪著頭看著我。

「我是說你們兩個互相照顧，好好看家，別吵架讓我擔心。」

好可愛！太可愛了！擷圖！擷圖！

說起上來，這次是自從小夜來了以後我第一次出遠門呢。有點擔心他們會吵架，不過還是先相信他們吧。

「我出去了，拜托你了，哥哥。」

穿好鞋，我在玄關回頭這樣對小夜說，他向我點點頭，臉上有一點淡淡的笑意，岬卻在這個時候別個臉小聲的說了這麼一句。

「.....早點回來啊，笨蛋。」

這孩子的個性就像一隻不愛黏人的小貓一樣，不過如果真的放著他不理，他會很寂寞的。偶爾像這樣出遠門，兩天以上不回家，回家開門的時候總是會馬上被抱著。

習慣了愛爾琳的生活後，其實米列希安可以連續幾天不睡覺一直活動著的。**因為我們和這個世界的時間本來就不一樣。**

這幾天不論是擺地攤、做兼職、進地下城，一直都不停的思考著自己應該給他們做甚麼。我自問不是一個聰明的人，思考對我來說真的是一件痛苦的事，不過我還是很想看到那兩個小孩發自內心的笑容。

路過食品店，買了岬最喜歡吃的橘子當午餐，然後我停下來想一想，**他想要的真的只有橘子？**回想起最初遇到他的那一天，他那個反應，大概連橘子是什麼都不知道.....

『是橘子哦，吃了會變超強的哦！』

『能成為強大的戰士，敵人來襲擊都不怕哦！』

.....咦？

想起自己那時候的話我愣住了，傻傻的用手揉了一下自己的臉。

===== ≠ =====
=====

在黑壓壓的巨柱內部登上長長的旋轉木梯，推開頂樓的門，午後的陽光對已經適應黑暗的眼睛來說十分刺眼。擋住撲臉面來的勁風，睜開雙目，眼前是一望無際、與天空相連的大海。

下午三點，卡普燈塔的頂部。

太陽還沒有西沉，波光在海面上平靜的閃爍著，像寶石一樣動人悅目。

我從來都沒有上過燈塔的上部。

一直為各種的事勞碌奔波，沒機會靜下心來休息。也想不起要上燈塔看看，總是在下面的港口匆匆忙忙的經過。今天終於能站在這個高度看下去。像模型一樣小小的房屋、在港口努力工作、生活的人們。全部都因為這高度、這距離，變得小小的。

笨蛋和煙霧都喜歡高處.....能把這些全部都盡收眼內，偶爾當一下笨蛋站一下高處也不錯。

想走過一點看看碼頭，**發現有一位小朋友倚著燈塔席地而坐，呼呼呼的打著盹**，我鬆了一口氣笑了出來。

「害我那麼緊張，原來在這裡睡覺啊你。」
小心翼翼的在他旁邊坐下來，可是還是把他吵醒了。

「.....嗯，咦？」他伸了個懶腰，打著呵欠不經著的轉過來我這邊，傻呼呼的眨眨眼睛、再揉揉眼睛，接著睜大眼睛驚訝又驚恐的盯著我。

「.....為甚麼灰崎你會在這裡？」
「我是不能上來的哦？」

岬露出一張吃到大便的倒楣臉，很不想看到我似的站起來準備閃人，我連忙把他拉住。

「幹、幹嘛啦？」「難得有機會，跟我聊一下天好嗎？」
「不要。」
狠狠的一秒拒絕，人卻還伏在圍欄上看著海港的漁船，完全沒有離開的意思。

我沒甚麼要跟你說，不過陪你多待一會也不是不可以。

大概是這個意思吧？也對，就連主動提出要聊天的我也想不到該說甚麼.....

波動不止的海浪拍打著卡普海岸，完全不怕人的海鷗在我們身處的燈塔旁徘徊、逗留，好像在期待我們會給牠們弄麵包似的。

沉默到太陽開始西沉，我還是決定直接入正題。

比比鳥鳴和浪音明亮清晰的聲線，確保能讓他聽到的音量問道：

「岬，想不想學劍術？」

「咦？」那小子一臉難以自信的回頭看著我。
「你想不想學劍術？」不用懷疑，你沒聽錯。

「可以嗎？」

「錢...不夠我們到學校上學吧？」

像以往一樣，岬首先還是很實際的想到錢這個問題。

太現實了，你現在才11歲，錢這種事不應該是由你來擔心的。不要那麼早就像個大人一樣一點夢想也沒有。

「這個世界呢，不是所有的東西學校都有教。」

我邊說邊抽出腰間的木劍「也不是所有東西都要在學校裡學的。」

「雖然沒有甚麼名堂，不過好好練習的話足以讓你成為強者，而且一元也不用花。」

「這樣的劍術，要跟我學嗎？」

這一次，很意外地沒有『你來教？行不行？』這種話。

第一次看到那雙跟我很像的藍眼睛這樣閃閃發亮，比看見橘子的時候更閃亮。像個普通的孩子一樣，看著自己喜歡的東西興奮不已，對自己的夢想充滿期待。

=====

「岬，重心再低一點。」阿夜拿著木劍保持迎擊的動作，對岬指導著

「好了再攻過來，不用著急。」

調整自己有點凌亂的呼吸，銀色劉海下那雙像星星一樣明亮的藍眼睛盯著對手的軀幹，因為長時間揮劍的疲累架起來的木劍有點抖震，注意力在劍尖上凝聚，思考著、尋找著攻擊的目標。

岬會攻哪裡呢？頭部？腹部？還是心臟？

打中四肢算1分，打中頭部和身體就2分，而且不是直接加分，而是從守不住的對方手上把分數搶走，這是一場以練習為目的的攻防戰。剛開始的時候，大家都是零分，其中一人得1分對方就會-1分的概念，直到其中一人把對方4分完全搶過來為止。

如果拿真劍對決，身體任何地方被擊中都可能沒命，所以格擋的技術對自衛來說很重要。為了養成注意刀刃的習慣，我們制定了這樣的遊戲規則。

肌肉在幼小的小腿上繃緊，用力的向地面施力推進，身體跟著這力度騰飛起來，岬舉著劍往前以突刺的姿勢向阿夜衝了過去。

「以你現在的速度，突刺是沒用的。」

阿夜輕鬆的向左邊側身避開這對他而言一點也不快的劍尖，岬眼看刺不中目標有點措手不及，握劍的右手馬上反手追擊，阿夜架起劍輕易的擋住這一劍，再稍微拖一點力。

「哇啊啊.....」還沒有站穩的岬失去平衡往後跌倒，屁股落地。

「好啦，今天比到這裡。」

阿夜伸手把岬拉起來「願賭服輸，明天早餐乖乖喝牛奶吧。」

忘了說，讓對手跌倒值半分。岬剛剛已經跌倒了一次，又用手臂上的護具擋了一擊，這裡扣了1.5分，在開打的時候猛攻被阿夜避過後直接抽打腰側，狠狠的扣了兩分。完完整整的4分被扒光光，岬徹底的敗了。

「可惡，今天又是一分也拿不到！」
氣鼓鼓的岬自己撐著地面站起來「看著瞧，我絕對會打敗你的！」

「好啊，期待有一天早餐是喝果汁啊～」阿夜囂張的笑著說「雖然我喝牛奶也沒所謂的。」
「啊啊，明天又要喝牛奶了！！」
岬最討厭喝牛奶，所以阿夜一直都是用早餐喝甚麼來打賭。基於願賭服輸的原則，岬輸了一定要把牛奶喝掉。**既然有辦法讓岬天天喝牛奶，我也很樂意天天早起來杜巴頓擠新鮮牛奶。**

相對如果是岬贏了，阿夜就要當岬一天的僕人，而且隔天早餐大家陪他一起喝他最喜歡的柳橙汁。不過以目前來說，阿夜仍然保持著無敵的不敗之身。阿夜在劍術上很有天份，基本功一教就會，而且很認真練習。跟我對打的話如果不認真應對我可是會輸掉的。

兩個人相比，阿夜佔了一些先天上的優勢。不過岬一點也沒有灰心，他是真的喜歡劍術，即使一直都在輸，他仍然一次又一次主動挑戰，全力的進攻。相反，阿夜沒有太多主動的攻擊，可以說是冷靜沉穩的應對著岬的攻擊，滴水不漏的把所有攻擊一一格擋，當機會出現在眼前的時候來順勢一舉拿下。攻和防，根據每個人不同的個性和期望，用劍的方法也不一樣，這就是所謂的風格吧？怎樣用不重要，為了甚麼而用比較重要。

岬之前跟我說過將來想當騎士，我笑著跟他說這個就是夢想，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事，為他打氣。阿夜甚麼都沒說，很認真的每天練劍。最初有點擔心他是為報仇練劍。

「上一次，我除了犧牲自己以外甚麼都做不到。」看著大海的他露出一抹微笑「下一次，我希望我有力量保護我珍惜的人。」

夢想和期望，抱著這些種種，小小的戰士們揮著劍向自己的目標出發。看著他們臉上純真燦爛的笑容我彷彿也找到自己要做的事，我的人生目標。

「總算讓你們笑出來了。」心裡感到前所沒有的滿足，比第一次打倒熊和巨魔象更有成功感。

這樣的笑容、這種幸福、這些夢想，就讓我來守護吧。

.....雖然很想這樣說，不過我沒辦法輕易的這樣說。

因為，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根本沒有人知道。

突發的意料之外和來不及的遺憾，我看過太多了。而且，死亡跟我距離太近。

即使是不老不死、可以無限重生的米列希安，也不是不滅的.....在死亡面前，愛爾琳人眼中無敵的米列希安其實也只是個脆弱的人類，只能束手無策的等著被宰割。

打開瓶裝喝了大口的清水，我呼了一口氣。

也不一定是生離死別這麼沉重，向好處想想。他們也會長大，終有一天要學會獨立，離開我一個人生活，找到自己的知己、最愛的人，成家立室、繼續走他們的人生。我沒辦法一輩子擋他們身前保護他們。不過我現在可以好好的教養他們，讓他們擁有能夠保護自己、保護別人的力量，就算有一天我不在了，這份力量也能代替我守護他們。這是我目前能為他們做的事。

伸手撫上仍然平穩跳動的心臟，我看著在燈塔下吵鬧著的孩子們，嘴角不經意的上揚。

「喂，好啦，要回去囉。」

「晚餐吃甚麼？隨便弄個水煮蛋？」

「不行，你們發育時期要吃肉！吃多一點！」
今天也是三個人一起，高興得不知不覺便是傍晚。

TBC.

=====

希望是看不到的，無法保證的，
不過如果完全的否定、不再相信它的存在，人是沒辦法有動力繼續走下去。
不要自己先放棄。

我們來開一下彩蛋吧～

1.灰崎說：

『習慣了愛爾琳的生活後，其實米列希安可以連續幾天不睡覺一直活動著的。因為我們和這個世界的時間本來就不一樣。』

這一點是跟著遊戲本身來設定的，愛爾琳的一天等於我們現實的30分鐘(大約吧?)，設定上想做到介乎在穿越和遊戲之間，所以習慣了以後就跟我們連續玩幾小時那樣。愛爾琳的時間和米列希安(玩家們)的作息活動完全是各自運轉的。

2.卡普港口武器店的NPC康娜孀孀，在遊戲裡已經是大媽級的年紀，卡普海港出現的年代大概是C4G 15(威尼斯商人篇)，不過這個港口大概在C1(目前故事的時代)就開始逐步開發，有很多相關的NPC還沒有出現，像是提督的下屬、賣魚的巨人卡篤、雜貨店的精靈希伯尼、銀行的歐格斯汀、酒館的老闆娘阿彌(大概還在當海盜吧?)，燈塔下的阿斯克大概也只是個小鬼，所以這個時間點的卡普很多NPC都不在(嘛雖然說18、19是回憶。)

***即使是不老不死、可以無限重生的米列希安，也不是不滅的.....**

我們只是在愛爾琳才有這個強大的肉體。作為一個玩家、一個普通的人類，在原來的世界我們還是會死啊。

G1-P20 杜.布拉烏.達伊蘭.瑟嫩

[G1三勇士] P20 杜.布拉烏.達伊蘭.瑟嫩

×月×日 例行報告

早前，巴里地下城遭到入侵，女神的聖物被奪走了。小人趕到現場，聖物已經被搶走了，殘滅的妖精散落在地上，守門人的屍體倒是最後房間的角落，手骨斷裂。地上留有血跡，沒有發現入侵者。以下是小人的猜測，能在短短幾天攻破巴里，一定是個強者，不排除是米列希安。關於入侵者的事，小人定必仔細追查。為我們的無能感到非常抱歉，也在此紀念那些為了使命死去的同伴。

一位卑微的僕人 敬上

.
. .
. .
. .

「那個...大哥哥.....」
在人來人往的大街上，小小的手拉著青年的衣袖，青年回頭一看，一個拿著包裹的小女孩正怯弱的看著他。穿著圍裙和樸素的裙子，黑色的短髮整齊的落在肩上，隨處可見、非常普通，普通到讓人不會特別提防的農家小孩。

「怎麼了？」青年向孩子露出一抹溫暖的笑容。

「.....有人叫我把這個交給你。」小孩快快的把手上的包裹塞給青年，然後逃也似的跑掉，一縷煙的消失在人群之中。

對孩子的舉動一頭霧水的青年帶著包裹到路旁拆開，裡面有一條項鍊，就是教會裡神職人員戴的那種，上面好像刻了些甚麼似的。

「.....杜.布拉烏.達伊蘭.瑟嫩？」
勉強只能拼出發音，像是古文字，又如咒語一樣神祕的一段符文，完全沒辦法理解是甚麼意思。

輕快的走到西面的城門，女孩回頭偷偷看著那個一臉困惑的青年。

「不是很清楚...不過，這樣就可以了吧？」

=====
=====

悲鳴在焚燒大地上始起彼落，

邪惡的魔族進到村鎮、殘殺我們的同胞。
在戰火之中、在刀刃之下，我無助、我悲泣
誰來？救救我們。

淚水落在純白的花瓣上，百合在戰火中盛開。

絕望中，我看見了，
聖光穿過穹蒼，救贖降臨在地。
漆黑的羽翼擋下陰險的利箭，
飛舞的烏鴉擊退凶惡的仇敵。
戰爭與復仇的女神在戰場上起舞，
高唱迎接和平的凱歌。

每當看着守在拉赫門外的『你』，
即使身體化為岩石、『你』仍然深愛著我們，
在遙遠的淨土守護我們平安、祈願我們勝利。
恩典深厚、銘記於心。
願我們的感恩傳達至樂園。

獻給人類的保護者、戰士的守護女神，
茉莉安。

·
·
·
·

深秋初冬的午夜，山米爾平原。

荒涼的大地上遍佈著一個又一個巨大的坑洞，而在坑洞的四周，是一片頹垣敗瓦、了無生氣的廢墟。
各種各樣的房屋、看得出還有一些像城堡那樣的大型建築物的破爛結構。這裡的一磚一瓦都見證過歷史，那個距今愈來愈遙遠的年代，那個被戰火燃燒的時代，那個繁榮的古代城鎮，如今只剩下這些殘骸，孤伶伶的散落在月下的平原。

拉狄卡柔和的白光落在這群孤兒的頭上，光就像那位深愛著人類的女神，漫步在這片荒涼的土地上，
撫摸著、親吻著這些戰火留下的傷痕，慰藉著那些在戰亂中逝去的亡靈。

看著這樣的月色，真的會讓人不自覺的想起那位為了拯救人類化成石像的黑翼女神，記起她無比的慈愛。

不過，真的嗎？
『神』，真的愛著人類嗎？

在這樣安靜治癒的月下，心情煩躁的男人在廢墟群中徘徊，漫無目的。撫上胸前的項鍊，男人若有所思。

抬頭看著天上明亮潔白的月亮，心裡的疑惑和不安揮之不散。

一直以來深信不疑、理所當然的事，突然出現裂紋。大概沒甚麼比這個更可怕。比如說夫婦之間一直堅信自己與對方真心相愛，卻突然發現原來只是自己一廂情願或者是被騙了；一直以來深信的某些信念遭到徹底否定、理想和夢想徹底破滅.....

把自己生命的全部都寄託一個人或者事物上，當這個支撐自己的東西消失了以後，自己該怎麼『活下去』？

除此以外一無所有的自己，還剩下甚麼？

可以的話真的不想相信。沒錯，這樣的事根本沒人願意相信，但是有些事愈是嘗試解釋愈是解釋不通。

煩擾著男人的問題充滿矛盾、困惑、糾結，也很自然的帶來倦意，已經有好一陣子沒好好的睡著了。即使如此，現在這一刻也會一分一秒的過去，像之前那幾天一樣，安靜的迎來清晨.....嗯，似乎不是這樣呢。

『.....還給我。』

背後傳來如同野獸一樣的低鳴，像厲鬼一樣帶著強烈的怨念.....倒不如說是殺氣。轉身一看，閃著血光的某個物體正往自己身上高速抽擊過來。

轟！

及時發現突擊的男人用手臂擋下來，勉強保住性命，這已經是他在那一瞬間唯一做到的反應。被擊打的衝力擊飛幾米，撞倒了廢墟裡的一幅牆，磚瓦倒落一地，塵土揚飛。

『還給我。』

骨骼彷彿被撞散了一樣，全身疼痛無比，如果沒有背上那面盾牌擋隔，現在大概失去知覺連痛感也不會有吧？男人吃力的扶著身旁那還沒有倒塌的牆根，本能地忍著痛趕快起來，因為不論是直覺還是痛覺都對他發出強烈的警告。

再不站起來會死！

握劍的慣用手直接吃下了剛剛的攻擊，血像溪水一樣在手臂上川流不息。拔劍迎擊恐怕是有點勉強，男人把身後的盾牌搬出來，架在身前。

仰頭一看，身穿黑色盔甲的武士快得像鬼一樣，眨眼間就來到面前，跟自己相隔幾個身位，揮動手上的武器攻擊過來。男人隨即舉盾格檔，卻沒有站穩腳，在對方充滿力量的打擊下撞得再度後退，滑入一個下陷的坑洞中。

黑武士瘋了似的跟著滑入坑洞，想要乘勝追擊。

急中生智的男人把盾牌掛在背後，趕快從另一邊爬出坑洞。然後不出所料，自己出坑的速度果然比對方快一點。冷靜的再度拿起盾，把爬到坑口的武士狠狠一推，措手不及的武士摔回坑洞的底部，而且很狼狽的翻滾了幾圈。

趁現在趕緊逃.....逃去哪？

山米爾地區太廣闊，不夠時間離開這裡，就算要躲，廢墟的遺蹟太破.....仍然立起的『建築物』和牆壁不多、也太矮，不好躲。想著盡可能拉遠距離，男人拔腿跑起來，跑了大約十米，後面的腳步聲漸漸逼近，響亮得驚人。回頭瞟了一眼，黑武士像鬼神一樣氣勢沖沖的追殺過來。即使地上佈滿大大小小的瓦礫殘骸也完全沒有顧忌，直接踏平輾碎，每一步也粉碎腳下凹凸不平的石材，像一頭失控的鬥牛直接撞過來。

拿著盾牌充當紅布，男人就像鬥牛士一樣面向那頭瘋狂的蠻牛，用盾牌掩飾自己動作，從對方的路軌上移開，在快要撞上的時候把盾牌一轉，就這樣像火車一樣直線通行，成功避過這一波衝擊。

被惹怒的武士大聲咆哮，上前揮動手上閃著血光的長武器對男人連續抽擊。水平斬、側旋斬、上旋斬、突刺.....殘影和閃光在夜裡瘋狂閃爍，金屬撞擊的聲音響徹平原，武士的攻擊排山倒海而來，回應對方的猛攻，男人異常冷靜地舉盾防禦，不停調整著盾面的角度和方位，把強襲而來的劍尖一一格擋、彈開，化解了大部分的攻擊。

說不上是很輕鬆，不過柔韌有剩，因為這個男人使用盾牌的技術早已接近巔峰，比起用劍戰鬥，這個人更習慣使用盾牌。也沒有到滴水不漏、銅牆鐵壁的地步，不過也很接近。就是這樣，在其中一隻手半殘的情況下男人擋住大多數的攻擊，穩穩的捱了幾分鐘的暴擊。

眼看男人能在這樣的劣況下頑強的站立，也許是低估了他的實力，在一輪猛攻後武士止住了攻擊，拉開一段距離後靜下來看著男人。而男人則在這個時候才真正看清禁自己究竟是被甚麼攻擊。

那是一把長度足足一個人身高的巨劍，修長的緋色刀刃在月下閃著血光，即使雙手劍的刀刃本身不銳利，那個大小也絕對不容輕視，帶著離心力和重量感的打擊保證打到盔甲飛脫、斷骨吐血。真是虧自己剛剛可以撐那麼久。

單手拿著這把巨劍的劍士，身上漆黑的盔甲在月光下閃閃發亮，不帶半點溫度。這樣冷冽的姿態讓人不寒而顫，特別是當自己就是對方的攻擊目標時，加上剛剛親身體驗過對方勇猛的進攻，身心都被恐懼支配、壓得動彈不得，對自己的處境絕望得看不到一線光。

黑劍士拿著的那把劍沾了血，瞬間爆發更多不尋常的魔力，濃度和溫度都很高的魔力包圍著劍和劍士，凶湧澎湃，無色透明，盔甲和劍的表面空氣開始因折射扭曲，隱約可以以肉眼看到。就算是對魔法沒認知的人也感受到空氣中壓力。

手上的盾牌也開始損壞，快要捱不住的樣子。面對這樣兇猛的重型劍器，失去盾牌就等於是螳臂擋車，根本擋不住。而以那隻怪物剛剛疾跑的速度想就這樣逃掉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那麼選項就剩下一個了。

靜靜的從口袋掏出一小瓶黃色藥水一口氣灌進喉嚨，體力稍稍恢復了一點。從盾的邊緣窺探劍士的動靜，抓緊機會一口氣推盾衝出去試著把他一擊撞飛。

『你拿了的東西、還給我。』

『還給我.....』

眼前的像魔物一樣的劍士，把一直重覆說著的話再說了一次。舉盾的男人心裡很不安，對方究竟想要甚麼？自己拿了甚麼？

不過，如果是說自己最近『拿過』甚麼的話，大既也只有那個東西了吧？

『還給我。』

『把女神的項鍊還給我。』

在地下城裡被闇影巫師守護著，上面刻了杜.布拉烏.達伊蘭.瑟嫩的神職人員項鍊。

.....果然是這樣嗎？

從前所確信的一切都被推翻，心寒過後是一陣竭斯底里的憤恨。怒氣沖天的男人舉盾往黑色劍士全力衝過去。

把我擔憂和覺悟拿來當玩具，我可是認真的.....

認真的擔心著戰亂的來臨、想讓那孩子平安幸福地長大才出來回應你的。

你竟然拿我來開玩笑？算甚麼意思？

面對這連人帶盾的強力衝擊，黑劍士不慌不忙的跳起避過。是沒料到像這樣全身披著重盔甲的怪物居然還可以跳得那麼高，推著盾攻擊落空的男人回頭一看，黑影在月光下仿如得到女神加持一樣，使出一個靈巧優美的空翻著地，揮動魔劍往自己的背上全力一砍。

「可恨的...茉莉安...啊.....」

背後像被烈火燒傷一樣灼熱，絢麗的彼岸花在背上盛開、灑滿一地，男人帶著怨恨和悲憤倒下。連自己僅如的都交上、想把甚麼守護到底的那種重要心情，被毫不留情的摔在地上踐踏粉碎。

啊啊...原來是這種感覺嗎？

你也是被這樣欺騙、戲弄的嗎.....

想起那位在飄雪的森林裡遇到的德魯伊。

藏在胸前的項鍊被劍士奪走，自己的身體則像毫無用處的垃圾一樣被棄置在路旁，側著頭趴倒在地上，不知道是因為淚水還是自己快要『死』，視線愈來愈模糊，月下的光和影就像油畫的顏料一樣在眼前漾開。

.
. .
. .
. .

「...沒事吧...醒一醒.....振作點.....」

「現在幫你治療！」

朦朧之間聽到有人在說話，她很慌張的不停搖我。

『dull down yulin sabi.....』

這個人對我唸了一段治癒術的咒語，感覺到有一股溫暖的生命力在體內流動，因為失血而寒冷的身體

又再暖起來。

「呼，太好了。」那人俯視著自己的臉在月下剛好背著光，看不清楚他的臉，只知道她有一把很溫潤的嗓子。

「止血了...會沒事的，好好休息一下吧。」

真是個心地善良的好人，不過如果這一刻我能起來說話的話一定會吐槽她怎麼要救我.....能醒過來又怎樣？乾脆讓我就這樣死掉吧...

說不定只要閉上眼、停止心跳，這次就不會再復活重生，就這樣『死去』啊。

想著這些有的沒的，聖歌在耳畔輕輕的響起，歌聲柔和清涼，像卡普的海風。順隨著黑暗，意識再度模糊起來，在昏睡過去。

=====
=====

×月×日 例行報告

今天收到礦場的報告，真鐵都採完了。
最後一批已經順利送出，骨骼製作需時，不過應該不會花太多時間。在那邊的準備也差不多的樣子，破壞的巨人快要復活，戰爭快要開始了。

杜.布拉烏.達伊蘭.瑟嫩
戰爭與復仇的女神啊，請賜予我們庫勒杜休復仇的力量，消滅可恨又低等的人類，這是我們弗魔族最大的祈願。

願女神和弗魔族的君王再次降臨，
背叛者必被審判。

一位卑微的僕人 敬上

.
. .
. .
. .

「把工作好好完成了.....」
「領主大人知道了一定會很高興吧？」

昏暗的地下城裡，一個女孩抱著跟她身高相近的赤色巨劍，在女神的石像下倚著站，就像一個考試滿分的女兒在等著向放工回家的爸爸撒嬌一樣，純真可愛的笑著。

TBC.

=====

※ 『dull down yulin sabi.....』這是在遊戲的技能書裡翻到的治癒術咒語。(原作還原w)

試著在戰鬥畫面上花點功夫，不過好像氣勢還是出不來的樣子。發現一直以來說故事都好像太直白的樣子，所以試著多點暗示，留多點空間讓大家想像一下。
寫到現在才真的有一種在寫小說的感覺，這樣直面的針對打擊主角群真是有點...好玩。
作家的抖S屬性醒覺了www至於我在密謀甚麼就先不說了~

再說一個幕後祕辛，上面那段詩不像詩、歌頌女神的東西，真的是詩來的！
我第一次寫這種東西，過去學寫詩的機會接近零，詩的格式不是很懂、詞句的押韻完全不行(有看過五線譜那篇幸福理論就知道w)，而且今次想寫的是像吟遊詩人那樣民謠風格的敘事詩，所以參考的也不是唐詩宋詞，而是歐洲的詩。這部分真的苦了我一陣子，因為是用中文寫不是用原文，所以限制是甚麼根本不知道，沒限制才是最難寫的。
十四行詩完全看不懂(莎士比亞啊啊嗚哇!)，也多虧這次機會讓我終於認真的決定要開始看聖經的詩篇。
雖然好像沒有直接起參考作用.....不過我知道的，這篇卡了差不多半年的稿能夠在這幾個星期一口氣構成起來，必定是上帝與我同在，與我一起同工。包括在生活 and 敬拜中所給的點子和一些突發的靈感。
這半年我以自己的方法不停不停的思考要怎樣寫也寫不出，所以這種爆發性的效果我非常肯定不是靠我自己一個人可以做得到。

在這裏把榮耀歸於上帝。(笑)

終於可以安心去吃飯了.....

2017.7.7 更新 (上面那些是首發時說的話)

最近開始去餐廳打工，每天10小時有夠累的.....

目前除了兩張28元的紋身貼紙沒有其他東西想買，所以不是特別想賺錢，說穿了也是被我媽逼的。
接近完全沒時間體力更新，所以趁今天假日把P20放出來，順手把轉學的東西搞好，
再看看能不能把昨天下午茶時段想到的內容寫出來吧。

G1-P21 再度展開的調查

秋收節過去，狂歡慶典過後街上仍然留下各種快樂的痕跡尚未清理，不知不過一年過去了。很奇妙吧？這個世界的一年居然是在深秋後的冬天開始的。不論是人們的節慶還是每日驟降的氣溫都提醒著時間的過去，懷鐘的指針蹣跚的作響跳動，焦躁得很。

在沒有完全收割好的麥田上少年仰頭拉著弓弦，太陽在雲端之上探著頭與他對視，刺眼的陽光落在他的臉上，看不清遠方的目標.....那麼就幹脆不看吧？少年知道，目標就在箭矢指著的前方。於是他放開手上的弦，架在弓上的箭就長出翅膀，飛快的在靜止的空氣中滑出去，朝上直直的飛向遠處。噹的一聲打中了穀倉屋頂上的風公雞，受到衝撞的風公雞嘰嘰的轉個不停，而飛出去的箭則在到達一定的高度後掉落，大概落在屋子後面的空地吧？

太遠了，站在原地看不到呢。

接著，少年又從箭筒裡抽出三支箭，用手心包著其中兩支，再把第三支箭架上弓。拉緊弦瞄著在穀倉旁邊的蘋果樹，深呼吸，像淨化一樣抽空腦內的思緒，放手射出一箭。然後連續拉弓再把另外兩箭也射出去。

「慢了。」在三發箭都離弓而去後，少年意會到自己失誤。

他前來走到樹下，地上有一個插著箭的蘋果，只中了一箭，另外兩箭則是靜靜在樹幹上插著，相差幾厘米。

哎哎...可惜，差一點就成功了。

少年撿起蘋果，姆指撫上表面那被利箭劃過的裂口，放到鼻頭上，一陣蘋果獨有、像花一樣迷人的清甜香氣充滿鼻息之間。看著北方通往杜加德和堤爾克那的路，一直以來不停失敗的少年，回想起最初，苦盡甘來、無比懷念。

然而，他沒有就此停下來。

因為他記得，那天在雪夜的森林裡說好了要與同伴並肩作戰的約定與立志。一個是他喜歡的女孩，一個是他敬仰的友人，三個人一起去堤爾納諾。為此一定要變得更強，這樣才能站在他們身邊，成為並肩而行的伙伴。

呼了一口霧氣，弦上的箭瞄準了下一個目標。

=====

推開厚重的木門，進到學校的交誼廳，前面是杜巴頓的城徽，獨角獸雕象，兩旁是由研究生照顧的馬夏木和艾維木。通過交誼廳，踏上左邊的樓梯，那裡就是我們學校最引以為傲的圖書館。雖然是師生優先使用，不過外人經登記辦證以後也可以隨意使用。藏書量豐富,搜尋方便、內容豐富，所以杜巴頓的居民幾乎人人都有圖書證。

日光從二樓的窗戶落在自修區位子上，為冬日帶來一點暖意。凝聚著魔力，我努力想像著寒冰的溫度，北風的寒意還不夠，是那種突破冰點的寒氣。呼應我心中所想，美麗通透的冰晶在杖前凝結，像精

靈一樣優雅的旋轉，在陽光下閃閃發亮。這是最初級的箭系魔法，冰系的冰矛。冰、雷、火，不同的魔法有不同的屬性，我能熟練的連續凝聚同一種元素的箭系魔法到第五級，冰矛的發動速度、火焰的驅散擊飛、雷矢的擴散攻擊，把箭系的特性發揮到最大。不過.....

看著杖前的冰晶，我再嘗試想像火焰的溫度，凝聚火屬性的魔力，然後冰元素的寒氣在空中散去，冰矛解除了。

「不對，不是這樣。」尤菲在旁邊比手劃腳的說明著「等冰矛完整凝結，別的屬性就融合不了啦。」

「試試看，把節奏加快一點.....」

「不行...」失敗次數完全沒有數算意義，因為根本沒成功過。

「很難解釋耶...為甚麼完全相關的書.....」

我想快速提高自己的戰鬥力。雖然還有很多攻擊力更高的魔法可以學，不過我現在的魔力不夠，中級魔法所需的魔力可能一發就能把我榨乾.....而且也不見得簡單容易掌握。

現在試著學的組合魔法，與其說是技能不如說是技術，而且是一個在魔法師中間互相流傳的祕技，根本不會有人特地去寫書介紹這種小技巧，怎麼說好呢...就比如說學彈結他，會有樂譜書和chord譜之類的書，不過某些特殊的指法技巧不會有人寫書說明。又比如學聲樂，歌唱的技巧、用喉嚨和聲帶發音的方法，不可能有說明書，通常都是師徒之間口傳相授。

組合魔法就像是這樣的技巧，把兩種不同屬性的箭系魔法混在一起使用。能夠掌握這種技術的人，都是對凝聚元素屬性非常熟練的魔法師。不是非練不可，不過當你掌握的技巧愈多，在不同的情況下能夠使用的手段就愈多。一流和三流之間的差距，有時就是在這種地方高下立見。

管他是一流還是三流.....

我只是想短時間內變得有用一點，堂堂正正的去幫那個讓人擔心笨蛋。

杖前的魔力在我無法平靜、焦躁不已的情緒下變得更波動混亂，冰矛的閃光在杖前的金屬球上一明一滅，不見起色。這時，圖書館的入口處傳來一陣騷動。

「這裡是學校範圍。」

「不是師生請不要隨便進來。」當值的同學嚴厲的斥責著闖入的人，想把他趕出去。

我轉個頭看過去，發現是認識的人，尷尬得話也說不出來。

「不好意思...我有急事要找人.....」那人滿臉歉意的苦笑著。

那雙鞋頭有破洞的鞋子走過的地方都留下一個個泥巴形成的腳印，身上穿著殘破的衣服和長袍，背著弓箭，看起來就像個流浪漢、獵人那樣，出現在學校圖書館這種地方簡直就是格格不入。館內的同學紛紛向他投以異樣的目光。

有點不想跟他搭話.....不過他是來找我的吧？

「啊，找到了。」四目相投的瞬間，他露出一張開心到開小花的臉，向我揮手。

「伊蕾！」我感覺到全場同學都在盯著我。

「伊蕾，他找你耶。」尤菲輕聲的跟我說「怎麼辦？」

我垂下頭站起來，握著我的短杖，往那人直直的走過去。

「伊蕾，聽我說，我剛剛、啊.....」
習慣性的發泄不爽，我憤憤的用魔杖打了他一下，起腳踢他屁股，再一手扯著他的衣領，拖著他走出圖書館。

·
·
·

「和哉...你怎麼會直接衝進來的？」坐在校門前的石級上，我掩著臉向他抱怨道。
「對不起，因為有些事想問你...直覺覺得在學校會找到你，所以就進來了，」
「去課室也沒找到你.....」

「怎麼？！你剛剛進課室了？」我記得這一節是魔藥學，史帝華的課.....

不用問，這蠢蛋肯定是直接進去問『伊蕾在嗎？』
之後帶手制麵包去跟老師道歉吧？老師肯定又會很多話說了.....

「伊蕾，呃...對不起.....」道歉以外說不出甚麼話，欲言又止。
「好了，你有甚麼事？」抬頭看過去發現他坐得有點遠.....

「你坐那麼遠幹嘛？我很可怕嗎？」
「不是.....」

有點慌張的坐過來，跟我相隔一個身位的距離。

「直接入正題吧，時間不多了。」
「不知道跟調查的事有沒有關係，剛剛有個小孩給我這個東西...」和哉從口袋裏掏出一條項鍊，神職人員會戴的那種。

「有看到嗎？上面似乎寫了甚麼東西。」他指著上面的符文說。

完全理解不了是甚麼意思，直接唸出來的話就是.....

「杜.布拉烏.達伊蘭.瑟嫩。」
「有沒有頭緒？」「完全沒有.....」
腦筋打結，我們在困惑中沉默，思考的巨浪把解題的木筏沖回迷惘的灣岸，仍然無法乘風破浪，揚帆出海。把這刻的沉默打破的是.....

「哦哦哦！傳說中的定情信物！」
尤菲抱著補課用的課本和筆記冒出來，可可色的眼睛閃著好奇。

「誒...不過不是白毛帥哥啊.....」
「難道是三角戀？究竟是黑毛喜歡你，你喜歡白毛；還是白毛喜歡你，你喜歡黑毛？」
好奇，換過說法就是諸事八卦。我手上拿著的那個又是項鍊。

「我都說了不是啦...」無奈苦笑著「尤菲你八點檔看太多了。」

「是看少女漫畫！我不看八點檔哦！」

「總之不是你想的那回事啦，這個人是跟我一起尋找樂園的伙伴。」

「...誼，可以說出來嗎？」和哉輕輕的拉了我的衣袖。

「嗯，沒問題。三勇士和女神、我們現在的調查全部都可以說給她知道，她是我朋友，也就是會幫忙我們的同伴哦。」

「原來如此。」

「原來如此～所以說你一定就是伊蕾說的和哉了，對吧？」
尤菲不知道在打甚麼鬼主意，嘴唇彎成一輪新月。

「.....伊、伊蕾有跟你提起過我嗎？」和哉有點驚訝的看向尤菲，然後垂下頭摸摸耳朵，看走來有點害羞的樣子。

難道是對尤菲一見鐘情嗎？看來得找個機會打破他的幻想了。

「哦～哦哦～」

「你又在『哦～』甚麼？噁心...」 「呵呵～」

謠言止於智者，不過我當下沒想到，如果智者存心想玩，裝成患者帶頭一起鬧，情況只會趨向混亂，而你根本甚麼辦法也沒有。

「尤菲！伊蕾也在...嗯，這位是？」難得沒穿著盔甲，一身輕裝便服的萊德在校門前路過，忍著沒撲向自家女朋友，跟我們打招呼。

「伊蕾的男朋友～」尤菲笑咪咪的對準重點錯誤說明。

「...甚麼？尤菲！」

「和哉！你趕緊說些甚麼解釋吧.....」

回頭看過去，和哉的臉紅得像蘋果一樣，大腦當機似的說不出甚麼話。

「真的假的？不是灰崎嗎？」

萊德露出一個很吃驚的表情，不過他演技太差了，一眼就看出他是跟著鬧。

「不是啊！都說了不是！」

這兩夫婦.....上次明明解釋過很多次，

我對不是灰崎的感情不是喜歡！為甚麼一男一女放在一起就一定是那種喜歡？

「怎麼了？伊蕾姐有男朋友了？！」路過的尤紀從旁邊冒出來。

「夠了，都是了不是了啊！」

「再問伊蕾多少次她也只會說『不是』和『夠了』，沒意思。」這個時候萊德露出一個搞事的笑容「我看我們應該轉移目標。」

情況已經趨向混沌，快要失控了，他們轉身看向和哉。

「這位先生～這位臉紅得像蘋果一樣的先生～」尤菲把剛剛練習用的無屬性魔杖當成麥克風，學著八卦新聞的狗仔隊那樣問「請問～你跟伊蕾是甚麼關係？」

「你只需要說你是不是伊蕾的男朋友就可以了！YES OR NO！」不知道在哪個時候戴上了墨鏡的萊德手上一左一右的拿著不知道從哪裡掏出來的『○×』木板。

「哪有人像你這樣問的？真是白痴！」個子小小的尤紀輕輕跳起，向萊德的後腦賞了一記扣殺(現在想來我記得他在那邊是排球校隊的樣子)，這下巴到他墨鏡飛脫、差點仆倒。

「.....不、不是...我不是伊蕾的男朋友啦。」和哉露出一個困擾的笑容。

「猜錯了～」 「啐～沒勁～」

擾攘了一陣子，回過神已經快兩點了，還沒吃飯的我們一行五個人到了街角新開的餐室，露尼雅，找了一個比較安靜的角落坐下。

這是一間由米列希安開的餐廳，老闆在原來的世界好像也是開餐廳的，侍應和負責下廚的米列希安都是一群料理愛好者和原餐飲業者，各有背景、來自不同地區，讓不同地區、來自另一個世界的美食不受限制地並列在同一份菜單上，別具特色。相對那自由奔放的菜單，樓面的裝潢倒是很一般，常見的木地板、木制的椅桌，平凡中帶著一種溫馨。

「所以伊蕾喜歡的人果然是灰崎！但是定情信物在別的男人手上耶.....」

「剛剛的話題還沒有完哦？」我没好氣的從口袋把特拉克的項鍊拿出來「大家口中說的『定情信物』應該是指這一條，本身也是從老師手上拿到的。」

「透過這件回憶的物件，我在夢中看到三勇士的過去。」

簡單的交代夢裡內容，我看向和哉示意要他接著說。於是他把剛剛的項鍊拿出來，放在餐桌上。

「至於這個.....是一個不認識的小孩交給我的，她只是說有人要給我。」

坐得有點遠的萊德湊過來看：「哦，這是神職人員的項鍊，之前在別的城鎮有看過。」

「廢話。」一向都看萊德不爽的尤紀老樣子的在旁邊補上一句，氣到對方拍桌起身理論。

「你這臭小子，我早就知道你看我這個姐夫不順眼了啊！」

「甚麼姐夫？明明還沒有跟我姐姐結婚，這麼快就自稱姐夫不會害羞嗎？我聽到都雞皮疙瘩了。」

「你們夠了，好吵...別打斷話題。」我試著制止一下，可是這兩個人不聽我的話.....

「好啦～好啦～再不乖乖坐好吃飯，姐姐我會生氣哦。」尤菲拍了一下手，歪著頭笑著說。明明是在笑著的，卻莫名的有一股氣壓。

「姐...」尤紀嚇到說不了話，吞口水，乖乖的點頭以後就坐下吃他點的咖喱飯。

「哈！你看看你！」萊德在旁邊幸災樂禍。

「剛剛那一句我也是跟你說的。」

尤菲說了一句話以後萊德也馬上靜靜的屁股貼椅子吃他的焗豬排飯。

還是尤菲厲害，簡直馴獸師。

「剛剛說到哪？」放著那兩個人不管，尤菲優雅的舉杯喝了一口香草茶。

「在項鍊上刻了一節符文，一般來說神職人員的器物會刻上這種東西嗎？」和哉一邊整理一邊說。

「讓我插話一句。」尤紀擦擦嘴角的咖哩，舉手發言，在他姐姐同意以後就說。

「我覺得這件事很可疑。」

「有包裹可以經郵寄寄到你的信箱，為甚麼要透過一個小孩交給你？」

的確，歐拉的銀行兼具郵局功能，像這樣的小包裹用貓頭鷹送過來也完全不是問題。

「再進一步想，甚至可以問為甚麼他不親自交給你？」

「你跟那小孩認識嗎？見過面嗎？為甚麼在素未謀面的情況下他能準確無誤的把東西交給你？」

修長的鐵匙在紅豆冰中旋轉，被旋渦捲入的紅豆泥在純白的椰汁中飛舞，融合成混濁的顏色。跟姐姐一樣的那雙可可色的眼睛無比尖銳。

「對方是甚麼人？特意把這東西交給你究竟為了甚麼目的？」

喝了一口紅豆冰，尤紀繼續說：「再說，其實也沒證據證明這跟樂園有關.....我記得你們的目的是前往樂園對吧？」

「坦白說我也覺得這很可疑，不過到目前為止所知道的只是要去堤爾納諾和為女神解除封印，概念太模糊了。」我平靜的解釋著「而且特拉克很顯然就是不希望我們繼續找樂園。他們一定是去過，而且發生過甚麼事.....」

我無法忘記當日他叫我們放棄的時候，臉上那個悲傷的表情。
更沒辦法對此視若無睹。

「我想，這些原由...對於同樣以樂園為目標的我們而言也有知道的必要。」

「總之，還是先得把這句符文的意思查出來才会有下文吧？」

萊德一手拿了桌面上的項鍊，湊近鼻頭仔細的看了看「會不會是魔法的咒語之類？」

「可能性很高，不過一定不會是我們平常用的元素魔法，是使用言語作為指令的術式。」

尤菲回答道「也許是禱文，或者更古老更專門的祕術、鍊成術，不過.....」

「我比較擔心會不會是某種禁忌。」

「禁忌...那不是很危險嗎？那一句我都唸幾次了。」和哉緊張的詢問。

「一般而言，打破自然、違反道德的魔法被歸類為禁忌，需要一定的條件才能發動。」

尤菲老師把教科書的內容仔細解說一次。

「可能是特定的環境地點、術陣、觸媒、祭品，不過反過來想想看，這些專門的術式也不會簡單到只唸一句咒語就能發動的呢。」

「咦？」

「所有魔法的基本都是要使用術者自己的血液、脈絡，凝聚、吸引空氣中的自然力和瑪那，在體內把精神力轉換成魔力，這是發動魔法的必要條件。」

「總之還是先把這句話解出來吧。」眼看大家開始跑題了，我連忙把討論拉回來「圖書館會不會找到相關的書？」

「找有關古代祕術、甚至是古代語言的書會比較好中範圍，只是這樣的書使用率不高通常都放書庫了。有些文獻甚至是研究院專用，不能外借呢。」尤菲笑咪咪的解釋著。

以正常途徑而言已經沒對策了嗎？重覆，是以正常途徑而言。

「所以.....」緊張地抬頭看看有沒有侍應在附近，尤菲招了招手要我們靠過去。她輕聲的笑著說：「我們今晚要潛入學校圖書館的書庫玩了！」

果然。

「怎麼樣？很刺激對吧？」那鬼靈精怪的笑容在尤菲的臉上閃閃發亮。

看著眼前這位博學又溫柔、模範生一樣的女性忽然說出這種犯規出格的預告，餐桌上的氣氛在某人的錯愕之下靜了下來。相對和哉，萊德看了尤菲一眼，甚麼都沒說，回頭繼續研究手上的項鍊；尤紀甚至也沒有看他姐一眼，一臉『老姐又準備發神經了』的表情拿著鐵匙吃杯子裡的紅豆渣。看著三人完全不同的反應我別過臉掩著嘴角，不由得覺得有點好笑。

「可是、可以嗎？」和哉反應過來後毫不意外的第一句就這麼問。

「和哉你沒圖書證吧？」尤菲攤著手解釋著「申請也不是馬上拿得到，現在除了這個以外又沒其他進展。」

「說得對，我們真的沒時間再耗下去了。」灰崎的情況令人很擔心，上次分別以後他完全沒跟我聯絡過，結果就算是受到重創，也沒有向我們求助。如果不是因為我在醫務所兼職也不知道他出事了.....

可能，在我們所不知道的某個地方，有甚麼在暗地裡進行中。
也許，現在的事態已經嚴峻到超過我們所估計的糟糕，刻不容緩。

=====
=====

『說得對，我們真的沒時間再耗下去了。』
說出這句的時候，伊蕾的表情暗了下來。

難道在我每天練習的這段期間真的出了甚麼事？

「今晚12點，約在學校門口，潛入的人員就決定是伊蕾、和哉和我，尤紀負責鑰匙和把風……」

「等等，我也要去。」

就在尤菲部署作戰計畫的時候，萊德插話打斷，一臉正色，完全不像在搞事的樣子。

「駁回。」尤菲收起笑容這樣說。

「太多人了……想被發現嗎？」伊蕾反問萊德。

「不，我一定要去，我要保護你們。」萊德態度強硬，絕不讓步的樣子。

「如果你是覺得我會怕黑的話，我想說我完全不怕哦。」尤菲笑著回答說。

「就是啊，大叔。」吃完紅豆渣的尤紀用手背擦嘴「這種時候就成熟點，別像個孩子那樣……」

「我認真的。」

某人的認真讓氣氛肅冷起來。眼看萊德沒有讓步的意思，尤菲嘆了一口氣。

「真是愛操心，明明米列希安又不會死……」

結果在互相妥協下，萊德也可以來，只是不准穿重甲，只能帶佩劍。

·
·
·

午夜時分的杜巴頓，廣場上的地攤都撤走了，一個人也沒有。我走過沒人的大街，來到學校的門外。大家都到了以後，一行人悄悄的用尤紀在放學前偷來的鑰匙悄悄從後門溜進了沒人的學校，脫了鞋放輕腳步爬上通往二樓的樓梯，小心的推開厚重的木門，潛入圖書館。

寒冰精靈在死寂的知識之森中跳著輕快的舞步，為求道者照亮那安靜的小徑，為了尋找那在無數樹葉中的其中一片上，自己希望得到的答案。

「沒有，不是這本……」

兩位魔法少女在對面書櫃認真的翻著各種魔法書，而對魔法接近完全零知識的我和萊德則在圖書館的另一側非常傷腦筋的讀著愛爾琳歷史。

「萊德，可以問個問題嗎？」「甚麼？」

「為甚麼中午的時候這麼堅持一定要跟過來？」

「那個項鍊，我嗅到血的味道，很重的血腥味。」

「血…觸媒…術式……」想起下午的解說，不祥的預感和猜測令人不寒而慄。

「我對魔法的事一無所知，但是哪有男人在感覺到危機的時候還放自己女朋友去犯險的？」直直的看着對面那個人，這個高大又可靠的男人說。

「就算在專業上甚麼也幫不上忙，也許在關鍵時刻能成為她的盾牌。」

這是為了對方願意犧牲自己當擋箭牌的愛。我也能為自己喜歡的人做到這個地步嗎？
狄拉卡的白光穿過窗戶，少女的長髮在月色下披上以光芒編織的薄紗，光照亮她無比專注的側臉。

發現自己的視線在不經意間注視著在對面書櫃專心調查的她，我連忙一把往自己大腿用力的捏下去。
正當我拍著臉想要擺脫那種羞澀的心情，萊德拋出下一個話題：「這段日子灰崎有跟你聯絡過嗎？」
「沒有.....」在回答的那個時候，我沒意會到一些很重要的事。
我當時怎麼會沒想起的？怎麼會完全沒察覺的？即使事隔多年，至今仍然會為自己的遲鈍感到內疚。
抱歉，我最珍重的友人。

TBC.

=====
=====

2017.8.22

這個暑假真是多災多難，先是7月整個月都要打工，再是轉系考失敗了，然後在寫P21的過程中，手機甚至壞了一次(差點要重寫).....

就是這樣，好不容易把這篇生出來了，好像寫得有點差，P22和可能會有的P21.5目前進行中。通宵兩晚快不行了，今天就到這裡吧_(「ε:)_

G1-P21.5 踏上遙途

晨光穿過雲層，撫上額角和劉海。
心臟，平穩地在胸口跳動，撲通、撲通
看著熄滅的營火，摸著身下的瓦礫，
慢慢地、在沒有天花的破屋中坐了起身。
身上那不屬於自己的長袍，究竟誰的呢？

目的、原因、決心、立志，
在女神惡意的鐵錘下，甚麼也不是，毫無意義、一文不值。
如同破落的廢墟，粉碎得甚麼也不剩、埋沒糞土。
曾經的每一天期待著晨光，如今已經無法再為生存感到欣喜了。

一切都完了，甚麼也守護不了。
甚麼都不剩下的我，還可以靠甚麼活下去？

留下嘆息，踏上遙途，無人知曉。

·
·
·
晨光穿過雲層，昨晚的血漬乾掉變成茶色。
陌生的少女在牆角昏睡，呼嚕、呼嚕。
垂著頭、抱著手臂，縮著肩膀瑟瑟發震。
輕輕的、想為她蓋上長袍，鼻前的氣息把她驚醒了。
小小的手抓著我的衣袖，褐色的眼睛注視著我。
光環在水藍色的髮旋上閃閃發亮，就像天使一樣。

·
『身體...已經沒事了？』 『嗯。』
『要走了？』 『嗯。』
『要不要陪你走一段？』
笑著搖搖頭，沒關係，不要緊，我沒事。

·
·
目的、原因、決心、立志，
在女神惡意的鐵錘下，甚麼也不是，毫無意義、一文不值。
如同破落的廢墟，粉碎得甚麼也不剩、埋沒糞土。
曾經的每一天期待著晨光，如今已經無法再為生存感到欣喜了。

即使如此，仍然感激你救我。
稍微試試看吧？找個理由活下去。

臉帶微笑，踏上遙途，無人知曉。

·
·
·
·

披著你給的、不合身的長袍
踏上遙途、走著回『家』的路。

離開荒涼的平原，經過巨龍的雕像；
走過丘陵的三叉路口，看看那棵赤紅的樹；
繞在城牆的外面，穿過沒被收割的麥田

雙月高掛在天邊，緊握著門匙，歸心似箭。

·
·

晨光穿過雲層，涼風帶著海的氣味撲鼻而來
心臟，在胸前鼓動，撲通、撲通
沿著斜坡下去再拐彎，就能回到那棟名叫『家』的小屋
快快的，急不及待的衝到家門前
準備開門的手卻停住了，鑰匙停在匙孔前。

·
·

目的、原因、決心、立志，
在女神惡意的鐵錘下，甚麼也不是，毫無意義、一文不值。
如同破落的廢墟，粉碎得甚麼也不剩、埋沒糞土。
曾經的每一天期待著晨光，如今已經無法再為生存感到欣喜了。

我應該說甚麼？以怎樣的表情說？
甚麼都沒做到的我，還可以怎樣尋求原諒？

轉身離去，踏上遙途，無人知曉。

·
·

『先生第一次來卡普？來觀光嗎？』 『啊...嗯，對、我是來觀光的。』
暮光穿過雲層，在海水上閃閃發亮。
心臟，平穩地在胸口跳動，撲通、撲通
在燈塔下遇到認識的女孩，只是少女不認得我了
緩緩地、笑容在淚花中漾開。

原來，只有我一個被留下來。

·
·

目的、原因、決心、立志，
在命運惡意的鐵錘下，甚麼也不是，毫無意義、一文不值。
如同破落的廢墟，粉碎得甚麼也不剩、埋沒糞土。
曾經的每一天期待著晨光，如今已經無法再為生存感到欣喜了。

時日無多的我拯救不了世界，就讓一切在平凡中結束吧
『已經夠了.....』

放下一切，踏上遙途，無人知曉。

TBC.

2017.8.26

大家是不是很高興、很驚訝我這次更得這麼快呢？我也很驚訝。

這次特別用了歌的格式表達，以歌序事的感覺。(有點難.....
上半部的時間點是P20之後的早晨，下半部的是之後的兩三天，
被黑武士擊敗並奪去項鍊(*神職人員)的灰崎被一個好心的路人救回之後的事。

因為看不過眼收養流落街頭的小孩和差點被殺死的少年；
因為這些小孩找到短暫人生中的生存意義，
因為少年發生意外感到內疚、因為女神曖昧不清的預告而憂心，
為了保住孩子的未來把孩子一個人放在家中出去調查。
以上是灰崎在G1之前的經歷。

這樣的人在P20的事之後的心情，就是我在21.5想表達的內容。

『我接下來要怎麼辦.....啊對了，把所有事都放下，回去那個家吧？』

在本來的設定裡是預定讓灰崎和那個叫岬的孩子見面的，不過灰崎是不是真的有勇氣去見岬？
他一直都為自己的離開感到內疚，而實際上岬也真的有點恨灰崎，所以最後還是讓他停住了。
見不見到面都會是悲劇收場，因為岬把灰崎忘了。(這一點G2會從岬的角度剖析更多

『在燈塔下遇到認識的女孩，只是少女不認得我了』這句是重點。

好，今天就到這裡了。(出門要遲到了>口<！

G1- P22 有關圖書館的怪談

吶，你知道嗎？我們學校的圖書館有鬼哦。

你問是什麼？幽靈啊，幽靈。

傳說學校的書庫裡有一份不得了的研究，是一位以前在學校教學士班的大魔法師歷盡半生的時間和心血，經反覆實驗所研發出的強大魔法。那個魔法具有毀滅性的威力，所以教授決定把數十頁的報告分散收藏在書庫的各個角落，以免被心懷不軌的人利用。

不過教授還是不放心，為了保護報告一直留在學校執教，死不退休.....結果死了，死在圖書館。

教授一直提心吊膽的過著每一天，到死後也不能安息。據說在晚上過了兩點後進圖書館，教授的鬼魂就會拿著點燃著鬼火的白蠟燭衝過來質問你。

『你進來幹嗎？』『是不是想拿我的報告？』

如果在午夜的圖書館集齊報告的書頁.....那你就能召喚出...氣炸的教授！教授的怨靈會窮追不捨的詛咒你，纏繞你三生三世，你走多少里也不會再有桃花，永永遠遠只能當個跟左手交往的魯蛇。

噫？你說這樣單身到永遠不就可以保持童貞到30歲直接當上大魔法師了嗎？

.....對耶！那麼我今晚也去找書頁吧？

你問資料來源？

大家都是這麼說的，傳了好幾屆了！這也不知道，你真失敗。

·
·
·

從前，在森林裡有一隻白色母鹿，每一天都在林間自由自在的奔跑著，呼吸著新鮮的空氣、欣賞著美麗的景色。

她的父母總是這麼教她：

『千萬不要跑到森林的邊緣，因為那裡是人類的世界。雖然有自然的力量守護著我們，但是人類很危險，絕對不可以接近人類哦。』

初春的某一天，白鹿追逐著美麗的蝴蝶，不知不覺就來到了森林的邊緣。

想起了父母的警告，白鹿慌張害怕。當她正想從原路回去的時候，她看到了在森林旁邊的空地上，有一位青年正以木樁為靶練劍。

那頭濃密的黑髮有點長，看起來非常結實的四肢和身軀，還有那湖水般湛藍而深邃的眼睛.....

愛神的箭命中初次萌生戀愛感覺的心，白鹿對青年一見鐘情。

從此以後，白鹿的心中有了另一件幸福的事情，就是偷偷地來到青年的附近，躲在大樹後面看他練劍。

啊啊...好想跟他說話.....好想知道更多他的事。

就像一位戀愛中少女，白鹿也懷著這樣的心情，暗戀著那個年輕的劍士。

直到某一天，當戀愛的心情像燒至沸騰的熱水那樣無法再壓抑，白鹿用父母教她的魔法變成了人類的模樣，鼓起勇氣走到青年身邊。

「怎麼了？你迷路了嗎？」

「你住在哪裡的？要我送你回去嗎？」

純白的長髮整齊的落在肩上，精神飽滿的臉泛著健康血氣的微紅，琥珀色的眼睛純真又無辜的看著劍士。面對眼前認真地詢問著想要幫忙的男子，不懂得人類語言的白鹿歪著頭一臉可愛的傻笑著。

雖然一句都聽不懂，也沒辦法回應，可是當自己喜歡已久的人正站在面前、看著自己、對自己說話，那一刻的幸福就像從杯子滿溢而出的蜂蜜一樣讓人沉醉。

青年也對這位可愛純真的女孩產生了好感，在無法溝通的情況下，青年只好笑一笑繼續練劍，而白鹿則滿臉幸福的在旁邊看著他努力的身影。

兩個人都沒再說過話，林間的風聲、小鳥的鳴叫，代替了話語，空氣中充滿著平靜和淡淡的幸福。那天，兩人一直待到深夜才回去。

「第一次莫拉圖戰爭...第二次莫伊圖拉戰爭.....啊啊啊，快死了！怎麼我來到這個世界也是要唸書的啊？」萊德的叫聲把我的思緒從故事中的森林拉回午夜的圖書館。大概是終於受不了，他合上手上那本歐拉戰爭史抱頭大喊。

先看到這裡吧？

把無意在角落發現的書籤夾在剛剛看到的地方，書籤上壓了一朵小小的三葉草，十分精美。

「哎啊...和哉啊，我不行了.....」正想拍肩頭安慰他的時候一塊小石擦過我們耳邊命中書櫃，萊德一個怨恨的目光轉身瞪向爬到屋樑躲在角落當哨兵的尤紀，雖然因為光線不足看不到對方，不過明確的傳來噓的一聲，示意我們保持安靜。

在安靜之中時間過得特別慢，走到窗前看一看懷鐘上的指針發現才兩點而已。尤菲和伊蕾那邊好像也沒收獲的樣子，畢竟要在書海中尋找一句咒文和一些沒指明內容的相關歷史，即使範圍縮窄了仍然是大海撈針。

走過去魔法咒術書那一區，找尤菲商討下一步的行動，結果這個發起人居然裝著可愛傻笑說：「沒想到找資料這麼難的呢.....」

那就當然了，大學寫論文去圖書館找資料也不是一兩天可以了事，看你這麼直接進來還以為你早就鎖定目標了。果然只是想試試看玩潛入對吧？虧你男朋友這麼擔心.....

「哎，原來已經兩點了呢。」

「知道嗎？」尤菲嘴角上揚，「這座圖書館，過了兩點以後會有.....」

神神秘秘的，難道是有one piece？

「這是在學校裡流傳了50年的傳說，相傳在戰爭時期，有一個無名的魔法師在這所學校二樓的圖書館，也就是我們所在的這個地方，用血畫了一個魔法陣進行了儀式，希望召喚出能扭轉戰況的強大惡魔.....」

疑真似假的，沒辦法分辨這個人的話是認真的還是鬧著玩，可是血和召喚儀式的內容讓人無法不在意。不敢打斷她的話，繼續靜靜的聽著故事之後的發展.....

「可是他不小心把魔法陣畫錯了，結果被惡魔吃掉了。」

不經意間背後感到一股惡寒，手心冒汗。

「接下來肯定就是魔法師的鬼魂每晚在圖書館徘徊這種老掉牙的套路吧？」正當尤菲打算說出故事的結尾，伊蕾直接插話，搶先把結尾說出來。

「這種像是米列希安編出來的謠言你也相信嗎？」她在尤菲身後邊說邊把手上的書放回書櫃。

「呵。」尤菲笑了笑，攤著手解釋道

「來到這個充滿精靈和魔法的世界，不會覺得甚麼都有可能發生的嗎？」

「我們學校在戰後才開辦，校史只有20年，何來50年的傳說？」伊蕾冷靜指出矛盾之處，一下就破解了尤菲的胡言亂語。

「不要所有現象都用魔法一詞解釋，這樣很容易造成盲目的迷信，史帝華第一課就這麼說了不是嗎？」

「啐，還不是因為自己怕幽...」在伊蕾的怒瞪下尤菲笑著住口

「是的～是的～我們準備下書庫吧！」

等等...太明顯了，所以說伊蕾她真的會怕那種東西呢.....

偶爾知道對方一個小弱點，心裡泛起一種無法解釋的喜悅。原來我們之間的距離並沒有想像中的遠。一直以來壓著自己的想法像氣球一樣隨著氣流上升飛走，我鬆了一口氣，舒暢得快要笑出來。

現在笑的話對方絕對會翻臉，我壓抑著臉上的笑容，回想起初相遇的時候，那時她已經很吸引人，一頭銀灰色的長髮端莊唯美，淡紫色的眸子敏銳得彷彿能看透世間的真實一樣，整個人散發著一股聰穎的氣質，在我的眼中接近完美，難以讓人親近的感覺。

像礦石的結晶一樣，美麗而冰冷的第一印象。

也不能說是個性不可愛，只是有點兇巴巴的。而且剛見面的時候我和灰崎也沒留下甚麼好印象，會被兇也不奇怪.....不過直覺覺得這女孩本性不壞，只是脾氣有點屈強。

因為啊，像這樣眼神冰冷英明的女孩，在冰天雪地之中把自己的圍巾借給了這個當時一無是處，縮著肩頭瑟瑟發抖的我，甚至，為我這個跟她只有兩面之緣的人擔心到哭出來，找到我以後不顧我身上沾滿鮮血的外袍有多髒，一把把我抱著。

果然是個心地善良的好女孩。不坦率、不善於表達自己，卻總是以真誠的心對待身邊的人。

分開的這段日子裡，反覆的思考著這樣的心情。在再見面的時候，她看起來更加耀眼，美麗到讓我不敢直視。果然，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喜歡的心情吧？

她轉向書架，拿了一本說自然精靈的書，坐到自修桌那邊去。

「我不下書庫了，想再看一下書。」

「那麼我也不去了。」

「好吧，看哨交給尤紀，我和萊德下去了，你們就兩個人留在這裡看書吧。」

看著這詭異的笑容，我完全想不出對方在打甚麼主意，還是跟著伊蕾比較安全。

拿著剛剛的故事書，坐到伊蕾的桌子去，急不及待的想知道故事的發展。

伊蕾跟我說：「尤菲說的話不要太在意，我看她是沒事想要找人陪她發瘋，所以才把我們拉下水的。」

「所以今晚大概是不會查到甚麼東西對吧？」

「嗯，沒有明確目標下要從咒術書甚至是古代語言和歷史書中翻查一句符文，本來就不太可能的。」她那纖細的手指摸弄著書頁的紙角「被她牽著鼻子走的我也是太不小心了呢.....」

「嗯嗯。」安靜的點著頭，忽然想起現在圖書館自修區這一邊沒其他人，這不就正是代表接下來的這段時間我可以和她.....獨處了嗎？

月光落在自修區的桌子上，在她的灰髮上結了一層薄薄的霜，閃閃發亮。

嗚哇.....

托頭的左手摸著發熱後頸，低下頭不敢看她，因為我知道我現在的表情一定很奇怪，夾雜著七分的害羞和三分的興奮，哦啊啊啊.....好幸福啊，就像被某種甜滋滋的氣體充滿大腦，幸福過頭，讓人有點擔心會出事一樣。

故事裡的白鹿，跟劍士在森林獨處的時候，也是這麼幸福的嗎？

神啊，讓時間停下來吧。就算是在無聲之中，就這樣靜靜的各自看著書，就算只有這樣，我也心滿意足了。

翻開書籤插著的頁數，正當我想看下去的時候.....

「咦？書籤...怎麼會在你哪裡的？」聞聲抬頭發現伊蕾直直的盯著我。

「原來這是你的東西嗎？」出現在這種時間點的巧合簡直就像點綴甜點的白色糖霜，讓心裡的甜蜜感再度昇華。

「我在角落撿到的，先還你好了。」甜蜜歸甜蜜，東西還是要還回去。把書籤遞過去，伊蕾叫我先留著。

「沒關係，我還有別的書籤。」

「你這本書今晚看不完的，書籤先留著，回去之前把書藏到角落去，等圖書證辦好了再回來看吧？」月色柔和的光描繪著她那正在微笑的臉。

這一刻的我，在心裡繼續為那個不可能的妄想發出禱告。然而事後我很後悔當時沒有把握機會擷圖，因為妄想終究是妄想，最終當然也是不會被實現。

突如其來，彷彿耳鳴，耳畔傳來『噶—噶—』的鳴震。空氣中冒起濃重的氣壓，帶著強烈的眩暈感襲來。

伊蕾也皺著眉雙手摀著耳朵，看來不是個別的耳鳴呢。正想向對方確認清楚，櫃檯那邊傳來那兩人的一聲驚呼和雜物被撞倒的聲響，伊蕾二話不說，拿上短杖就拉著我從位子裡起來，躲到旁邊的書櫃中，在文學類和歷史類兩行之間。

外面傳來急促的腳步聲，沒多久萊德也牽著尤菲逃到這邊來。

「姐！你們沒事吧？」屋樑上傳來尤紀的叫喚。

「沒事，絕對不要出來，看好機會就自己先撤退吧。」他姐姐這麼吩咐。

「切，知道了。」

「喂大叔！保護好我姐姐啊！」

「小鬼你先撤吧！」關係不好的兩人最後還是如常的互相頂撞了一下。

看尤菲和萊德氣喘如牛的樣子，很好奇他們究竟看到甚麼.....

大氣中出現異常的氣壓和大家都聽到的耳鳴，即使我不懂魔法，也多少明白這不是自然現象。有『甚麼』出現了，而且多半不是好東西。

「伊蕾，我贏了。」換氣的時候，尤菲這麼說，臉上掛著一個有點興奮的笑容。

「我可沒跟你打賭過。」伊蕾冷冷的背著她，握著手上的杖開始凝聚魔力，元素的光球在杖上閃爍，非常漂亮。

「那個究竟是甚麼？」空氣中的壓力越來越重，萊德撫著胸口問，而我實在按捺不住好奇心，決定探頭看一下，『那個』的真面目。

「幽靈哦。」

半透明、以人的形狀站立著，擁有細長手指的手掌像是想抓著甚麼似的張張合合。

雖然的確是以人形站立著，不過說是人也不完全正確，首先那過長的頭部和像鱷魚那樣的大嘴巴就完全沒有人的樣子，比較像電影裡看過的外星異形。

好像還沒發現到我們似的，在大門方向扭曲著身體，緩慢的活動著。

「我一直很想知道更多有關死靈魔法的事，可是目前的課程都完全沒教過...今天終於讓我看到實物了

！」就算把聲量壓下來也無法掩飾她言談中的興奮，總算知道這個人不惜編出天大理由也要把我們拉下水的真正目的了！

「這東西有攻擊性嗎？」

「不知道。」「不是吧你！？」

看見萊德跟我一樣恐慌的看著尤菲，意識到這裡有常識的人不止我一個，頓時安心了點.....才沒有！這情況誰安心得了？

「一無所知...你居然還想自己進來.....」萊德生氣的捏著自家女朋友的臉，不過比起怒氣更多的情緒是擔心和珍惜。尤菲大概也感受得到，所以沒有說甚麼，靜靜的笑著聽自家男朋友的碎碎念。

「這次真被你害死了啦.....」

伊蕾的動作跟剛剛一樣仍然握著短杖凝聚魔力，光芒在杖前一明一滅，閃光的頻率彷彿她的心跳，焦躁、不安、慌亂。

「...我一定要成功的.....」肩頭抖震著，夾雜著鼻音和哭腔，微小又沙啞

「可惡...完全不行.....」低頭把臉埋在握杖的雙手上，像北風般凜冽冷靜的她首次露出這樣軟弱又無助的一面。

「.....我就這麼沒用嗎？」

在失敗中懷疑自己，就像過去的我那樣。

看著這樣的她，不知道是從哪來的勇氣讓我上前，右手扶上她的肩膀，左手放在她緊握魔杖的左手上。體溫低得異常的她像被驚動的鹿一樣全身一顫。沉默了好一陣子，她鎮靜了下來，把自己的左手鬆開，換成單手握杖，她頭也不回，專注的凝聚冰雪魔法，寒氣迫人，金屬制的法杖上甚至結了一層薄薄的霜。

太好了，看來不再迷茫了。

「接下來會燙，放手。」

看呆了不知不覺沒放手，在我手放開的瞬間，她的左手冒出一股暖流，溫度漸漸升高，由突破冷空氣的微溫到火一樣的灼熱，半晌，冒出一星半點火花，在手心上燃燒起來。

「對了！就是這樣！」尤菲看到後掙脫男朋友的懷抱興奮的喊出來

「伊蕾你成功了！這就是組合魔法了！」

話聲剛落，背後傳來一股寒意以及『噹—噹—』的聲音，回頭一看那半透明的傢伙正在不遠處直直的盯著我們看。

啊啊啊啊-----！！

大伙兒嚇得從書櫃間的走道中退出來，直接走到大廳的中央，在慌亂之中，我們被在場所有的鬼魂發現，它們收起站立的雙腳，帶耳鳴般的低吟，在半空中『噹—噹—』向這邊飄浮過來。

束手無策的萊德馬上把尤菲護在身後，正當我也想跟著做的時候被伊蕾訓了一句，「你傻啊？你在我前面擋著我要怎樣用魔法？」

TBC.

=====

2017.11.14

這次是想以物語(故事)、傳說和謠言的感覺貫穿這一回的劇情。

所以有甜甜的愛情故事(白鹿傳說·遊戲裡有這本書)·還有幾則我隨口吹牛的鬼故事wwwwww

大家在學校不是常常有那種七不可思議的鬧鬼傳說(多半是有人搞事亂傳出來的)·嗯就是參考那種故事·以7分搞笑3分認真的心態·再加上一點奇幻世界的背景胡扯出來的ww

不過在寫這幾回的過程中·也花了不少時間想了一些有關魔法的設定(元素魔法、死靈魔法等等)·明確來說·我的設定裡幽靈在愛爾琳是不存在的·剛剛的鬼魂概念上跟我們認識的幽靈不一樣·如你所見半點人的模樣也沒有·因為它們是人為製作之物·這部分正是死靈魔法的範疇·有機會再說吧。

結尾那句『瑞芬爾·迪巴拉斯!』的咒語·其實是拿了這『servant』·『Disperse』兩個英文字空耳音譯出來的(感謝google小姐)·不是想了很久不過到現在還是覺得這比寫KC時設計尼克的龍語更羞恥.....

然後就是放手讓和哉和伊蕾的感情線自己萌芽生長·這進度本來就想讓這CP開一朵小花·還有伊蕾的組合魔法和延續上一回朋友組的吵鬧。(雖然我功力不成熟·不過還是很希望在趕主線的進度之餘能留一點部分寫一下日常·讓角色們有空間在互動中伸展一下自己的性格。)

看著那個畏首畏尾的和哉鼓起勇氣去安撫伊蕾·真的有種『噢·我家孩子長大了』的欣慰XD
追求的路還很漫長·加把勁吧·少年。

最後·半夜溜進學校圖書館·你只會遇到生氣的『你老師』·
大概除了操行分以外不會有甚麼生命危險吧?應該是·除非不是。
當個好學生·從遵守校規開始。為了你的學分著想切勿以身試法。

甚麼?你說剛剛看到古怪的東西飄過還有強烈耳鳴?

哎呀·那是你的錯覺而已。(笑)

下一回將會進入原作黨也許很期待(?)的黑玫瑰篇!
敬請期待XD

G1- P23 黑玫瑰之庭

萊比地下城，歌聲回盪著。

沒有伴奏，單調落寞的音符在清澈的嗓音中，披著一張既悲傷又深情的薄紗。隔著薄紗，新娘般純潔的女子注視著自己最深愛的人。

你第一次來到我的臥室時，我一點也不驚訝，
因為我的心裡已經，偷偷的愛上了你。
丟棄手中的劍吧？
從劍鋒上映著我的樣子，那讓我很心痛
不要閉上你的雙眼，將我關在你那迷人眼神裡。
你是讓我的心靈沉醉的主人，黑玫瑰永遠的主人.....

鎖著大門的鐵鏈咿啦咿啦的掉在地上，門被打開。歌聲止住了，美麗的女子站在空無一物的房間中，注視著進門而來的他。孤單、冷清，就像一朵黑色的玫瑰。

「有聽到我的歌嗎？」花一樣絢麗的粉色捲髮，那雙紫紅色的水晶含情默默的凝視著眼前的男子，絕美的女子這樣問。「我不想聽，請妳讓路。」

由始至終都非常做醒的男子，冷靜的回絕女子的『愛意』。

「.....是嗎？」女子眼裡閃過一抹失落，然後又一副毫不在意的樣子。
「你來到這裡已經是第五次了。」

對啊，這樣的事已經是第五次了。

女子第五次為男子唱歌『告白』，男子第五次回絕對方的『心意』。

在這裡上演的是世間平凡不過的男女感情，不過當舞台搬到陰冷濕寒的地下城，告白的女主角是地下城的魅魔，而回絕的男主角則是在地下城尋尋覓覓的德魯伊，故事瞬間退去了一分純真，蒙上了一分危險。

魅魔，不論男女都長得極其俊美的魔族，有著豐富的感情和智慧，擅於挑起人的情慾，並奪去意識，吸取其魔力為食糧。有如在礁石上用歌聲迷惑水手的羅麗萊，聰慧的魅魔們用如酒般醇厚迷人的聲線，唱著自己親手編曲填詞的歌，靜候著男人們的到來。這個孩子也是，她有著一頭粉色的捲髮，就像野地的玫瑰一樣絢爛奪目，聲音像銀鈴那般清脆。唯一比較可惜的是她樂理比較差，不會編曲子。一直以來都是哼著姐姐們的作品。

有關係嗎？反正夠可愛就好了，進來的男人都很順利地被她迷惑住了。

這裡是個危險又美麗的花園，進來的男人都被園中的花所吸引，就像飛蛾一樣盲目的追逐著燈火，男人很快就把自己原來的目的都忘了，家人、戀人、信仰、神明、夢想、理想，統統拋諸腦後，盡情地被快感和快樂支配，然後在這個樂園中迷失，沉溺在情慾之中。消亡、朽壞，剩下的那副白骨被注入某種術式再次活動，從此成為這個地下城的一分子。

只有這個男人，和其他的冒險家不一樣，不是為了一賭魅魔的美麗而來亦從未被迷惑。只是筆直的經過這個充滿誘惑且錯中複雜的迷宮，不繞圈不停留，專注的找尋通往堤爾納諾的路。堤爾納諾，傳說中的樂園，沒有痛苦、沒有眼淚、沒有死亡，大家都可以得到幸福的常青之地.....這一切都只是一個傳說，就像是在床前給孩子們說的童謠，天真無邪但完全不合常理。這個人只憑信心，不停的追逐著

。

為甚麼要執著至此？即使最後可能一無所獲仍然死心不息.....更正確來說不是『可能』，照他的方法就算他窮盡生命去追尋也不會找到答案。那是只有像魅魔這樣的高級魔族才知道的祕密。只要魅魔閉嘴不說，他怎樣努力也是白費心血。

明明是個聰明的德魯伊，思考方式真是愚拙得可以，不過在這個充滿最原始的情慾以及死亡的地下城裡，這份純粹就像是照光深淵的一點光芒，魅魔情不自禁的就被這份率真深深吸引著。這份吸引日漸滋長，在心靈深處的某個地方，有一把猶如孩童一樣的聲音真誠地為這個人打氣，發自內心希望他會成功。

「親愛的克莉絲，聽好了，
人類是我們庫勒杜休的敵人。」
「他們貪婪、自大，比一切萬物都要醜惡.....」

醜惡？怎麼會？
這個人的存在，明明比起這裡的一切都要美麗.....

「雖然不知道他們的目的，不過他們一直傷害我們的同伴，一定要阻止他們！」
.....是的，自己是庫勒杜休、是弗魔族，會在這裡出現的目的正是為了阻礙對方，不論是貪婪的寶物獵人還是高潔的騎士、無知的少年還是賢明的老人，只要是人類就是敵人，無論如何都不能退讓。不然就是對姐姐們的背叛了.....

守護著自己的立場，身為魅魔的女子輕咬下唇，半透明的黑色蕾絲裙擺被自己的拳頭握皺了
「可能會輸，但我還是要再挑戰一次。」

「挑戰不是冒險家才做的嗎？如果這是你的決定，我也不會輕易迴避的。」理所當然的，男人沒有選擇逃避。

「這次是最後一次了。到目前為止我一直都輸給了你但這次一定要贏你.....」明明以前也是這樣愛著其他男人，為甚麼這次心裡會這麼難受？為甚麼就像那首歌一樣，我們一定要刀劍相向？

「.....如果我有機會贏...請你允許我愛你好嗎？」
鼓起勇氣，她在第五次終於放下立場，為自己的心說了一句話。不是『請愛上我』，而是『請讓我愛你』這樣卑屈的請求。

像終於頓悟到甚麼似的，男人沒說話，兩個人之間默靜了好一會，話語在寂靜中消化沉澱。德魯伊認真思考著這話背後的感情，終於發現了蘿麗萊的真心。

「.....也許，你是出於真心的，但是我走的是德魯伊之路，沒辦法接受你的愛。」
他首次看著女子，正面地、專注地凝視著。
不是對魅魔，而是對一位愛慕自己的女性，男子鄭重的正面拒絕。

不是因為我是魔族.....

「.....我會使出全力的。」出鞘的長劍映照著男人的身影。如同那在冰冷無機的金屬上一閃而過的光芒，少女的心裡也閃過一抹欣喜。

=====

=====

那雙手就像冬日的暖陽一樣，融化了結冰的湖面，解救了在冰下焦躁不安的自己，也讓自己領悟了魔力融合，成功把組合魔法使出來了。
回想著那粗糙的觸感，手上都是厚厚的繭，那是每天努力的痕跡。
這個傻子，射箭都不戴手套哦？改天買一雙給他吧.....只是答謝而已！對，沒甚麼好奇怪的啦！
自顧自的傻笑著，又自顧自的嬌羞起來，少女心真的好可愛。

穿著黑色素裙的克莉絲修女放輕腳步，在教室裡來回度著步，監督著學生的留堂自習。
小教室裡的吊鐘滴滴答答，像個自閉兒那樣一邊嘮嘮叨叨一邊蹲在牆上畫圈圈。長久的閱讀來到這一個章節的最後一句，自習告一段落，灰髮少女眨了眨倦乏的眼睛，一抬頭看看牆上的鐘，發現指針快要跑到約定的地點，留堂快結束了。

為甚麼要留堂？這要從昨晚說起。
昨晚半夜，這群夜闖圖書館的學生驚動了學校保安設備，雖然是個無聲的裝置，不過魔導具發出的訊號即時通知在教會準備休息的修女克莉絲小姐，還有在研究室休息的韋恩老師.....對了，相對那位愛吃麵包、整天憨笑的史帝華老師，也許並不是很多人認識韋恩老師。杜巴頓的Valdorl學院有很多科目，在魔法專科執教的老師也不會只有史帝華，還有幾位在不同領域上的知識豐富的資深學者任職，韋恩就是其中一位。專攻魔導具製作，同時暗地裡涉獵死靈魔術研究，現年27歲，一位魅力和實力兼備、嚴肅認真的年輕講師。
有著一頭銀髮，眼睛是初夏晴空的颜色，那對精靈特有的尖耳朵在人類為大多數的社會裡尤其特出，他自己的努力贏回來的成就和地位讓很多曾經因為種族少看他的人跌破眼鏡。當然他的研究和主張也常常在學術界引起爭議。

死靈魔術，從名字聽起來是個令人忌諱的題目。
魔法是神艾托恩自然的恩賜。在德魯伊尊敬神明和自然的傳統下，違反自然法則、違反道德觀、挑戰神艾托恩權能的魔術研究都會歸類為禁忌，公開討論研究會受到譴責，太嚴重的話甚至會受到教廷的處分和製裁。
有關亡靈研究的死靈魔術偶爾也會被歸入這個分類。在此必須要為這個學術分支正名一下定義。狹義的死靈魔術是指對已經死亡的人進行有關靈魂和遺體的一切研究以及相關的魔術活動，比如從屍體身上抽取某些物質製作道具。
廣義的死靈魔術，把追求長生不老、以人工手段製造生命(非使魔，是活跳跳的生命，比如說人體煉成)等等雜七雜八的東西都歸類為死靈魔術。

以違反自然道德為標準的話，只有後者。
人在死去之後，身體除了腐化成養份滋潤大地，還有各種各樣你想不到的物質可以抽出來造福人群，這就是死靈魔術的本意。
這個科目的學名卻因為一些觀念守舊的人誤會和亂用而污名化，成為了禁忌的代名詞。麻煩的是，相關技術在應用層面上非常實用也比想像中普遍，卻因大多數人對這個題目過於陌生，有時會因為認知不足觸發危險。想起有些德魯伊口裡說不，卻身體誠實的天天使用，就覺得很好笑.....抱歉離題了。
這次的事也是，學校使用了以死靈魔術製作的使魔作午夜的保安系統，同學對相關技術不了解，半夜闖進不該去的地方，差點釀成意外。

「媽的史帝華，早就說了要開班教死靈魔術了啊.....你看學生都這樣一點危機意識也沒有，這究竟是誰害的？」一副快要死的樣子扶著額，噴了這麼一句充滿怒意和倦意的話，那時的韋恩老師左手抓著負責看哨，在出事之後慌張地跑出學校想要求救的男生。

「也許你們不知道，但其實為了保安問題晚上的學校設定了很多裝置，不小心觸發了會很危險的。」克莉絲語重心長的解釋著「還好你們那時沒動手攻擊.....」

「裝置？究竟是甚麼裝置？是昨晚那些幽靈嗎？」事件的主謀手上拿著《與亡魂共舞》，一臉興致勃勃看過來，眼睛閃著星光，完全不知道「死」字要怎樣寫似的。

「你還學不乖嗎？」該人的男朋友從後伸手抱著這個壞孩子，把臉埋在她髮絲散落的肩上「稍為安份點，不要這樣嚇我，好嗎？」

自然得像呼吸一樣，一男一女在眾人面前親暱的貼在一起.....

「去去去、你們快分開！分開分開分開！」矮小的男孩看見這一幕很激動，連忙衝過去鑽進兩人中間，把男人與自己的姊姊隔開。

「所以，為甚麼要半夜鑽進圖書館裡？」
無著三人組在旁邊吵鬧，修女看向平日都認真上課、完全不像是會犯校規的乖孩子詢問違規的原因。

「其實是有一句符文看不懂，想調查一下意譯和出處。」灰髮的少女看了看身旁的少年「和哉不是學生還沒有圖書證，事情又有點急來不及等申請再調查，所以一時之間只想到這個方法.....」

「是哪一句咒文？」
「**杜.布拉烏.達伊蘭.瑟嫩。**」

「哦？你們是從哪裡知道這句咒文的？」修女對此感到疑惑，不過仍然耐心的向學生解釋著這句話背後的意思和歷史。

「這是魔族的語言，很多流存至今的咒語都是魔族語言，因為魔族其實擁有比人類高的智慧，古代很多術式都是由魔族研發出來的。」

「杜.布拉烏.達伊蘭.瑟嫩，這一句嚴格來說其實不是咒語而是禱文，直譯的話是『**女神，請賜我月光**』。」

「月光？」

「是的，字面的意思是月光，不過月光背後又像徵著別的意思。」試著引導學生思考，克莉絲留下了提示以後空著答案讓學生試著作答。在思考的沉默佔據了的片刻空白後，灰髮的女學生摸著下巴開始推論：「禱文、象徵...月亮、晚上、艾維卡.....魔力...」

『**女神，請賜我魔力** ...呢，或者是賜我力量？』

「嗯，正確。」

「...難道是真？」黑髮的弓箭手在聽到同伴的推論後，留下了不安的疑問句。

「女神不是人類的同伴嗎？為甚麼弗魔族會向女神祈求力量？」

「女神一早就跟魔族串通好，然後再...騙人去找那個所謂的樂園...」身材嬌小的金髮男孩冷冷的插話補充說明。

「不是！一定不是這樣！」壓根底兒無法相信的修女馬上反駁「作為神職人員我可以以生命擔保...」

「可是照表面證據看就是這麼一回事啊。」男孩拿出由他保管的項鍊

「魔族的語言，刻在神職的人員的項鍊上，內容是向守護人類的女神祈求力量.....」

「怎麼說也太可疑了！」

「如果女神不是真的愛著人類，為甚麼不惜化成石頭也要保護人類？」

弓箭手少年發現自己的說不小心引起了紛爭，一臉不好意思：「啊不，其實是我之前聽到特拉克，啊.....」

特拉克的事是祕密，少年發現自己不小心漏嘴的時候已經太遲了。修女手上的作業散落一地，睜大雙眼看著眼前的少年。

「.....你剛剛說特拉克嗎？」

「他在哪裏？」「身體沒事吧？」

「能帶我去見他嗎？」額前粉色的髮梢下，紫紅色的水晶通透明亮，她握著少年的手，熱切的詢問著，有關那個消失已久的人。

·
·
·

萊比地下城，煙霧瀰漫。

各種元素和魔力在短時間內一連串的發動，讓氣溫在這個空間中劇烈的波動，在地下城裡這個最寬闊的房間中起了一層朦朧的霧，猶如新娘的薄紗。隔著這張悲傷又深情的薄紗，跪著的你注視著站在面前的他。明明下定了決心要打敗對方，又深怕自己的攻擊會讓他受傷，這份糾結和矛盾使你的動作遲疑，冰矛擊中你的頭部令你鮮血披臉、雷矢纏繞你的雙腿使你無法疾走、火焰烙在你身上灼燒著你的皮膚。

「還沒結束...再來一次.....」

傷痕累累的你卻像個孩子那樣不願放棄，忍著痛站起來，哀求著再來一次。

再來甚麼一次？再一次把你打到體無完膚，無法再站起來嗎？

男人實在於心不忍，拿著短杖的手放了下來。

「對不起。」

「就像你這樣手中拿著劍卻一點殺意也沒有，我也不想再傷害你，不如我們都停手不要打吧？」男人向你提出停戰的意見，祖母綠的眼睛中充滿憐愛，你驚訝，因為從來沒有人會用這種眼神看著你。

猶如已經選定勝利者那樣，門開啓了，女神的石像安靜地待在最後的房間裡，等著把勝者送回地面。

「不要、等等，我真的...很想贏你一次.....這樣你才會接受我的心意.....」

男人搖搖頭，靜靜的看著你。

「愛不是征服一個人。」語重心長的，他對你說了這句話。

「為什麼？不是所有男人都想征服女人的嗎？」孩子，你不懂。

「我不知道為什麼來到這裡來找你的男人都是想用征服來得到妳的愛。」

「但是那並不是愛。」

從來沒有人對自己說過這樣的話。

出生以來，身邊的姐姐們都向自己灌輸各種的知識和技巧，迷惑男人的技巧。怎樣做能挑撥男人的情慾，打動對方的心，讓對方喜歡上自己，為自己著迷不已。渴慕著自己、想要得到自己的男人，和把男人踏在腳下的自己。掠奪、征服，盡情的向對方索取。一直以來你理所當然的認為這就是愛情，卻沒有發現，這些男人只是被你迷惑，當中沒有愛情可言。而你也沒有『愛上』他們之中任何一個。直至這一個人出現，一個不為自己所動的人。第一次，打從心底在意著一個人；第一次，被別人所吸引；第一次，意識到，如果無法再相見的話自己會對此不捨。

.....還是不懂麼？如果過往的『情』和這份『愛』是毫無分別的話，你又怎麼可能會寫得出這樣的歌？

你第一次來到我的臥室時，我一點也不驚訝，

因為我的心裡已經，偷偷的愛上了你。

丟棄手中的劍吧？

從劍鋒上映著我的樣子，那讓我很心痛

不要閉上你的雙眼，將我關在你那迷人眼神裡。

你是讓我的心靈沉醉的主人，黑玫瑰永遠的主人.....

在情慾的園中發芽、含苞待放的黑色花蕾以為自己參透了世間的情愛，直到真正盛放的瞬間才了解到自己的無知。不是互相掠奪索取，而是彼此珍惜付出；不是隨便一個人都好，是非這個人不可。非這個人不可。

男人轉身，走向最後的房間，向女神像伸出手，準備離去。

這是最後一次了...這個人不會再回來了.....

再也看不到這個人.....

「.....等一下！」

前所未有的感情如泉水般湧流，你像個孩子一樣失聲哭喊著，首次發出這樣激烈的叫喊，讓男人感到驚訝。

「你真的要走了？」你問。

「嗯。」他答。

「不會再回來了吧？」

「對。」

強忍著淚，你繼續問。

「你之後打算怎樣？」

「把歐拉所有的地下城都徹底的調查，直到找到樂園為止，我不會放棄的。」

「如果還是找不到呢？」

「答案一定就在這個迷宮一樣複雜的空間裡，我相信一定會有真正能夠前往那的路。」

嘆，只會鑽牛角尖的傻子，真的率直到讓人看不下去了。

你笑了一笑，從胸前雙乳之間間縫掏出一張黑色的通行證，那是姐姐們說過最重要，絕對不能遺失的東西。

「這是.....」

「不要問這種顯淺的問題好嗎？以你的能力要解析這張證不難吧？」

你很清楚，自己在做甚麼，身為魔族，向人類洩露機密這就跟背叛沒分別。背叛養育自己家人、姊妹們.....

「可以嗎？」

「可以。」你的話，我願意。

「作為交換，告訴我吧？你的名字。」

「特拉克，你呢？」

「克莉絲。」

男人首次對你展露笑容，接過通行證，離開了黑玫瑰盛開的庭園。

TBC.

=====
=====

2018.1.27

看看今日的日期，然後再回頭看看上一回的更新日期.....？！

原來我已經有一年沒更新了！

.....(靜。

人家只是想玩梗而已，別這樣嘛...

好好，不鬧了。

看看上一回的更新是11月，看起來真的有點久，不過現實這篇也發生了不少事。

P22上載的時候其實我不在台灣。居留證過期了，結果要回香港重新申請，也因為這樣剛好考不了期中考，一整個就是忙到雞飛狗跳。

P23的進度也被word毀了一次，還差點來不及交期末報告。

雖然很多災難都是因為自己冒失造成的，不過也有不少是純粹的倒霉。明明都已經豁出去決定這兩年不要管畢業直接讀自己想讀的，結果還是這麼狼狽.....不過還是很感恩，P23的稿算生產得還滿順利，比預期早完成以至我多了時間對他們的對白咬文嚼字，小心的處理，希望能把氣氛做出來。真的很希望能把那種心情寫出來，即使已經沒戀愛很多年。雖然現在重看這篇，內容比例上RP的回憶好像被主線劇情和設定說明佔走了，還是認為有些設定或多或少也要先輕輕帶過的。(只是我技術不夠好

.....

這是一個偏見和無知的年代，一個因誤解而對立的年代，神的本意被扭曲的年代，信奉錯誤、互相傷害的年代。看不見事實的全部，來自星星的旅人、不死身的米列希安，隨著自己的想法行動，可能成為救世英雄、也可能成為眾矢之的罪人。

這是一個充滿精靈與魔法，看起來像繪本童話一樣夢幻故事；
這是處於另一個次元與我們的現實差異不大的另一個殘忍的現實；
是個殘忍到會讓人問神究竟在做甚麼/神在哪裡的世界，然而那位造天地的那位卻一直愛著所有祂所造的，一切都在祂的手裡，包括來自星星的米列希安們。

G1-P24 難以忘懷的那個時候

空間穿越，這件事本身就跟死亡的狀態極之相似。首先建立在靈魂在肉體死後仍然存在的這個觀念之上，死者的靈魂不是以某種形態留在我們身處的世界，就是去了仍然活著的我們無法前往的彼方，也就是字面上解釋的『別的世界』。可以說死亡也就是穿越到其他世界的形式之一，而在多數情況下穿越在感覺上也跟經歷死亡極為相似。就像高空墜落，腎上腺素會開始分泌，胃腹裡有甚麼在攪動似的，愈來愈激烈；接著心跳加速、比平時更渴求氧氣的肺部抽動著橫隔膜用力的吸氣，卻還是無法擺脫那種缺氧窒息的暈眩，然後抱著肚子跌倒在地，甚至會讓人想嘔吐或者失禁。凡有生命之物，大多都會本能地從對死產生恐懼和排斥，全力的活著、掙扎逃避，這很正常。

若要穿越到異界，就意味著要面對『死亡』，硬生生的承受這份恐懼和生理不適。這不是毫無覺悟的人能隨便做到的事。但那三個人還是做到了，在五年前追隨著茱麗安女神的啟示到達了那個世界，那個名為『堤爾納諾』的世界。

·
·
·
·

「.....你剛剛說特拉克嗎？」

「他在哪裏？」 「身體沒事吧？」

「能帶我去見他嗎？」

不小心洩露了不該透露的事，少年的粗心大意讓事情一下子變得麻煩了。在他身旁的少女馬上就反應過來，保持著一貫的冷靜，起來處理這個局面。

「請問，你是特拉克的甚麼人？」以平淡緩和的語氣，發出這個關鍵性的提問。

自己究竟是特拉克的誰？可以以哪一個稱謂自稱？

不是戀人，因為只是自己一廂情願；朋友...又不好意思這麼說，因為兩人只見過五次，自己或許也不夠格自稱是他朋友。

況且，彼此之間的關係又怎能以簡單的一言兩語、一個簡單的稱謂說明？該由哪裡說起？該怎樣解譯？該把自己的祕密說出來嗎？

面對這個問題，修女一時之間混亂到說不出話來。

「抱歉，也許這樣的說法會讓你感到不舒服。」在這包含著體諒的句子中體現了少女這段日子以來的成長，是過往的她所不具備的柔軟。「但是特拉克他說過不希望自己的事被其他人知道，我不能隨便違反承諾。」

拿出一根藍色的羽毛，少女牽著少年的手。

「克莉絲的事我會告訴特拉克的，剛剛的問題.....」

「下次再見面的時候再告訴我吧？」

「只要你願意說出來，無論事實有多讓人震驚，我們都不會對你改觀。」

「因為我們相信，我們所認識的克莉絲小姐。」

兩人在羽毛捲起的風中消失，甚麼都沒有留下，除了這溫暖的話。

修女握著胸前的項鍊，心裡流過了一股暖流。

「以前的她絕對不會說這樣的話吧？不知不覺間長大了，真是了不起.....」少女的友人靠近修女
「所以，你決定要怎麼做？克莉絲小姐。」

像一朵雨後盛開的花那般明媚，眼睛濕潤的克莉絲看向高壯的青年。
「我會把事情全部說出來的，等他們回來的時候就會說。」

冰晶的花瓣靜靜地降臨在靜謐的夜之森林中，特拉克一個人站在黑木的祭壇上。地面被銀白色的雪覆蓋，是尚未被踏上腳印的新雪.....這樣說好像也不太對，因為這裡本來就長年下著雪，很難界定『新』的定義。距離上次有外來的訪客在這裡留下足印已經是半年前的事了。明明是自己要人不要再來，到這裡回復寧靜以後又感到寂寞。意識到自己這份自相矛盾，特拉克自憐又自嘲的笑了一笑。

「.....沒有人再來才好。」
趁還沒有深入之前及早回頭，把樂園和女神的事統統忘掉，回到平靜的日常，在末日來臨之前好好生活。這已經不是我們任何一個人可以拯救得到的未來。連神也不是站在我們這一邊，人類已經毫無勝算。
女神究竟準備了甚麼來終結人類，特拉克無從得知，也不想再深究。當初光是進入樂園，就已經讓他失去了無法挽回，最重要的寶物。

鼻頭在冰冷的空氣中發酸，那股微痛牽動了淚線，讓人在瞬間難過到想要落淚。
一直以來有他們在身邊，所以失敗再多次也能笑著站起來。如今，在他們不存在的世界裡，還可以以甚麼來支撐自己繼續走下去？可回去的地方和該到達的未來早已不在了，只剩下自己一人留在原地，無助的佇立到今日。

『你們不是相信樂園是存在的嗎？為什麼動搖了？為什麼放棄啊？』
半年前，偶爾的機會下，有三個年青人闖進了這個孤寂的空間。兩男一女，又同樣地帶著那個不祥的夢，機玄巧合下找到隱居雪原的自己，得知自己是三勇士傳說中的特拉克後就開始詢問有關樂園的事。

「那三人一起共同進退的身影，實在跟以前的我們太過相似了。
一樣的，向著目標努力前進，看起來多麼的耀眼、多麼的美好.....只是，一想到他們在追逐著錯誤的方向，作為在同一條路上走過的人，特拉克無論如何都希望阻止他們。不要像自己那樣付上代價、失去所有，到最後才後悔地痛哭。」

「.....很久沒見了，特拉克。」晚了半年，意想不到的稀客在夜中到訪。
打破沉默、踏雪而來的，是那三人中的其中兩人，呢.....是叫甚麼名字來著？才半年而已，怎麼想不起來？啊對了，伊蕾、和哉。
那個時候對自己死纏爛打的那位反而不在.....名字，好像是甚麼崎。明明其他人隔了幾年沒見特拉克都能清楚的把他們的名字記住，就這幾個米列希安才沒見半年，他們的名字就已經開始在記憶中淡化了，真是不可思議.....

「怎麼了？」思考太深入恍神了，被眼前兩個少年人擔心了。表示自己沒事之後詢問他們前來的原由
「樂園和女神的事，還是沒有放棄嗎？」

「不用再說了，我們是不會放棄的。」

「是哦，看來是沒這麼容易讓你們死心了呢。」特拉克無奈的笑了笑，認命似的詢問起調查進度

「那，到目前為止你們查到甚麼？」

「反正就先附和你們，再把有問題的點指出來吧。」

聽女孩從來歷不明的神職人員項鍊說到魔族語的禱文，都是不太意外的內容，畢竟也是自己在從樂園回來至今找到的東西，那些足以展露茉莉安真面目的證物，當時為了能讓那個叫甚麼崎的男人明白也特意給他去看清楚了，不過以半年的時間來說只調查到這些進度會不會有點慢？在伊蕾把事情都短短地報告完畢後，正當特拉克想要指出疑點加以反問之際，沉默已久的少年看向特拉克，緩緩的問：「特拉克，可不可以告訴我們，當時你們在樂園發生了甚麼事？」

單刀直入的提問，老舊的傷痕被觸碰了，胸口隱隱作痛。

「那不是你們該深究的事，我只能說那是一個既凶險又殘忍的真相。」

摀著作痛的傷口，狼狽的繼續勸說著。

「這件事並不如你們想像中美好.....」

「請你告訴我們吧。」少年筆直又堅定的聲音就像抓住自己雙肩的手，讓自己無法迴避。

看來不把事實說出來是無法撲滅孩子們的意志呢。被詛咒纏身的德魯伊靜靜地拆開那重重包裹的繃帶，把那個沉痛的傷口展露於人前.....

·
·
·
·
·
·

帶上黑色的邀請函，勇敢的少年少女來到了某個地下城的最深處，推開了女神像背後那扇門，意識彷彿與肉體分離了，被門後那片無盡的黑暗吸了進去。走過那黑壓壓的通道，眼前出現不該出現於此的影像.....對，正是走馬燈。強忍著那股不適感，在那深得不見盡頭的黑暗中前進。途中看到早就已經去世了的姐姐，還有一直以來跟伙伴們在路上經歷的種種.....有些實在是太讓人懷念了，一不小心就恍神了。

讓特拉克的意識從混沌中回來的，是同伴的哭聲。

少女抱著雙臂哭喊著，哭聲淒涼得讓人心痛。劍士一臉難過的上前抱著女孩，輕拍著她的背。特拉克看著那兩人，雖然不知道他們究竟看到甚麼，但也能看得出，不止瑪麗在哭，在一旁安慰瑪麗的魯艾利也像是在強忍著那樣難過。特拉克上前抱著他們，搭上瑪麗那在抖震的肩頭，摸亂魯艾利那頭火紅的頭髮。

「沒事的，我就在這裡。」

在黑暗中，像孩子那樣抱在一起，時間靜止在啜泣聲之間。

特拉克也閉上眼，耐心的等兩人的情緒平伏下來。

半晌，少女的心回歸平靜，劍士也拭去眼淚，三個人在那裡起來重新出發。

只要大家就在身邊，無論是要到哪裡去都是問題，不會再害怕。隨著這種想法逐漸強烈，死的恐懼也消失得無影無蹤。

就這樣抵達了盡頭，向那紅色的祕光伸出手，再度傳來一陣暈眩.....

日光讓習慣了黑暗的雙眼感到一陣刺痛，不過在這之後就能看到傳說中的提爾納諾了吧？那個沒有痛苦、沒有眼淚、沒有死亡的樂園。

然而眼前那粉碎夢想的現實就像在嘲笑他們的努力一樣。

沒有常青的草木，植物幾乎都是枯萎的。零散的野狼到處徘徊，因為食物不夠都長得非常消瘦，夕影落在野草叢生的田間上，在巨大的不明甲殼物上留下冷清悲涼的反光；房子都變成破落不堪的廢墟，本應幸福地活著的人們都在墓地中以醜陋腐壞的姿態呻吟哀號著。完全沒一個地方符合傳說中的描述，荒涼得跟常青之國扯不上關係，看著甚至會讓人以為自己來錯地方。

『女神的力量被邪惡的魔族封印起來，樂園才會變成這個樣子的吧？』

『把只要把魔族都打倒，女神和這裡的人就能得到解放了。』

『一切都會回復正常的！』

「對，一定是這樣。」

坐在那個大概曾經是村莊廣場的巨大坑洞中，天真的找著各種可以說服自己的理由，即使都是些牽強的說法，不過聽起來就是比較甘甜，比較悅耳.....都付出了這麼多努力，連對死的恐懼也克服了，事到如今才說都搞錯了回去吧不幹啦，誰接受得了？而且在這個荒落無人的世界，當前看起來也不像有甚麼方法可以退回去。反正，那時的他們仍然是死心塌地的相信著那個在夢中向他們求救的女神，那麼再荒誕的理由也解釋得通。

三人當中有對魔力感知還不錯的德魯伊，很簡單的就把魔力特別濃烈的地方找了出來。在北面，是一個位於峭壁上的一個溶洞，跟以往所見過的一樣，有持劍的女神像和祭壇，毫無疑問正是拉赫的系統，也就是地下城。苦苦研究了一番，在幾乎軍糧寸斷的同時勉強趕上，找到方法進入正確的定位。已經沒有退路了，在決戰的前夜把剩下的糧食全都用上，肉塊、起司、馬鈴薯、培根、玉米，一直都吃得很克制，這是至今為止最溫飽豐富的一餐。

被食物的香氣環繞，營火溫暖的光照亮三人的側臉。面對未知的情勢，雖然各自都暗暗地做好赴死的準備，卻互相約好了要三人一起回去。想要說些甚麼緩和不安，卻害怕到連麻痺自己也做不到，於是低下頭甚麼都沒說，吃著吃著，恐懼有如惡菌那樣在寂靜的霉爛中肆無忌憚的滋長起來。

直到瑪麗說：「來唱歌吧。」

兩個大男生看向身材嬌小的瑪麗，瑪麗就說，這是爺爺教她的，心情不好的時候、害怕的時候、緊張膽心的時候就來唱歌吧！唱完一切都會變好的。有點牽強的感覺，不過特拉克很快就意會明白她的意思。

於是放下手上的碗，拿出曼陀林，久違的為琴調了音，撥著和弦，哼了兩個音.....

從前從前～ 有對好朋友

山羊 和狐狸 最喜愛搗蛋～

吶吶 今天要一起玩甚麼？(玩甚麼好呢?)

扔泥巴吧、扔泥巴～ 扔泥巴吧、扔泥巴～

歐啦歐啦～受死啦～

歐啦歐啦歐啦～噢！

扔到灰熊了！

死啦死啦～要死啦～ 灰熊氣瘋了！

誼嘿呵呵～ 咩哈哈～ 糟糕糟糕、快逃快逃、

被抓到就死了啦～死了啦～

先是有點好笑的惡友之歌，心情一下子變得明亮，忍不住大笑起來。一連唱了好幾首曲子。和弦之上，三人的歌聲響徹這個枯黃灰暗的世界，音符在空中飄揚飛舞，與火粉一起上騰。連那些肉眼看不見的精靈也起來為他們鼓舞打氣，跟著歌聲和琴音低唱和應。

「有沒有聽到？精靈也為我們歌唱呢。」特拉克說。

自古以來，精靈都帶著由神而來、大自然的祝福充滿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神和精靈都喜歡音樂，帶有感情的音樂能喚醒這些肉眼看不見的自然精靈，當它們與你的心共鳴，那合唱本身就跟施展魔法的詠唱那樣帶有祝福的效果。學術解說有點複雜，簡單來說就是說精靈也是有感情的，你歡快的歌唱或者演奏它們也會跟你一起感到快樂，當它們跟你一起唱完一曲，你會感到亢奮了又或者精神好了就是它們和唱後留下的祝福。反過來難過的時候唱著悲傷的曲子，被悲傷感染的精靈也會一起唱，唱著唱著就受咒詛一樣走不出傷心的情緒也是有的。

唱到後面興致起了，乾脆放下了樂器，三個人圍著營火邊唱邊跳起舞來。友人的聲音，手心傳來的溫度，融化了彼此的不安。為了對抗恐懼、為了鼓舞士氣，由衷的露出笑容。剛剛的歌傳達著三人的心情，精靈們都感覺到了，也起來祝福他們。

明天無論如何都會成功的。出發前的那一夜，大家都如此相信著。

就在這樣的氣氛中，美好的一夜過去。艾維卡與眾星依依不捨的退去。破曉的晨曦把窗簾揭開，像一位慈祥的母親那樣溫柔的把三個孩子.....三位準備征戰的勇者起床。放眼日光披落之處，看到的仍然是這荒涼悲愴的風景，心裡卻像拋下了船錨一樣，安定踏實。就這樣，大家拿起各自的武器，踏入那個初次來臨卻又無比熟悉的地下城之中。

TBC.

=====
=====

好久沒見，幾個月沒更新，焦躁不安，渾身不舒服。

(FGO挑這種時間出泳裝活動就更焦躁了.....半年一更實在有點太慢，既然手上有可成形的東西就來更文吧。本身進度大概是想把三勇士末路的RP都放進來P24直接說完，

可是後來還是決定分兩回慢慢說，這個RP算是相當重要的一幕(你廢話哦有哪裡是不重要的啊?)

**黑玫瑰篇的極高機率會魔改。比起向原作致敬我會著重考慮人物的實際可能會有的心理狀態，以『那個情況下正常而言會怎樣』為優先考慮。因為我是想還原愛爾琳而不是還原劇本，發現有不合理的話我會直接魔改，不過本來就是要新的演譯或新的內容才能稱之為二次創作吧？彩蛋...啊對了，

那首惡友之歌WWW

我是真的沒梗了，本來是想寫那種有點可愛有點鄉土的民謠風...

自己唸了兩三首兒歌後，想起以前隨口吹了一個愛爾琳的星座傳說

嗯...就從前有一對好朋友，山羊和狐狸，最喜歡惡作劇，有一天惹到灰熊，你追我跑到天邊去化成星星.....就是這麼一個無厘頭的故事。

反正挺好笑嘛，那就拿來用吧wwwwww

如無意外三勇士末路的RP將會在P25說完，是的會有戰鬥畫面，我也寫得滿HIGH的。
真的有一種身處現場看球賽的熱血感，希望到時能把三勇士那感動振奮的一戰寫出來，然後把劇情直接打到絕望的深谷去呼呼呼~~
希望大家會喜歡吧W

G1-P25 兩

熟練的撥開襲來的那把屠刀，一劍砍下翼魔的頭。這大概是第三十七隻吧？連場的戰鬥消耗著劍士的體力，不論是汗水還是喘息都反映著他的狀態不怎麼好。那是肯定的，因為由開始到現在幾乎都是劍士一個人在戰鬥。

「真的不用我們幫忙嗎？」同伴擔心的問，劍士抹了抹臉上的汗，笑著叫隊友保留體力。

「瑪麗，把箭留著，之後肯定要用的。」

「魔力比體力難回復，這種粗重活就讓我來做吧。」

把最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全部一個人扛起來，這就是那個頭腦不太好、心思不纖細的傻子表達溫柔的方式，笨拙卻又非常溫暖。如果騎士有定義的話，大概就是像他這樣的人吧？

「魯艾利你不要少看我！沒了箭我一樣可以戰鬥的！」

「就是啊，區區魔力回復，冥想一陣子就好了！」

「你的一陣子的定義是半天吧？」「反正你要恢復體力也要睡一晚的啊，哈哈！」.....蠟影描繪著牆身上那鍍金的圖騰，渾濁腥臭的污水從其側的出水口流淌而出，運行在溝渠之中。那是一個在各種意義上都讓人不舒服的場所。就算是時至今天，特拉克也是這麼認為。那場景，就像是命運之地似的，僅為『那件事』度身訂造的舞台一樣.....這才是最噁心最諷刺的一點。即使在理性上明白這只是巧合，諷刺只存在於自己的印象裡。

擊倒一路上阻礙的各種魔族，一路殺到最後，等著他們的是一名穿著黑色鎧甲的騎士。騎士的臉容被帶角的頭盔覆蓋，身後率領著一支裝甲部隊。低聲的鳴響就像儀仗隊的軍樂那樣散發著一種如箭在弦的肅殺之氣。舉目所見之處，是一大片血色的光點之海。從那滿溢的而出、在空氣中瀰漫的魔力能看出這支部隊是一支沒有『生命』的部隊，一支以魔力和術式製作的人工軍團。數量相當驚人，放眼看過去全體最少有五十個。人數上有壓倒性的差距，形勢非常不利，理性響起警鈴，那煩躁彷彿近在耳畔，人開始畏縮慌亂起來。

在騎士的一聲令下，這些既非人亦非魔族、頭上亮著像眼睛一樣的紅光的士兵陸續朝特拉克三人襲來，先是一支約十人的先鋒部隊.....

喝啊！！

魯艾利大聲疾呼，以拔山倒海的驚人氣勢揮動著沉重的闊劍，一躍上前清掃了先鋒部隊，帶著吶喊，頭也不回的衝向軍團發動兇猛的攻勢。此舉仿如一支強心針，讓身後的兩人鎮定下來。

這類量產式的人造僕役(又或可以稱為使魔)，都有一個共通點，它們必須要藉由指令才能行動，如果要在沒指令的狀況下活動就要事先設置好命令式。格式化的命令讓這些士兵的活動模式出現一定的規律，當然數量多的話的確有點難纏，但以個體而言也沒有特別強勢。

特拉克閉上眼睛，集中精神，因為這裡充滿著以魔力製造的人造士兵，流出的魔力充足得彷彿要由無形化成有形了。反覆的凝聚、轉化、構成，熊熊的大火在空氣中生成，浮空滾成巨大的炎玉，尤如一顆燃燒的慧星，照亮地下城，越過左翼右翼直接向部隊後方縱隊飛去。

啾——轟！

慧星重重的墜落，引發巨大的爆炸。由於這些士兵在設定上沒有加入迴避的指令，所以這一發炸下去直接對敵軍後方做成嚴重傷亡，士兵都被炸成碎片。這種程度的殺傷力，正是中級火系魔法<火球術

>的可怕之處。不過心理戰術根本是多餘的，對死亡沒有概念的義勇軍們維持著進攻，往施放火球的特拉克襲去。箭羽，在半空中飛翔；矢，優雅的腳踏敵人頭上，貫穿盔甲。同為金屬的兩者相撞，發出清脆的樂音，在這音符破碎的曲子之中，少女與那把爺爺給她的弓，冷靜平穩的射殺那些突破靠近的敵人，勉強的製作了一道防線，為同伴爭取時間。

當然特拉克也沒有就這樣停下來。

白中帶靛的藤蔓一瞬伸至，沒法看清楚那道閃光最初是落在哪一位的頭上，雷光在人群中開了花，如被春雨澆灌的泥土，花開了一朵又一朵，以可怕的速度擴散，一個接著一個被一閃即逝的雷花擊中，白花開到一半，擴散的中央點傳來震耳的怒鳴，一串又一串狂舞的光柱緊接而至，在那黑壓壓的金屬軍隊上燦爛的綻放。

耳畔傳來叫人安心的雷鳴，劍士信任著身後的伙伴，無畏無懼的越過被火球燒盡的殘骸，劍尖直指向敵方將領，那名尚未有所動作的黑色騎士。眼見少年勇者持劍逼近，騎士也拔出他的劍，那把刃色深沉、沉重巨大的神之刃雙手劍，率先發動攻擊，劍身筆直的巨刃簡單兇殘的劃破靜止的空氣，捲起躁動的風，以自身的重量朝那頭迎面而來的紅髮劈下去。按照物理定律，少年的身體會被劈開兩邊，腦漿爆裂，然後開出比自己頭髮還要紅的血花.....

但這一幕沒有順利上演，少年不動聲色的朝右邊一側，伏下身後把劍架起來。闊劍和雙手劍，雙方的武器在體積和重量上有著明顯的差距，如果直接用劍接下這一擊，少年的闊劍可能會損毀。經驗使少年沒犯下這愚蠢的錯誤，架劍的角度稍為傾斜了，在砍擊落下來的時候順勢調整角度把對方的劍滑出去。雙手劍的重量不好控制，順利的話對方的劍尖會直接墜地，而這延長的兩秒.....不，就算只有0.5秒也足以形勢逆轉讓少年反攻。

身經百戰的騎士當然不會輕易被少年的計算得逞，右手放開劍柄，往前一伸扶著護手前那包裹劍刃的劍托，把劍往下的去勢停住了，使用槓桿原理往內轉動手上的劍畫了一個圈，使勁地向少年的腰側襲去。

這是長槍的攻擊架式，基於長槍和雙手劍都是長兵器，只要換一換握法也可以做到接近的效果。少年沒料到這一著，一時之間只能反手以劍護身，左手握拳頂著自己的劍，承受那打擊的力度。金屬猛烈的碰撞，卻沒有那如擂台上那敲響了的鐘那樣空靈通透的鳴響，那震盪被拳頭止住了。武器平安沒事，不過人的姿勢實在有點不好平衡，少年還是被擊飛了出去。

劍和槍始終是兩種武器，用法和架式截然不同，能把這樣臨時轉換的攻擊用得這麼流暢.....應該這麼說，及時想出以長槍的動作來應對，能夠有這樣戰鬥思維，證明這個人也許本來就是用長槍的。這已經不是一句武藝精通就可以概括的動作。被打飛之後著地，保住了自己的拍檔，手卻因剛剛那敲擊的震蕩造成麻痺，魯艾利心裡感到不妙，抬頭卻發現騎士的動作停了下來，留在原地站著不動，靜靜的看著自己。

「瑪麗！」身後傳來特拉克的大喊，回頭看向後方，發現瑪麗受了重傷，胸前被斬了一刀，鮮血直流。看見同伴倒下，魯艾利也管不上騎士會不會從後偷襲，拔腿就衝回去救人。卻沒察覺看著自己的騎士靜靜的在頭盔下說了這麼一句話。

「.....可憐又可惜的孩子。」....「瑪麗！」特拉克上前把她抱在懷裡，血一直流著，止也止不住。

『dull down yulin
sabi.....』甚麼都不管，特拉克這一刻只想著要救瑪麗，把人抱著就直接用治癒術替她止血。

「...特拉克，快逃.....」「別說話...會沒事的.....」

「不！你給我停下來！後面.....」瑪麗用盡全力向特拉克喝道，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剛剛斬傷瑪麗的鋼鐵士兵已經來到特拉克身後，揮動長劍朝特拉克瘋狂的又戳又插。治癒術沒有停下來，那人因劇痛額角冒出冷汗，他以自己的身體擋住士兵的攻擊，為了保護瑪麗。

「不要，快停下來...你這樣會死的！」看著友人身上的血，瑪麗為自己的無能哭出來。如果自己更認真的修練體術的話就不會這麼容易被打倒了...特拉克也不會.....

就在這無助的瞬間，身後傳來打鬥的聲音。魯艾利把殘餘的部隊清掃乾淨，他一手抓著那帶頭施虐的士兵，把它的頭握到變形，狠狠的一刀捅在心臟的位置，使其機能停止。戰場回歸平靜，看著那血肉模糊的背和倒下的瑪麗，魯艾利感到很內疚。

「抱歉...我不應該衝這麼前的.....」「...說甚麼？明明就是我們故意開路讓你攻上去的.....」瑪麗的傷口算是止血了，特拉克一邊對自己使用治癒術一邊這麼說，因失血而發白冒汗的臉上掛著笑容。

「對不起，你們都為我做到這份上...我還是沒成功.....」三人看向遠方仍然站立的騎士，騎士向他們揚聲說話。

「你們回去吧。」不知道是出於仁慈還是憐憫之心，騎士決定放他們一條生路。無法確定對方究竟是甚麼意圖，魯艾利不敢掉以輕心，架起劍，把同伴護在身後。

「已經沒辦法戰鬥了吧？」騎士也沒有做甚麼乘人之危的動作，繼續勸導著這三個年輕的勇士。

「不，他們都回不去了。」此時，騎士身後走出一個人，那人身後帶著一隊人數不多的部隊。同樣是剛剛的人型兵器，只是瑪麗和特拉克已經不能戰鬥了，在剛剛失血後大概也沒有跑起來的體力，要平安無事的撤退看來只能.....對，只能靠魯艾利留下來拖延時間了。魯艾利已經做好了犧牲的想法，只是以他不太靈光的腦袋想不出甚麼辦法製造機會讓他們逃跑。

視線回到眼前那個帶著部隊出現的人，那人穿著暗紅的長袍，帽子下只露出半張臉，但那聲音無比熟悉，特拉克怎麼也不可能忘掉。

「老師...」

「.....是瑪洛士老師吧？」

沒錯，就是那一手把他教導提拔成德魯伊，亦師亦父，最敬重的老師，瑪洛士.奎伊.迪恩。本來應該已經在大戰中犧牲了，沒想到仍然活著。

「.....沒錯，是我，我親愛的徒兒。」

「為甚麼你會在這裡？」或多或少感覺到現在的老師不可能是同伴，警覺性很高的特拉克沒有沉浸在懷念的情緒當中。

「回不去是甚麼意思？」

「.....字面上的意思，實際上、物理性的回不去。」就像以往的指導那樣，瑪洛士明確地直接指明了重點。

瑪麗摀著還沒有完全癒合的傷口站起來，忍著疼痛開口說話，表明他們是為了救出女神而來這裡的，詢問著女神在哪裡，又問為甚麼堤爾納諾會變成這樣。聽著這些疑問，瑪洛士嘆了一口氣，也明白為甚麼騎士想要放跑他們，因為這些孩子實在是太年輕，天真純粹的他們一無所知，尚未沾染上任何慾望和罪業，而且其中一個還是自己一手教育出來的學生。設身處地，只要是尚有人性良知的人，這樣的情況都無法狠下殺手吧？

「這個世界有些祕密不知道會比較幸福。」老人的良心隱隱作痛，甚至連向他們告知真相的勇氣也沒有，只能道出那打從心底的『遺憾』。

「但是來到這裡的你們也已經沒辦法回頭了，你們本來是不應該來的。」

「抓起來，不要傷害到他們。」瑪洛士抑壓自己的感情，無視學生對自己的提問，板起臉向士兵們下指令。

——留下來，最少我可以保護你們。

士兵向他們步步逼近，一把抓住少女的手直接拉起來，少女發出一聲痛楚的哭喊。魯艾利上前一腳踢開這塊爛鐵，特拉克二話不說就把少女護在身後。

「瑪麗，躲在我後面！沒事的。」這個名字，讓那張蒼老的臉上露出了錯愕的神色，即使知道這個名字重複性很高，不一定就是那個人，思念、留戀和更多無法以語言解明的感情，即使只有0.1%也想賭上這個可能性，對方就是自己曾經最重視的人...蒼藍的眼眸，情不自禁的帶著期許看向躲在自己徒弟身後的少女。

如果情緒是有形體的話，空間大概早就被人的情緒塞滿，人夾在中間，擠壓到喘不過氣。少年人拚命最後掙扎，年老的德魯伊因為一個名字動搖了，只有騎士佇在原地動彈不得，舔著自己心裡的矛盾靜看各人千感交織的一幕。有某些事在衝擊著已有的原則和想法，他本來應該毫不猶疑就一劍了結他們，因為他們都是那些自私醜惡的人類，但看著眼前的少年人不顧身勢的保護同伴，哪裡自私了？

在殺與不殺之間拉鋸磨擦著，溫度在鬱悶的氣壓中漸漸升高，水霧濃重。最後，一場細雨像是要洗滌一切似的，靜靜落下。黑色的羽毛從翅膀上掉落，身穿白袍的『雨』旋身顯現，赤裸的雙足像是踏著小舞步那樣優雅著地，像繪本中所畫的那樣，美麗的她敬虔的閉著眼，雙手合十。

「是女神，茉莉安女神！」「好美.....」

孩子們對這降下的『驟雨』，露出欣喜的表情，就像在荒漠之中暴曬多日後終於得到雨水滋潤的植物。

對，他們千辛萬苦終於看見了他們所追隨信奉的女神了。但那裡始終是荒漠，雨後必定會回歸酷熱，就算希望出現了也是虛假的希望。

「為何動搖了？」

「他們是毫無秩序、愛好殺戮的人類，為甚麼要放任這樣的害蟲入侵我們的樂園？」那雙緊閉的眼睛終於張開，是一片虛空的白，像看蟲子的眼神看著三位追隨她的名而來的勇士。絕美的女神，以冰點般寒冷的聲音說著難以令人相信的話。

「.....騙、騙人的吧？」少年難以置信的看著他們的女神，少女眼裡充滿絕望，發抖的雙腿無力地跪到地上。騎士不動聲息的迴避視線，不看他們的臉。

「黑暗領主，我以戰爭與復仇的女神茉莉安之名命令你，取去他們的性命。」

「是的，主人。」

騎士最終還是收起了自己的矛盾，放棄思考，手上那把雙手劍就像死神那無情的鐮刀，往那絕望的三

人身上割過去。

「快逃！」

即使劍的軌跡在動搖的意志中偏離了幾厘米，劍還是落在挺身而出的少年身上，那剛剛沒有攻擊到的腰側。重重的擊中，闊劍碎裂，劇烈的衝擊傷及臟器，腥紅的花從少年嘴中綻放，在同伴的慘叫中倒下。這個孩子最後的看向自己的是一個憤恨的眼神，恨不得把自己千刀萬剮的憤恨.....不對，比較像是一

「.....我不會...讓你過去的.....」

被擊打出去的他，馬上又站起來往騎士逼近，即使手上的劍已經不在了，依然毫無懼色的來到自己的面前，俯下身環抱著自己的腰，像是想把自己推倒那樣。這個時候要往他心臟捅上一刀就結束了，騎士卻無動於衷的看著他，讓他毫無意義的抱著，看著他喘著粗氣、勉強自己發力，血愈流愈多。看不下去，把少年摔到地上，朝那火紅的頭髮用力的一腳踢下去，他就不再動了。

「.....不要、魯艾利！」看著同伴倒地不起，瑪麗嚇得大哭，在哭聲中回過神來的特拉克開始凝聚魔力想要救人。絕美的惡魔無聲飛至，一把抱著他，雙手撫上他的臉，就像戀人那樣充滿愛憐。雪白的眸帶著冷徹如冰的笑意，四目雙投直直看著特拉克。

「你.休.想。」

黑色的泡沫從雙手中湧現，覆蓋上那雙明亮美麗的翠眸，年輕的德魯伊在一聲痛苦的慘叫下失去意識，淒冷的戰場上只剩下少女一人。

「特拉克...魯艾利...喂.....為甚麼不回應我.....」

「不是說過要一起回去的嗎？」絕望的臉上雙目空洞無光，笑著、哭著，精神散渙的叫喚著同伴的名字。搖了搖特拉克沒反應，起來走向倒在不遠處的魯艾利。扶著傷口，瘦小的身體晃盪著，搖搖欲墜。

「起床啦...天亮了.....」

「不要再睡了...吃早飯啦魯艾.....」

騎士靜靜的走到少女的身後，舉劍一揮而下。

「不、不要啊！！！」最後，在老人的哭喊中，嬌小的軀體一分為二，殘骸散落一地。

無聲無形的雨，就像鎮魂一樣下著。渾身浴血的騎士在不止息的號哭和輕笑中環看自己的傑作，動彈不得。

TBC.

=====
=====

寫這一話的時候心情也跟著起起伏伏，戰鬥畫面(魔法)是從P24剪出來的，那時候寫著還很燃的說，結果到P25寫到最後連自己也跟著難過起來。女神那部分...好像還是寫得不夠噁心，不過還是很難過。

開彩蛋時間：

有解主線的朋友都知道文中的騎士就是黑暗領主，在解說攻擊上為他的真正身份做了一點小暗示(同樣地是有解主線就會知道答案)，雖本來也沒有這個意識玩暗示，那兩個人對劍的招式也是我自己拿竹劍邊模擬邊想出來的(然後竹劍打到天花板...)，關於那個槍術的動作，我那時是以雙手劍如何反制作出考慮，不過那個人以前剛好又是用槍的名手，這伏筆不埋太可惜了～如果沒玩過原作的話就期待一下吧？我會寫到那裡的，用生命和肝臟擔保。

關於三勇士的戰鬥，那時的情況就是三人組隊團戰，魯艾利打頭陣衝上去幹對面的領主，特拉克放中法清場開路，瑪麗放箭保護火炮不被打斷。這樣的鐵三角組合在RPG中很常見，也非常的穩，但不是最穩。在文中的環境，特拉克詠唱施放魔法的速度是比我們平日的快了最少一倍(都沒用連鎖反應的情況下)，因為那些士兵是用魔力做的，50個以上聚在一起流出來魔力就多得像汪洋一樣，根本不需要消耗自己的魔力，更不需要特地凝聚瑪那，這情況等於隨手抄起皺成球狀就掉出去，但也要點時間做轉換動作。唯一的問題是魯艾利不是坦，他衝上去打領主了，瑪麗箭射完的話陣形就會開始崩潰，她必須要跟敵人白刃戰，這裡的發展就是...她打輸了。(為甚麼Archer都要懂近戰？這就是原因。)

2018.4.28 修改更新不好意思，沒檢查好就放出來...

G1-P26 After Rain

「抱歉.....」

「在知道特拉克的事後，我果然.....」

那女孩聽了後低下頭，靜靜的緊握著手上那韁繩。然後抬起頭，以勉為其難的笑容看向男孩。

「我明白了。」

「誼.....」

「聽了這種事很鬱悶吧？」

「你現在需要放假，調查的事.....就交給我吧。」

天空仍然蓋著濁黑的顏色，日頭不露半點光，冰冷的空氣包，是典型的冬日清晨，杜加德的路上只有那零星落單的燈火勉勉強強的為旅人照明，黑暗依然在大地上掌權。

「不如意，租借的馬匹不能連續使用.....除此以外已經沒有其他馬了。」貿易所的職員這麼說。與那女孩騎馬從堤爾克那歸來，由於沒有馬可以用接下來只能徒步而行了，但這個接下來的他究竟會想到哪裡去？又或者說可以到哪裡去？

「.....還會回來吧？」

他甚麼都沒有說。低下頭迴避著她的眼神，甚麼都不敢保證。仿如最後的對話，問題在這裡懸浮，等不到答覆。

決意前進的她、猶疑動搖的他，在這裡分別了。

=====
=====

靜謐的午夜，飄雪的森林。在追問之後所得的回覆是最殘忍的真相。那位德魯伊在雪中細說著他們的故事，由剛結識到一起結伴歷險，到發現環境的變化，做了女神求救的夢，大家沿著啟示一路走來，堅持到最後.....

「女神和魔族是同一伙的，女神就在我面前把他們殺掉，然後把我變成現在這樣。」雖然早就已經預料到，他們回不了來的原因是出了甚麼意外、遭到不幸。但由三勇士之中的倖存者親口說出的這個結局，實在是悲慘到令人難以接受。

追求信念的人堅定地追求到底，最後被自己所相信的背叛.....

「.....在那次以後灰崎他有再找過你嗎？」和哉問。

「來了好幾次，我怎麼說還是沒法讓他死心，所以讓他直接去看看那條項鍊，那個我明明看見了卻置之不理的疑點。」特拉克的眼睛暗了下來，大概是感到自責吧？

未幾，他又回到話題繼續說。

「他收下了那張巴里地下城的證，然後就離開，接著就再也沒有出現了。」也就是說，這段期間完全沒人知道他遇上了甚麼事。

「那個笨蛋.....」插在口袋的手不經意的握起拳。對，我是有點.....不，是很生氣，氣那個人甚麼都不跟我們說。

「他沒聯絡你們嗎？」特拉克揚眉「那你們之間的羈絆也不是那麼深嘛。」
有關灰崎的情況和哉是剛剛才聽說的，不意外地，他露出一個錯愕又失落的表情。

「不過也是好的，這代表他看清真相放棄了，而你們也應該放棄。」特拉克笑著，一抹幾乎看不見的淡笑，眼神卻沒有笑意。這似笑非笑的表情就像是『看吧，我就說了』的樣子。

『事實』真的是『事實』嗎？看起來就是事實，雖然自己也是沒有半點理據可以反證，只是.....想起那時在診所裡，那雙被紗布包裹爛成一坨的眼睛，心頭一緊。那個時候即使傷成那樣也繼續前進，我很清楚沒甚麼關鍵性的原因的話那傢伙是不會放棄的。他所背負的重量大概早就超過了『辛苦』和『困難』這樣的理由，以至他能一個人死撐到今天。究竟是甚麼牽扯著他站起來這一點真的讓人無法不在意，但他從來都不說自己的事.....真的很想追上去，來到他面前，揪住他衣領讓他把所有事說清楚。

「放棄吧，在末日來臨前好好珍惜剩下的每一天，平安地、平靜地，等待最後一天來臨。」
「一定要放棄嗎？」有一份止不住的感情源源不的湧出來，我也搞不清是叫甚麼來著.....如果現在撫上胸口，大概會感受到那顆躁動不已的心吧？

「為甚麼不放棄？來自星星的旅人啊，就算這個世界迎來終結了，對你們也沒有半點影響不是嗎？」沒錯，我們終究只是客旅，最後也必定會回到原來的世界.....確實是沒必要插手這個世界，把自己捲進麻煩裡去。

但、但是我看不下去了。特拉克的話我完全無法反駁。但一路走來歷盡艱辛，追逐理想的人落得如此下場，不是這樣.....不應該是這樣.....

「最少給我一個反證的機會吧？一定，還有甚麼是我可以做的。要我把這件事放著不管然後胡混到終結.....我不希望自己成為這樣也沒所謂的人啊。」順著這仍未知名字的感情，腔骨動起來，說出再也沒能忍住的話。

「你就在我眼前了，要我把你們的事視而不見.....做不到，怎麼也忘不掉。」

「.....謝謝，但不可以哦。」

「我不想有人變得像我現在一樣。」

這份心意傳遞到心裡，特拉克握著我的手，由衷的說了一聲謝謝，笑容逐漸在淚中溶解。

「.....太遲了。」

「如果，我那時好好的把疑點調查清楚，也許就能及早發現女神的陰謀。」

「也許、他們就不會死了，是不是？」

「都是我的錯.....是我把他們害死的。」

別這樣.....

眼前的人開始不停的指責自己，我不自覺的想要向他伸出援手，但到一半就停住了，因為我也不知道該如何安慰他。

「他們不在.....我已經甚麼都沒有了.....」一直以來獨自承受的悲傷在我面前狂瀉而下，特拉克悲慟得全身發抖，抓住我的手，喉嚨裡夾雜著哭泣的聲音，首次在說出自己心裡的那份悲痛。哭聲在森林中迴盪，聽者心酸。沒錯，明明放著不管也可以、明明跟自己一點關係也沒有，這行為事實上就是好管閑事.....但灰崎也好，特拉克也好，都是搖搖欲墜、瀕臨崩潰，看著就讓人很擔心的類型，要我放著不管我做不到。

「.....不是的。」
我靜靜的鬆開那不安的手，從口袋裡掏出一個金屬的鍊咀，塞到他手上。
「你不是甚麼都沒有，最少史帝華老師還在等著你回來。」

「克莉絲小姐很擔心你，她很想再看到你。」
「沒事的，把這件事交給我們吧。」有人等著你、支持你，請不要覺得自己一無所有。

「克莉絲.....」這個名字就像繩索，把特拉克從悲傷的懸崖拉上來，他擦了擦臉上的淚，開始在附近翻找著甚麼。
「如果是克莉絲...如果是她的話，應該看得懂這本書的.....」

目送和哉離去，我一個人留在空曠無人的廣場上。翻開那本殘破的書，泛黃的紙頁上以人手親筆寫著一段又一段的文字。那是字母文字，也就是ABC那種，但明顯不是我們所熟知的英文。英文的文章和句子都有嚴密的文法和時式，這在英文裡是常理，但如果以這邏輯來看這種文字就會變得很奇怪。

杜 布拉烏 達伊蘭 瑟嫩，Dul Brau Dairam
Shanon，這句正是實際上刻在項鍊上的禱文。再舉一例的話還有dull down yulin
sabi這句治癒術的禱文，看起來就像一串字碼，已知的文法不存在，這些奇怪單字不是在字典裡找不到就是意思不通。
如果只有個別的咒語和禱歌是這樣還能理解，但整篇文章都像這樣的字串，那就說明了這不是英文，我英文成績再好也無能為力。
摸了摸那根本看不懂的字，嘆了一口氣。

「看來只能找克莉絲.....」

嗒。
感覺到甚麼落在頭上，伸手撫上髮旋感覺到一股濕潤。然後一滴、兩滴、三滴.....一滴一滴的落在石板路上，密密麻麻的灰斑瞬速覆蓋地上那縞白的石磚。

「誒，不會吧？」

=====

「怎麼辦？他.....」
天空一片灰暗，就如你的心情一樣，一片混亂。從南門出來，走上還沒走過的路。也許是有點不安，你呼了一口暖氣，用長袍的帽子掩蔽自己的臉，經過那空無一物的荒田，走進了森林。

拖著飄忽卻不輕快的腳步，走著走著，不停，但又遲疑地。時間如常的過去，心不在焉的你完全沒注

意到天沒有亮起來，那從地平線高昇的旭日沒有出現，天空一片灰暗。你漸漸行遠，隱沒在昏暗的林中，來到了丘陵中間的分叉路。路燈的燭火熄滅了，在微弱的日光下勉強能看見，指著前方的指示牌上寫著『班克爾』。

「那個人也走過這條路嗎？」你站在道路的盡頭與開始之處，試著摸索找尋那個人的剪影。

未幾，仿如一首兇暴的鋼琴曲，始起的音節落下，冰冷的冬雨打破了早晨的寧靜，帶著天雷突破灰雲傾盆而下，往森林中的樹木和路上的你襲去。

現在正值最嚴寒的季節，林中的樹木很多都沒花無葉也沒有果實。在如此寒冷的節分，那棵火紅的馬夏木，今天也是一樣的茁壯，挺拔地立在丘陵中，以戰士般的氣概承受著暴雨。而你，則是獨自一人在雨中佇立，抬頭與那枝葉通紅的樹互相對視著。雨水落在你的臉上，沿著脖子淌下，滑入你的長袍和衣服中，就像淚水。

世界沒有蟲鳴，也聽不到小鳥的叫聲，包圍你的只有無盡的雨聲。這聲音如漩渦淹浸萬賴，連你也被捲入淹沒到深淵去。

「很冷……」

也許是抬頭過久脖子有點痛，你的目光終於離開了那棵馬夏木，回到原來的路上。正想要往前走的時候卻發現舉步艱難，身體在低溫中動彈不得，看看前方的路感到一陣乏力。雨完全沒有轉弱的趨勢，像針一樣刺痛你的臉，這仿佛比那時的雪還要冷，一點一滴的沖刷著前進的理由。

「說起上來，關於那個人的事……」

「我好像……都沒了解過……」

你就像個迷路的孩子靜靜的站在分叉路上。很想為你撐傘，只是現在的我沒有可以拿傘的手，也沒辦法來到你的身邊，更不可以直接對你說任何話、做任何事，干涉你的想法，我沒有這個權限。

……對，還有一件事我可以做的，就是禱告。

真是奇怪，明明我應該是傾聽禱告的存在，這樣的我作出的禱告，會奏效嗎？

不管了，反正禱告本來就是基於感動作出的行動，我，現在，想為這個人禱告，就是這樣而已。

『讓這個人不用再留在這裡淋雨吧。』

『願這顆心堅定平安，像陽光下閃亮的矢尖，從弓上往那該至之處乘風而去。』

=====

天突如其來的下起雨，無處可去的女孩把書抱在懷裡，慌亂的逃到屋簷下躲避。雖然馬上就反應過來，書沒有弄濕，但身上的衣服早就被淋到濕透，沾了水的灰髮黏著臉。雨水讓本來寒冷的氣溫再度下降，把濕透的女孩冷得瑟瑟發顫。環抱雙臂，在這瀚大的洪水面前無助的感覺油然而生，抱著書委屈得想哭。

「……沒事吧？」

就在這個時候，身後的門打開，一位穿著圍裙的青年帶來一句溫暖的問候。冷僵了的女孩一時之間沒有反應過來，一臉錯愕的看著青年支吾以對。

「外面雨很大，先進來坐一坐吧？」

像是詢問對方意見的說法卻又完全不讓對方拒絕，強硬的把人拖進店內。把她推到採光最好、最明亮舒適的座位，按著她的肩頭坐到位子上。打開儲物櫃把自己的毛巾拿出來披在她身上。

「我給你泡一杯熱飲吧，你想喝甚麼？」

「沒帶錢……」

「不是啦，反正現在也不能開店，而且我自己也想喝。」青年笑了一笑。

「呃，真的不用了……」

「熱檸水好不好？」看女孩還是再三推搪，青年再一次強硬的替她下了主意。

店內就只有在水吧利落工作的青年和心情低落的女孩。外面依然下著大雨，天色漸亮，在雨色下顯得格外柔和的日光從那掛滿水珠的落地玻璃窗進到室內。鐵瓶裡燒著的熱茶，咖啡烘培的香氣在準備的過程中充滿餐廳，溫柔的包裹著那顆被雨淋濕、快要落淚的心。

「來，熱檸水。」開店的準備也差不多了，青年端出那杯順手泡好的熱檸水從水吧出來，遞到女孩的桌上。

白瓷製的茶杯以小圓碟盛著，小匙與杯相伴。透澈的熱水裡浸泡著兩片檸檬，杯口冒出的薄煙把一股溫暖的氣息帶到餐桌上。

「慢慢坐。」留下熱飲後青年就很識相的退去，讓女孩安靜享用。

雙手捧起那個白色的瓷杯，鐵匙往那片檸檬插下，吹了一吹那散發芳香的熱氣，小小的喝了一口。有別於那美好的香氣，入口的是一陣酸與苦的澀，女孩放下茶杯，從角落那罐小小的糖罇中挖了一小匙的砂糖加到杯子裡。以鐵匙攪拌，熱水和糖粒在鐵匙的帶動下在杯中旋舞，合而為一。再次入口，辛酸和苦澀並沒有消失，卻在砂糖的甘味中得到調和，檸檬獨有的風味於唇齒鼻息間繞逸，格外的溫暖人心。

把最後一口熱檸水喝完，心靈得到滋潤的女孩悄悄的從位子裡起來。滿懷感激的把茶杯還給水吧的青年。

青年接過杯，笑着對女孩說了一聲：「加油。」

「嗯，謝謝。」窗外的雨勢減弱，冬季的低溫卻不會輕易消失，困局也一樣。但也許，當我們抬頭微笑，這些辛酸和苦澀也不過是杯中的一道風景。女孩也收起眼淚振作起來，不再抖震了，像吃藥一樣深呼吸笑了一笑，回味著檸檬的甘香，充滿勇氣的推門步出餐廳。

「即使現在只有自己一個，也沒關係。」

「我會努力做可以做的事，他們一定會回來的。」

之後一定要好好的向他們發脾氣呢。

餐廳門外，依附著籬笆，橘色的炮竹花從寒風冷雨中出浴綻放，花如其名，像一串串炮竹一樣燦爛，為離去的女孩送上無聲的祝福。

·
·
·

在暴雨之中推開酒吧殘舊的門，室內的溫度像有如毛巾一樣把濕透的身體包裹，那不存在的薄霜開始

融化，指尖漸漸回復知覺。

「噢，歡迎.....這位老闆你又來了哦！」頭戴帽子、手拿啤酒的年輕伙記露出一個很燦爛的笑容。

「李奧，給我拿幾條毛巾過來吧。」「好的。」

不會有太多禮儀格調，一開門就像回到家，店主和伙記都像老朋友那樣打招呼。所以我才特別喜歡小酒館。我把脫下來的長袍交給李奧，讓他掛到旁邊的架子去。

「哎，很久沒見。」

「喲珍妮弗，我約了朋友來聚舊。」

曼妙的女子從吧枱後鑽出來，一頭紫髮整齊的披落在肩上，如瓷器那樣光潔無瑕的臉上有著一雙水盈的紫眸和動人的淚痣，氣色很好的臉上總是掛著和煦的笑容，容光煥發的接待珍惜著每一位客人。她就是老闆娘珍妮弗，以酒慰藉人心靈的白衣天使，還有那在開高叉的紅裙中約隱約現的玉腿.....嘿嘿，所以我才特別喜歡小酒館。

「喂你們兩個，把頭髮擦乾。」

「哦。」「好的，謝謝你。」

把跟店家借來的毛巾掉給兩個小鬼。都是小鬼，比較臭的就是臭小鬼，那個是我徒弟，叫浩南，這是甚麼沒品味的黑社會名字？古惑仔嗎？明明剛撿回來的是候還是個甚麼都不會的哭包子，整天耍耍這種沒意義的帥.....又不好好練功，工作又偷懶。沒那麼臭那位是.....啊名字還沒有問，剛剛在路上遇到，看這個傻子居然在雨中呆站耶，那就順手夾了上車。嘛真的要說其實也不是臭小鬼，會說謝謝挺有禮貌的。不過他看起來不太妥的樣子，一路上除了那有點晃然的謝謝就甚麼都沒說了，很安靜。

「喂小子，你叫甚麼名字？」

「.....和哉。」

「怎麼了？失戀嗎？」

「呃，不是。」也許是冷僵了，表情有點生硬。

「劉Sir，你不要搞人家啦。」臭小子在那邊叫。

「你才給我靜一靜。」

回頭看看，和哉低頭看著桌面上的那杯水發呆.....

都是你個小子打斷我，現在要我怎麼接下去？

「.....我請你吃點甚麼吧，這裡的飯很好吃的。」

「不好意思再麻煩你.....」

和哉很客氣的拒絕，然而這份最後的矜持在腸胃老實的低鳴中消失殆盡。

「沒甚麼要求的話，我就隨便點個是日常餐給你吃囉。」

「劉Sir我要加炸腿。」「沒，你也是吃常餐。」

就在浩南跟我討雞腿的時候，酒吧的門再度被推開，久日不見的友人站在門口，把身上的長袍和弓箭卸下交給李奧。

「哦，真是讓人意想不到的組合呢。」平靜的鐵眸少有地露出有點驚訝的神色，她撥了一撥那因潮濕而變得厚重的赤髮，臉上露出只有熟人才看得出的笑容。

「這孩子你認識的？」

「姑且算是我學生。」她點頭，又問「今天只有我們？」

「嗯，不算上這兩個的話。」我拍了拍旁邊兩位孩子，浩南有點不爽的瞪著我，這沒大沒小的死屁孩。

「雖然不齊人，不過能這樣約出來見面真高興，阿紅。」
我們這三人組中最凶悍的狙擊手，夕日紅。

TBC.

=====
=====

2018.8.8

這次更新拖了很多天，因為我跑到澳洲了！

本來想要在上飛機前把文寫完，但這陣子太多事了，我家兩老(爸媽)老是把夾上車出街玩，然後我這肥宅就像被帶出街的家貓那樣每天都很累(我還會暈車.....

這篇又有點散，散完結構又到文字散.....在重製和後製上花了不少時間。

最後實在忍不下去，所以今晚就算頂著低溫也要把P26更了。

P25在最後下了一場不存在的悲雨，而緊接而來的P26，接上了P25的灰暗色調，轉化漸變，把雨後的豁然開朗的感覺帶出來，這就是我這次的目標。接下來的劇情將會一步一步的把謎團拆開，也會一步一步的把倒下了的角色拉起來，把眾人帶回最初的路上。而P26正正就是讓烏雲開始散開的轉捩點！

阿哉淋雨的那一段，和P16一樣用了第二人稱，就是想跟灰崎那一幕做出呼應感，以跟P16相近的tone、相同的人稱序述。不同的是，上次的第二人稱是以我(作者)的視點，而這次則是某個很重要而又還不會在G1出場的角色。

關於這個神祕的角色，我無法在這裡說明太多，只能釋出以下情報/重點。

1.它不是人(雖然有自我意識)、也不是米列希安

2.沒有可以拿傘的手，也沒辦法來到你的身邊，更不可以直接對你說任何話、做任何事，干涉你的想法，我沒有這個權限。

3.傾聽禱告(/願望)的存在

以上！

-馬匹租借，像Ubike那樣的東西，只是馬只能在城市之間點對點的借用，不能連續使用同一匹。

-終幕的酒吧，不用懷疑那個就是教和哉射箭的夕日紅。

-撿和哉上車的人下一回就會開名字，是個很有趣的人對吧XD

-浩南這個名字就是浩南與山雞的浩南，一聽就知道這是個愛裝黑社會的屁孩。

-伊蕾進去的餐廳就是之前寫過的露尼雅，完全是照著我打工的餐廳取景參考的！小哥是路人，然後我寫著寫著徹底成了伊蕾粉！當日那個害怕孤獨的女孩今天也懂得安慰人了呢，G1骨幹，堅強又聰敏的孩子(比兩個男生可靠太多了)。然後就輪到和哉了，快點長大、振作起來，走上前扶起灰崎吧...

...

好·以上就是彩蛋和稍嫌不足的P26。(鞠躬

G1-P27 那個強大的人

『GRAY，不要走.....我沒了你生存不下去的。』

『怎麼了？你事到如今捨不得我嗎？』

『你走了，以後分組報告沒人carry我了.....』

『重點是這個嗎？你快點死心吧.....』

『你轉了校，阿恩也會很寂寞吧？』 『關她甚麼事？』

『你這棵燒不著的神木.....沒啦，誒，最近出了一款新遊戲.....』

『我沒時間玩吧？』

『好嘛！一起玩嘛！都已經不同校了，我不想我們之間沒了聯絡啦.....』

午間的酒吧通常不容易看見醉漢，因為這個時間正直日頭，大家都在工作，進來的客人多是匆匆的吃個便飯就回去工作。如果是飄著寒雨的冬日，這種時間點就更是門可羅雀了。

今天稀奇的來了一桌久坐的熟客。

「雖然只有我們，不過能這樣約出來見面真高興，阿紅。」穿馬掛的男人對夕日紅說。

「我看你是一時興起才想找我喝酒吧？劉賢。」有別平日的不苟言笑，夕日紅也放鬆下來，跟久日不見的老朋友玩鬧。

「不否認我是心血來潮，但想見你們的心情也是真的。」

也許是淋雨淋久了，再加上混亂的心情，反應遲緩的和哉禮貌的向意外遇上的老師打了招呼，就別過頭繼續安靜了。

這個異常的樣子被夕日紅看在眼裡，她問了問劉賢：

「他怎麼了？」

「剛剛在路上看到的時候就已經這樣了，但就是不告訴我發生甚麼事，可能跟我不熟吧？」

「如果GRAY也在這裡的話，說不定就能跟他直接聊起來了。」說著說著，劉賢想起那位不在的朋友。

也是呢，夕日紅邊點著頭邊這麼說。伙記李奧拿著托盤走近，送上他們剛剛點下的餐點。

「劉Sir，你常常說的這個GRAY是誰？」

「啊，我們的老朋友，本來在那邊就是老相識了，他有個英文名叫GRAY，我們都這樣叫他的。」劉賢攤手笑說「說因為自己是灰色的GRAY，所以在這裡取名叫自己灰崎，哈哈！GRAY不是應該叫格雷嗎？」

和哉的肩頭不著痕迹的抖了一下。

「你的名字又好到那裡去了？本名有個賢字就叫留言信箱。」夕日紅笑著說。

「哎喲！原來是留言信箱！」整天被老師說自己取了爛名字的浩南，這個時候毫不留情的向著自家老師大笑。

「不好意思，那個灰崎.....」

「有關他的事，可不可以多說一點？」
和哉看向那位穿著馬掛的男人，誠懇的請求。

「GRAY他是個怎樣的人……」沉默已久的少年主動尋找話題，劉賢很認真的想了想……

戰場上凝重的空氣在疾速下化成氣流，由盾牌表面的刺釘切割，左右滑落，最終被遺落在身後。騎士架著盾牌起跑，無比堅硬的盾面直接沖撞食人魔的護甲，撞擊的聲音在地下礦場中迴盪，化成回音。

食人魔被撞至重心不穩、後退了幾公尺，正是上前追擊的機會。

「嘖GRAY～讓我借一下力～」

「啊喂！」

後腦被某人的手很用力按了下來，騎士GRAY差點重心不穩。

那個人在GRAY的頭頂用力躍起，像是在炫耀技術一樣打了一個華麗的空翻，模仿著武打明星的姿勢，著陸時雙腳重重擊中食人魔的大肚皮，兩秒之間身形肥大的食人魔就這樣啪的一聲被人肉炮彈撞倒地。

「喝啊！」人肉炮彈騎在食人魔身上，氣勢十足的連擊幾十拳。最後一記重擊陷到食人魔的肥肉之中，他停了下來，然後再來一個空翻拉開距離，架著拳原地輕快的左右小跳著。

「又來搶尾刀，阿賢你那邊好了嗎？」

「噫，還沒。」

還來不及喝罵，幾隻被阿賢踢過屁股的食人魔已經把他們包圍起來。GRAY無奈地架起盾準備防禦，而阿賢則是老樣子嬉皮笑臉躲到伙伴身後。

「嘖，又是這樣……數量那麼多很難擋啦混蛋！」

「順便練防禦不好嗎？」

「拜你所賜，我防禦早就Rank 1了。」GRAY一邊抱怨一邊承受著食人魔的重鎚。

「小氣，你就幫忙撐我10秒吧。」

GRAY想說些甚麼，阿賢卻咧著自信的笑容拉著手筋，傲氣的說：「我有哪一次說完這句以後會讓你失望的啊？」

「這裡可不止我們兩個啊。」他放聲大喝「是現在了，雪村。」

啪茲...啪！轟隆！

一道閃電落在中間為首食人魔身上，伴隨著雷響，蔓延至左右兩旁的同伙身上。平靜的兩秒過去，雷光在他們身上閃爍狂舞，絢爛奪目，啪茲啪茲的把他們禁錮在原地連續轟擊，電得死去活來。

「GRAY，盾牌讓開。」瞄準著中間特別大的那個食人魔，他笑著俯下身，把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右拳上。與此同時灰崎也把盾牌移開做好攻擊準備。

雷擊的閃電消失的瞬間，自信的拳頭如同炮彈一樣直接襲向還沒有反應過來的食人魔身上，就像在玩街霸那樣接上一個昇龍拳然後再跳起躍空兩秒，然後雙腳側擊把食人魔踢飛到幾米外，剛剛施放雷擊的少女，雪村身旁。

「呃呷！」

「啊，踢錯了。」「踢給雪村幹嘛？！」

拿著魔杖的雪村嚇了一大跳，驚叫了一聲。阿賢在那全力的飛踢後倒在原地，乏力的站起身，完全來不及過去支援了。

「雪村！！」

只見食人魔緩緩的從地上爬起來，一手抓住雪村，把她握在掌心捏.....可憐的雪村就這樣被捏到連悲鳴也沒能發出，魔杖也掉到地上。在那瘦小的腰身就要被捏斷的時候，遠方傳來一聲怒喝，接著粗大的手臂開了一朵血花，食人魔因痛楚大聲嚎叫，放開了抓住雪村的手。

在那腥紅的花瓣消散之處，插了一柄短劍。一抹赤紅的影子撲向那隻大叫的食人魔，利落的拔起短劍就直指頭盔下的眼球；奪去其視覺後繞過那隻胡亂揮舞的手腕，從腋下往滑落，短小的鐵刃在這隻龐然巨物的背後烙下劍痕。

纖細的女子半蹲著地，在大山的跨下揮動著短劍，帶腥的海風把那雙比自己更結實的小腿侵蝕到出血，明快的腳步像是在跳拉丁舞那樣，令人致命的艷美。

眼看大山快要崩塌，她止住了動作瞬身後退撤離。

「.....雪村。」

仍然在咳嗽的雪村毫不怠慢，趕緊拾起魔杖朝食人魔的頭上打了一棍，魔力在魔杖的末端瞬間聚集，帶著閃光向食人魔身上一揮。未經轉換的魔力在杖前爆炸，食人魔被杖前釋放的魔力擊飛，倒在地上一命嗚呼。

「救得好！阿恩.....」紅髮的戰士以一個困擾的眼神看過來，GRAY才意識到自己又不小心叫了她本名了。

「我要起腳了，自己閃囉。」向右邊那隻的胸口用力插一劍，蹲下身在地面快速猛烈的掃踢，重整旗鼓的阿賢再次出擊，用最豪快的拳擊幹掉一隻食人魔。

GRAY見阿賢已經不用掩護了，阿恩.....嗯，阿恩也拔起短劍攻擊下一個目標，就動身走過去雪村那邊。

「雪村我過來了。」「嗯。」

靜靜的把那瓶藍色的魔力藥水喝完，雪村用灰袍的袖口擦了擦嘴。

「那個是甚麼味道？好喝嗎？」一邊注意著前面的情況一邊有的沒的搭著話。

「像泥沼一樣黏糊糊，而且還有一陣酸苦，不好喝.....」

魔力回復了大半的雪村拿起長杖，凝聚著數量龐大的魔力，以略為明亮的聲音說了一聲：

「啊啊，好想吃菠蘿冰。」

在不遠處的戰鬥的兩人聞言起動，阿賢以全力使出剛剛的飛踢，把自己面前的敵人統統踢向阿恩那邊。阿恩臉上上揚起挑釁的笑容，像是不要命似的，一口氣對面前五、六隻龐然巨物發起攻擊。結果理所當然的，所有敵人的注意力都落在這個身形纖薄的女子身上，大手往她粗暴的撈捕。

但阿恩就像泥鰍那樣在手與手之間竄逃迴避，根本抓不住。

「可以了。」計算著秒數，雪村揚聲提示；計算著秒數，阿恩踩上巨大的手臂和肩膊準備躍起.....大腿傳來巨大的拉扯，一時大意，右腳在最後關頭被抓住了。

「要來不及了！快點出來啊！」

「我知道.....」拆開鞋帶、好不容易把腳拔出來，仰頭一看，巨大的炎王飛至，像末日的隕石那樣迎面而來，眼看就要把自己和敵人一起炸飛.....

「恩！」

有一個人越過阿賢衝了過去，那是GRAY。

他攤開雙手向阿恩示意，阿恩也沒有想太多，把靴子鬆開赤腳跳出來。

GRAY把阿恩接住了，但火球已經在兩人的頭頂，絕對逃不掉。GRAY把阿恩擋在身後，垂死掙扎似的舉起盾牌.....

轟！

兩人的身影被爆炸的光芒吞沒，消失在濃濃的爆煙之中。

·
·
·

「用盾牌直接擋火球！太Cool了！那之後呢？」聽故事聽得入神，浩南急不及待的追問後續發展「爆炸之後呢？」

「盾牌只能抵擋物理攻擊，哪有可以擋得了魔法？更何況以物理角度而言，那是高溫和爆炸。」劉賢一手按在徒弟的頭上亂摸「看你興奮成這樣。」

「他是在舉盾的同時張開了具防火性的自然魔法盾，更以魔力構成護盾包裹自己的身體，手上那面盾牌只是用來阻擋那些隨爆風飛出的碎片。」阿紅仔細的為學生們解構說明。

「厲害.....」

「對啊，防禦方面那傢伙已經逼近頂點了。」

的確，不論是催發魔力護盾的速度、同時使用兩種魔力盾的穩定性、準備周全防禦，還是那一瞬間的冷靜果敢，水平都高的得讓和哉望塵莫及。

那就是灰崎，那個強大的灰崎。

「以前在中學當了幾年同學，他是那種年年考第一，大家公認的模範生。」劉賢繼續說著他所認識的灰崎。

「果然，是這樣啊.....」和哉露出一抹苦笑。

「我很羨慕灰崎，總是可以這麼自然的表現出自信.....果然是因為本來他就比較優秀比較強大嗎？」

「但是為甚麼.....明明這麼強，為甚麼他會放棄？」

「甚麼放棄？」阿紅一臉疑惑。

「和哉，你是米列希安吧？」

「說話直接一點也沒關係，不用怕我們不理解，大家都是同類本來就應該互相幫忙。」劉賢拍拍和哉的肩頭，像個關心後輩的大哥那樣。

「把事情的始末告訴我們吧？我也很想知道GRAY的近況。」

喝了一口冰涼的檸檬水，和哉把他在愛爾琳所經歷的徐徐道出。

「我是在剛到堤爾克那的時候就遇到灰崎的。」

「灰崎他在結識我之前就追查著有關堤爾納諾的線索，他說他夢到女神對他說世界會有危險，後來我也得到同一個啟示，跟他成了伙伴。」

「我那時真的很開心，像我這樣弱小的人可以跟這麼強大的他成為同伴……」

「但一直以來都執意要到樂園的他……獨自調查以後就再也沒有他的消息了。灰崎他是放棄了嗎？」

「……接下來，我該怎麼辦？」

和哉低著頭，沒發現自家紅老師的臉從剛剛開始就黑得很可怕。

「有甚麼關係？」老師的問題敲在學生的額頭上，雖然提問的人不是自己老師，是劉賢。

「呃，就是、那個……」

「先不要管GRAY，你到底是為了甚麼而去樂園的？」

「呃……」

「聽不下去。」紅老師黑著臉從位子裡起來，看一看門外發現雨勢減弱了一點。

「說起來都沒好好教過你……和哉你去拿你的弓，跟我出來。」拉著手筋，整個人散發著一股可怕的殺氣。

「呃、好的。」

「哎啊、哎啊，又是震撼教育啊……」劉賢乾笑，以『祝好運』的神情看著去拿弓的和哉。

細雨帶著低溫飄下，披在眾人身上，也把班克爾赤色的砂土澆成爛泥巴。指骨啪啪作響，紅老師以最冷冽的聲線開口說。

「現在開始我會全力毆打你，打到你死為止。不想死的話就用你的箭趕快射殺我。」

「咦？等一下，為、為甚麼要這樣？」

「自己用腦子想想看吧。」不接受提問，老師握起拳頭壓下身子，像是要殺人似的直線衝來。

不是真的、開玩笑的吧？還是突擊考試？

還來不及分晰這種情況，肚子已經被老師狠狠的毆了一拳，剛剛吃下的飯菜混雜著胃酸吐出來。

「再不認真的話，下次大概就不是吐飯了。」在拳頭上吹了一口氣，那雙鐵色的眼眸平靜的看著在地上呻吟的和哉。

「別給我客氣，因為我真的會在這裡殺了你。」

.
. .
. .
. .
. .

TBC.

=====
=

2018.9.30

開始的對白有一股GAY味。(笑)

對了，菠蘿冰那句暗號，寫到那裡的時候剛好超想吃所以就直接用了WW

真的很喜歡這些原創孩子，最近一直在想他們的事，由暑假的時候已經開始了。畫過他們的樣子，也很仔細的想了很多設定。

現在寫的戰鬥還好看嗎？個人覺得比以前進步了不少，是沒那麼怕寫動作場面了。真的就像那時P17寫過的一樣，『努力是不會白費的。』每次描寫和哉的時候，就像是跟一個與自己相似的人一起努力那樣，令人振奮。

以上是字數好像有點少的P27，謝謝。

G1-P28 零秒狙擊

他常常都會做同一個夢，那裡是一個足球場，舉行著他想不起名稱的某場賽事，學界的賽事。

他穿著紅色的球衣，但雙腳未曾踐踏過那片翠綠。後備的板凳，夢通常由他坐在這裡開始，看著隊友一個一個的上場更替，分數差距拉高，由佔上風到壓倒性的強勢，最後終結的哨聲響起，比賽在紅隊的勝利下結束。他們贏了，但自己卻感受不了半點勝利的喜悅。在LED燈光淨白的照明下，那是個明亮的舞台，但不屬於自己。

——反正我就是甚麼都做不成。——

天下著陰冷的細雨，溫熱的飯菜從食道逆流而上、傾倒一地，火辣辣的胃酸讓喉嚨一陣刺痛。和哉滿心疑惑地抬頭看看那個打自己的人，那張臉看起來一點也不憤怒，比想像中還要平靜的看著自己。就是這樣才不可理喻。突然說要殺人甚麼的，她的情緒卻安定到看不出原因，但以拳頭的力度來看她不可能是在開玩笑。

「別給我客氣，因為我真的會在這裡殺了你。」

久違的恐懼感浮現，這讓和哉想起與她初次見面的時候那從耳邊擦過的箭，那能聽到『死亡』的震鳴在此刻再次延續，彷彿自己已經被那人的槍口瞄準，在十字線的中央被鎖定。

不知道是不是打算稍為放水，夕日紅轉身背向和哉，向原來的地方走去。雖然這行動的意圖不明，但是個動手的好機會。以這個角度在她的正後方射擊，應該就能決勝負了。和哉趕緊起來，拿起弓像平時那樣拉弦，箭像平時那樣指向前方.....然而手卻在這時停住了。

「果然動不了手啊，新人。」在旁觀戰的劉賢拉下帽子低聲嘆了一口氣。也對，這是他第一次對箭靶以外有生命的對手拉弓。手一但鬆開，箭就會飛出去，箭矢會穿過皮肉，經過脊椎和肋骨，然後插在她的心臟或者肺上了吧？

換句話說就是殺人，正常而言這種事無論是誰第一次都會手抖。

在那遲疑的之際，夕日紅轉身看過來，和哉緊張到手指打結，架弓的手臂也不穩了，箭最後落在老師的腳前。「我都給你機會了，怎麼不動手？」夕日紅快步走向和哉。

「因為老師就會.....」會死啊。

還來不及說這一句，臉已經被揍上一拳，拳頭的衝力之大，讓他再次倒地。不知不覺間，雨勢又開始大起來。夕日紅揪著衣領把人抓起來毒打一頓，再次摔到地上的時候和哉已經眼冒金星，臉上那些不知道是鼻血還是破頭流出來的血落在砂土上，混雜著冰冷污濁的雨流了一地。

夕日紅又再踢了他一腳。

「我知道了，是不是因為我沒拿武器所以你就認真不了啊？」她從褲袋拿出手指虎，戴上。

——殺人甚麼的，我做不到。——

體溫在沐雨和失血的狀態下慢慢流失，意識在一片眩暈中變得模糊，和哉漸漸聽不清楚老師的話了。

打鬥的聲音在破落的村子中回響，卻沒有半個村民圍觀。班克爾雖然有盛產各種礦物的巴里地下城，但終究也只是一個窮鄉僻壤，即使礦物本身價值不低。村子裡男人多半都是礦工，下午吃完飯就回去工作了，剩下的都是婦女和還沒能力當童工的小孩子，廣場上也找不到她們的蹤影，因為早在這場暴力程度破標的打鬥開始之前那些媽媽就已經把在家門前玩耍的娃兒們抱回家了。

整條村的房子、甚至連銀行和雜貨店等等都把門窗緊閉，只剩下對打架這種事見怪不怪的酒館和風雨不改認真作業的鐵匠舖繼續營業。

有一位穿著神父正裝的白髮小孩靠近觀戰中的劉賢和浩南，啊.....失禮了，即使年紀幼小得有點不可思議，他也是一位貨真價實的神父。而跟大多數的神父一樣，他無法對這樣的騷動坐視不理，但由於不會打架所以請求劉賢幫忙調停。

「打擾你們的平靜不好意思，康格。」劉賢向神父點頭問安，為騷動致歉但卻沒有阻止戰鬥的打算。人每一天都在戰鬥著，跟各種的事戰鬥著。偉大至獨立運動民主抗爭，渺小至離開被窩推門外出，每一份戰鬥都值得尊敬，劉賢是這麼認為的。不能終止，少年必須要戰鬥。對象既是那位此刻既為師亦為敵的女士，同時也是他自己。

「喂，真的不阻止一下嗎？好像要死人了.....」浩南的話把劉賢從激昂的理想帶回現實，和哉已經被打到爆頭吐血了。劉賢見狀也只好打破原則了，他給浩南塞了藥水繃帶就衝到和哉前面，單手把夕日紅揮下的拳頭接下。

「你要他認真之前他都快掛掉了，不是嗎？」劉賢笑著說「所以等.....」

連話都沒有說完，夕日紅又再次出擊了，左手以手背反手攻擊劉賢的臉，右手五指撐開從劉賢的手中鬆脫，像蛇一樣迅速在劉賢的臂上繞了一圈並把其握住，出其不意的把人向巴里地下城門口那邊背摔出去。

「你連我都打.....」完全沒有料到自己會被打似的，劉賢來不及受身就倒地了，全身都沾滿泥水狼狽得很。

「不要阻礙我。」夕日紅一副殺氣騰騰的樣子盯著劉賢。

「劉Sir！」即使平日愛裝小混混，看見自己老師突然被過肩摔浩南還是慌了起來。

「啊啊，你不要過來。」劉賢爬起來摸了摸下巴又再揮了揮手臂，都沒有脫臼的樣子就鬆一口氣。然後他向夕日紅展開架步，準備戰鬥。

「就說了不要.....」

「就當中場休息跟我打個半場嘛，」打斷夕日紅的話，劉賢一臉興奮的撲向她「你他媽，居然用我想出來的接技來打我啊.....」

起腳施以一記飛踢，卻被擋下來的夕日紅抓住，以旋轉的力度摔出去。劉賢熟練的轉身著地，後腳在泥地上畫了一圈保持平衡。腳踏泥濘，水花飛賤，兩位練武之人在地下城門前的水車旁開始了一場激烈的撕殺。

「喂！小鬼們！」見戰火燒到自己店前的冶煉工房，艾頓也不能淡定打鐵了「打架沒關係，敢弄壞我家的爐子，我就殺了你們！」

「真是太平.....」甩了甩金色的長髮，艾琳放下手上工具，伸展筋骨小休一會。而剛從海灘那邊回來的史恩看此情此境覺得今日應該沒人敢用水車就果斷地決定休假一天，他看向巴里門樓上的觀景台，發現貝蒂正好好奇地按著帽子探頭觀看著這場打鬥。

「不知道貝蒂吃了沒？」這樣想著的史恩走向酒館給暗戀已久的她買一片蛋糕。

「怎麼連劉先生都開始打起來了？幫我制止一下吧！」少年神父慌了，只能向浩南求助，但這種神仙打架的場面哪是浩南這種小徒弟能處理得了的？看著在戰鬥的兩位神人、再看看倒在血泊中的和哉，視線最後落在自己手上的繃帶和藥水上…… 珍惜生命、拒絕作死。浩南留下一句『開甚麼玩笑』，就拿著藥水悄悄的溜到和哉那邊。見他尚存一息暫時死不了，就連忙把人扶起來。

「這樣不行！太粗暴了、會弄傷他的。」
浩南沒有理會康格，手忙腳亂的用繃帶為他包紮止血，接著就打開瓶子給人灌藥。

「喂，快喝！」
但不知道是不是受的傷太重，這位傷者似乎不能好好喝藥，藥水都從嘴角流出來了。完全不會護理的浩南粗魯地拍打著傷者的臉，脫口而出就說：「你不自己喝的話，我就用嘴巴給你餵藥了哦！」

對直男而言，有甚麼比這種事更讓人驚恐？死亡嗎？
總之，仍然生存於世的少年聽了這話嚇到恢復知覺。雖然手舉不來，但他還是在康格的協助下抬起脖子把藥喝完。藥性很快速就見效，身體第一個感覺是血液在體內運行的暖意，暖意漸漸化為皮肉表面的灼熱，然後痛感緩和下來，接著疲累也淡化，有站起來的力量了。
那是一種稍為有點不得了的特制藥水，可以在高速修復創傷的同時補充體力，入口微辣，淡薄腥咸的鐵味加上水果般的酸甜，喝起來有點像帶薑味的橘子汁。因為配方中有曼陀羅，不太容易入手，所以價格並不低。

「喝啊！」「嗚、看招！」雨停了，而遠方打鬥仍然持續著，完全沒有留手的夕日紅看來佔了上風，但意外加入戰局的劉賢也不弱勢，擋下攻擊後就出勾拳反擊，水平相當的兩人激烈地揮動拳腳，像是要把對方殺死似互相攻擊。地下城前的那片空地就仿如強者們的舞台。

——……也許我沒能力、也沒資格。——
渾身泥濘的和哉脫下長袍，拿起弓箭從地上站起來。眼神堅定的看著搏鬥中的兩人，穩定上弦瞄準了夕日紅。
——但不阻止不行。——

「小心，不要射到劉Sir。」
「嗯。」箭在弦線擊打下像飛機那樣在空氣中飛翔，帶著藍霧，在所到之處劃下一道藍色的飛機雲，然後墮落在夕日紅的肩上，取代爆炸聲的是一記悶哼。支援箭，在箭矢上塗了濃烈的麻痺藥，會散發出藍色的霧，命中後能使目標在短時間內肢體麻痺，動作遲緩。對於前線的戰士來說是非常有效的支援，因此得名。

「嘖。」中箭的夕日紅咬牙，明顯地有一股怒氣。這一箭對『正在跟夕日紅戰鬥』的劉賢來說是非常有效的支援，但同時也把和哉不想戰鬥的想法表露無遺。夕日紅看得出來，劉賢也看得出來。

「嘿，換人。」劉賢露出一抹賊笑，把攻勢轉弱的夕日紅一腳踢向和哉，單手撐著地面打了一個跟斗完美著地，退出戰局。

「咦？你不幫忙了？」眼看夕日紅朝自己飛來還順勢轉身準備攻擊，和哉嚇到慘叫「幫人幫到底嘛！」

——我做不到！——

「我才不要耶，明明是你們師徒瓜葛，我幫你擋拳已經仁志義盡了哦！」撤出戰局的劉賢俏皮的對和哉做了個鬼臉，然後對接棒出場的他留下了一句話：「登台之時已到，儘管放手一搏吧。」

「說是這麼說……」和哉閃過衝過來的夕日紅，拔腿逃跑，回頭瞟了一眼嚇到閃尿，那一拳的力度直接把地面打出一個坑。

——做不到。——
「加油啊！」「上啊！」

完全沒跟人打過架、近戰戰績只有捅死過一頭狼，和哉明白在近距離對上夕日紅沒有半點勝算，於是盡可能的往遠處跑。而夕日紅，不知道是不是支援箭的麻痺感還沒有散去，跑速明顯沒有剛剛的快，起步前身體還有點搖晃。漸漸，兩人的距離愈拉愈遠了。

距離一遠，弓箭手的機會就來了。想起這一點的夕日紅不著痕跡地笑了一笑。只是，少年的弓還是沒有如她所願的舉起。

「老師，果然還是……」——果然還是不行。——
以溫柔包裹著懦弱，即使是到了生死尤關的狀態，少年仍然希望以和為貴，這樣的溫柔很可貴，但同時也天真得要命。如同字面上的意思，這份天真會要了你的命，那惡鬼露出意義不明的笑容，以爆發性的速度衝向和哉。

——我不行的、——
——但我不想死。
不想死、不想死、不想死、不想死不想死不想死不想死不想死不想死！——

本能但非本意，箭還是射出了，那飛行軌跡就像射它的人那樣，既是射了但又不是想要射，目的不明、不知所謂，結果箭軌偏離，僅僅擦過夕日紅的腰側，這樣的箭無法讓她停下腳步，再來幾多發也是一樣，在全部避開後她來到了和哉的面前，像射門一樣用力朝他肚子踢去，把他踢飛。

內臟在被踢的那一瞬擠成一團，脊椎也差點在著地時震斷，生命在鮮明的痛感中如此吶喊著：『好痛！我還不想死！』和哉睜大眼睛看著面前的人，眼球裡映照著她手上的匕首。神經在這龐大的張力下像上了箭的弓弦那般繃緊，在傾刻的專注中，聲音被抽空似的消失了，劉賢和浩南的叫喊逐漸遠去。

最終，持刀的人在自己的注視下往這邊躍起，影子劃過雲端下的日光，在痛感和昏暈中閃爍眩目，和哉的眼眶感到一陣刺痛。就如那天的上午，風公雞背後的逆光刺痛著雙眼；也如那天一樣，在日光反射下閃爍的矢往那看不清的前方筆直地飛去……

有別於雨水，帶著溫度的某種液體落在少年的臉上。一陣腥臭的味道讓他回過神來，胸口中箭的女子倒在自己懷裡，雙目失神，嘴角滴血，沒了呼吸。

「……老師？」

「一瞬間就扭轉戰局，精彩。」穿馬褂的男人吹了一聲口哨，走近少年，表揚著他剛剛的表現。

「甚麼精彩，我殺了人.....」

「冷靜點，她會沒事的。」男人拍拍少年的肩頭，對站在遠處的徒弟喚了一聲「浩南，身上有沒有羽毛？」

浩南聽了後回過神，快步跑回酒館。男人則單膝跪下，把女性的屍體抱在自己懷裡，拔了那插在胸口上的箭再讓她在地上躺平。

「.....真的、是我做的嗎？」這是一個不肯定的疑問句。

「嗯，這是你做的。」這是肯定句。

「除了你以外還有誰？那根箭也是你的不是嗎？」

男人看少年還是一臉疑惑的樣子，就沒再說甚麼了。有些事，由自己老師來說明會比較好。

不久，身後傳來腳步聲，浩南帶來了一根火紅的羽毛，手上還拿了一盒火柴。劉賢叫和哉後退一步，擦亮火柴，點燃了那根羽毛，並把那燃燒中的羽毛放在夕日紅身上任憑火焰在上面燃燒。

「在這個世界我們是不死身的。」

本來微小的火種在夕日紅身上熊熊焚燒起來，劉賢對著這無比溫暖又生生不息的火焰說道：

「換句話說，只要不放棄，倒下多少次也能站起繼續努力。」

瞬間焚燒的火只有大約五秒，就在五秒後火焰離奇的消失了。躺在地上的夕日紅張開雙眼，身上除了打鬥傷痕外一切完好無缺，連頭髮和衣服都沒有燒焦，完全看不到火烙的痕跡。她強忍著痛楚，吃力地從她倒下的地方爬起來。

「喲，歡迎回來哦。」劉賢跟死裡復活的夕日紅打招呼，就像甚麼事都沒有發生似的。他帶著浩南回酒館，把時間留給他們師徒倆。

和哉又驚又喜的看著死而復生的老師，比起疑問和震驚更多的是恩喜，第一句出口的感想是『太好了老師你沒事』，眼泛淚光。真的太善良了，居然能這樣由衷的恭喜剛剛想殺了自己的『敵人』。夕日紅笑了笑，不經意的心頭一暖。

「對不起。」殺了你。

「幹得漂亮。」殺了我。

「咦.....」

「厲害！幹得太漂亮了！」

雨後的太陽從雲中冒出，臉色蒼白的老師抱著和哉歡呼，她打從心底為學生的成果感到欣慰，摸著那頭濕漉漉的黑髮不斷的稱讚著剛剛那一箭。

「還記得剛剛最後一箭，你射殺我的時候，那個感覺嗎？」

和哉搖搖頭，表示記得不清楚。由拉弓到箭飛出命中，一切都發生得太快了。

「那是零秒狙擊，弓箭手之間流傳的傳說。」其實就是人在生死關頭那突破極限的集中力和反應力。對弓箭手來說沒甚麼比突如其來的近身攻擊更大威脅，敵人就在自己面前，避無可避相當危險，但反過來說如果在這個距離拉弓的話命中率就是百分之百了。在危機的瞬間一下子繃緊神經，做出比對方的反應更快的動作。唯有練習充分的人才會有辦法在那一瞬間穩定地上弦拉弓。

「你不是能做到了嗎？」夕日紅激動地抓著和哉的手「剛剛你的箭觸及傳說了！」

「呃.....」和哉有點反應不來。

「嗯，你這雙手真的很粗糙.....」摸著那雙手指長滿厚繭的手，她苦笑「哪有人會這樣每天練習也不戴手套的？」

「不過這也說明了你有多努力。」真的很努力，這樣無聊樸實的拉弓練習就算是木木她們也沒耐性每天每天的做，老師全部都知道。

努力.....

和哉在這話中回過神，眼水忽然不受控制的湧出來。半晌，他哭了，激動地，大哭起來。在老師的懷裡，扶著老師的肩頭不顧一切的哭起來。是的，一直以來他都很努力，不論是弓箭，還是足球。但他並不如那些天賦異稟的人那樣備受重視，不論是做甚麼都沒有足夠的成就被肯定。後備的板凳坐久了，當自卑成了習慣，自己的無能也是理所當然的被接受了。

『練習的努力是不會白費的。』在他的努力和堅持下，精靈的預言還是應驗了。

雨露從他的髮梢滑落，靜靜洗刷他臉上的血絲。初次踏上了舞台的他混身濕透，沾滿污泥的衣服上都是打鬥留下的血跡，狼狽又慘烈。但在日光之下這副模樣卻比那些天才都要耀眼發亮，那是一種在天才身上不容易看到的光芒，名叫蛻變成長。

感動和激動化成一聲叫喊，響徹班克爾這個小村落。

·
·

「沒人一開始就是強者，灰崎他呢.....也是付出了很多努力才變得這麼強的，不論是在哪一個世界。」待和哉哭到有點脫水、情緒也開始穩定下來，夕日紅就扶著他從地上起來，以一份尊敬的心情說起自己記憶中的友人。

「你跟灰崎一樣，是具備實力的人。所以挺起胸膛吧，你有對自己自信的資格。」強忍著痛，夕日紅舉起手，指向天空。

「當你不再看著他的背影，你就能超越他，飛上天空。」

·
·
·

..TBC.

=====

2019.1.4

理智：我說...你這樣不行啊，每一次說休欄都搶先偷步發文，不是說到寒假再發嗎？

你期末的小說呢？兩篇耶！還不開始會死人啊！我：但更新就是會讓人很快樂啊，不論幾多次都一樣。我不快樂就工作不了嘛！理性：小孩嗎？太任性了！

。

這次的戰鬥很難寫.....(掩臉

難在甚麼地方？超近戰和幾乎不會打架的弓箭手，這兩種人的決鬥本來只要一瞬間就能分勝負，不是箭射中了就是箭沒中被抓到直接毆死。這樣瞬間結束的戰鬥很難有看點，加上和哉勝率太低了，就算好看也無法達到夕日紅(和我)的目的：『逼和哉發揮全力，以自己的實力擊敗夕日紅。』諸多的考量下結果就成了這種樣子.....

盡力了，也好，讓其他角色在行動上伸展一下。

還是不太很好看，真的很抱歉。但，當那孩子真的做到零秒狙擊的那個時候，手機上的文字像煙花的火線燒到那個地方的時候，我差點在街上不顧形象的大叫起來。不受控制的微笑著，當時的表情大概就是『太好了！他做到了！』的表情吧？希望能把這份激動帶給屏幕前的你。